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巧妇伴拙夫



序

花嫁补述如果你们还记得花嫁故事之二的話那么这本故事看来会轻松一些当然这种说法未免严重可是……嗯……总而言之如果您不小心正在翻阅这本书也正好不小心发现里头有些内容正好不怎么小心地与（上错花轿嫁对郎）有些许互补叙述的剧情的話希望你们能好心一些不妨回头看看（上错花轿嫁对郎）以兹对照OK！

基本上这一本故事勉强算得上“花嫁二”之中的番外篇抽出了“舒大鸿”与“季潋滟”来重新添上枝叶大书特书原因是因这样的夫妻组合写起来也是挺过瘾的，是我调剂生活的方式之一。好玩嘛！

硬要说两本故事之间有什么不得了的牵扯，倒也不见得！我只是说，凑着一同看，在某些共同剧情上会看得更清楚一些，不过相同点不多就是了。

比较难以处理的，是之前随意设定的剧情，一旦深刻描写起来，反而觉得颇不恰当，有损女主角的本色（我发誓，当年如果早知道今日我会写她，一定不敢三言两语草草交代完她）。所以喽，各位朋友，一旦、如果、要是你们猛然吹毛求疵地发现上一本与下一本的叙述内容有稍稍不怎么雷同之处，敬请原谅啦！请相信席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让他们完全吻合，呃……若有差异，纯属意外。

好啦！补述的意思不必看得太认真了。基本上也只是一个单独存在的故事罢了！但是咧，要是你们不介意再去翻看一次（上错花轿嫁对郎），重温旧梦一下，那敝人在下我更是感激涕零不尽了。

这是今年最后一本古代稿，终于交差，心情非常愉快，但愿你们也是这么觉得。

拜拜。

第一章

唐。贞观年间。

秋凉如水，尤其在地属沿海地带的泉州，更是提早感受到有别于盛夏的沁凉，直逼出预约冬天的凉意。

泉州盛产木材，经济动脉亦仰望木材的带动。数十年以来，泉州第一巨富便是以木材生意起家的齐家，只手掌控了泉州百分之八十的林木市场；所以想在泉州干些木材相关营生者，莫不依附齐家，前去拜码头，以图喝口剩汤残肴。可见其势力之庞大。

当然，泉州的齐家就可说是所谓的大盘商了，那么，居住在泉州留云县的季家商号便是齐家众多中盘商中的一户以木材起家一直维持中产阶级以上、大户人家以下的生活水平。不过，比起齐家的威名，小小的季家名号可也不弱，但之所以出名的原因并非在生意上有何高妙手段，而是季家人出名的脾气。

而，季家的人脾气好坏、声名如何原本是他家的事外人连瞧也不会瞧上一眼但自从季家美丽的独生女及笄之后美貌广为人渲染招来一堆仰慕者，为人所津津乐道后，季家想不出名也挺难的虽说历代以来就属唐代风气最为开放古往今来无一朝代可相比但在唐初时期，开放风气并未完全盛行更别说长安以外的地方了。尤在江南一带，保守依然是最被规范的要求，也之所以才显得季家闺女的惊世骇俗了怎么个惊世骇俗法呢？这就得先谈谈她的双亲了。她的父亲季道吟是个明理公正并且绝对刚正不阿的男人以诚待人广受好评但唯一的缺点是当他面对任何不么平、猥琐的事件时，火爆浪子的脾气便会一泻千里、无可收拾，太过于黑白分明，没有灰色地带，致使他优良的经商能力一直无法更上层楼，在尔虞我诈的商场偶尔会吃上暗亏也幸好他是个重生活多于重工作的男人！他非常明白工作只是为了维持生活水平当达到目的后便无须汲营太多所以他将三分之一的时间放工作上另三分之二时间用于家人与兴趣上而他最大的兴趣莫过于亲自教导他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宝贝女儿了。

再说说季夫人林月柔吧！休说别的只须看看她年轻时的表现就可以对其性格描绘得一清二楚了。在她嫁入季家第五年，有一天听人不小心提起她丈夫前往花街柳巷谈生意，她一脸平和地回房，当天深夜丈夫回来，她二话不说把初出生才三月的女儿往他头上砸去！当然是事先算准距离与了解丈夫有些功夫底子，但也当场吓得季道吟魂飞魄散抱住女儿时，脚也软成一团泥跌坐在地上了。他以为他娶了个温柔没脾性的妻子但事实上她不易动怒，却是一动怒便是火山爆发型；丢了女儿还不算，她还割下长发表示夫妻情断义绝，从此形同陌路。

幸好他有人可以作证，虽去那种地方，但什么女人也没沾到而那人正是他的大舅子；否则他的妻子如果不是自杀便是出家 她是那种永不回头的人。

说也好笑，季道吟是在那时才真正爱上这个美丽的妻子，由以往相敬如宾到真正浓情蜜意，而他的妻子自那一次之后也没再发过脾气，因为他完全忠实。这是她唯一坚持的事，其它则以他为天。

这是一对脾气很差，却有各自不同表示法的夫妻。

自然而然，生下的唯一女儿当然逃不了遗传的命运。

季潋滟，在家中一处傍湖的别业中出生，当时正值夏季，湖光水色一片波光潋滟。季道吟抱着粉妆玉琢的女儿面向湖水，便起了这个名字：潋滟。

美丽的女儿激起他所有的父爱，不容他人来瓜分，于是他与妻子决定再生育其他小孩，只全心全意去疼爱这宝贝女儿。这使得季潋滟打一出生，就受尽专宠，比其他女人幸运得被教予男孩、女孩所会学的东西。

父亲教她读书、写字，防身健身的拳脚、骑马，甚至是做生意的方法；而母亲则教她刺绣、制衣、抚琴、种花草蔬果、烹饪与打理家务。

也许她学得不精，但只要习得五成以上都够瞧了。她的美丽、坏脾气和才气，在在使得人惊已有多事人传她是留云县第一美人使得她声名更加大噪转眼间季家小姐已十七岁了正是最适合婚配的年纪外头提亲的人不少不过季家反而没有外人那么骚动根本没有人提起这回事原本是该消褪热度的时刻季家闺女却又因坏脾气而再度出名了起来。

在一次出门抓药时，在路上被邻县的一名公子哥儿跟踪并且以言语调戏，当场季潋滟便轰出一巴掌，硬是将那名少爷由马上打到马下，还差点被

马踩成肉乾；而那少爷不是别人，正是泉州首富齐家二公子，齐天授是也。

而那齐二公子居然为此神魂颠倒，在留云县逗留数日，为季家小姐大大发痴，从街头到巷尾，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季澍成了注目的焦点，纷纷臆测着她何时会被迎入齐家大门，因为放眼泉州，没有人比得上齐家的富甲天下。在容貌上而言，齐二公子正是一名美男子，虽生性风流，但男人哪有不风流的？众人早已乐见其成，深信季澍不会放弃这个大好机会。

不过，这也只是外人的想法罢了。

季家虽然也算得上是富有有人家，但丝毫无富有人家会有的高高在上嘴脸，居家建也采实无华大门一踏进去是一片石板广场，沿着围墙边种了些桂树。唐式建大多采左右对称法，所以通常主屋有两座，中间的廊道采直棂窗回廊连接而成，往内延伸直到后院为止，建构为四合院，由上方鸟瞰下来像是个“回”字形。

季家也是如此，有前院、有中庭、有后院。前院没有奢华的排场，不作兴学习长安目前正盛行的园林造景；不过中庭则较为有看头了，除了植满百花之外，唐代上层阶级欣赏各种奇石怪磊的风气是季老爷子唯一的高级偏好。多年来经商，每到一处必定采购奇石回家，所以中庭花园内，间或摆了些巨石，使景观更为秀致。

后院，向来是客人看不到的地方，专属女眷的天地，所以，季家的简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既不怕招人非议，又能自由发挥，于是季家后院一直是他们一家三口最爱的休闲地。此刻，季家三口正在后院忙着呢！

一名年近五旬的男子身着灰蓝色常服前襟撩起掖在腰带内露出裤子与长靴正蹲在初垦开的泥土上种菜而他身后约一丈处一名中年美妇与一名美丽得光照人的小女子正坐在池边洗着刚摘起的菜穿着一式同样的灰色上衫衫子的下摆束在裙摆内高高的束腰亦显得柳腰的纤细不盈一握曳地长裙则相同地撩起一角塞在裙带中忙得不亦乐乎伴着秋风微凉与阳光和泥土亲近是件美好的事。

直到一名老嬷嬷端来茶水，一家三口才暂停工作，洗净手脸坐在台阶上品茶。

“老爷，这种天候容易着凉，您老就别太劳动了，叫长工们来种就好了嘛。”老嬷嬷年近六旬，是当年老太夫人陪嫁过来的丫头，终生不婚，一直待在季家，自是在季家有着超然的地位。

季道吟笑道：“赵嬷嬷，身体不好才需多劳动呀！何况我身子已好得差不多了。”季夫人看丈夫发汗的脸色有丝泛白，便道……“老爷，我看今天也够了，待会就让滢儿陪您一同对弈吧！”向来身体硬朗的季道吟在两年前前渡海送一批木材前往密州时，在海上遇到狂风巨浪的侵袭，在扬州一带沉船，幸而被打鱼的渔民救起，疗养了大半年才见起色，被送回来。但从那次以后，体质大大转虚，容易受风寒，几乎每个月都得喝一些汤药补品。

季澍滢起身道：“爹，您等我，我沐浴更衣只须一刻便好，待女儿高超的棋艺来攻得您片甲不留。”话声随人远而消失，性急的季大小姐已转过回廊回闺房去了。

老嬷嬷再三摇头：“这丫头片子没一点大家闺秀的模样。”当然季氏夫妇完全不介意，相视而笑。

“老爷、夫人，对于齐家来提亲的事，咱们如果再拒绝下去，不妥吧？”老嬷嬷面孔担忧，轻问着。

到目前为止，齐家已派人来提过两次亲了，据说前些日子齐二公子回家后，因相思而一病不起这回第三次来提亲是齐家老太君的授意不能像前两次那般轻易拒绝。也容不得人拒绝。

“我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去嫁一个痨病鬼或登徒子。”季道吟重重地说着。

如果齐二公子当真一回家就一病不起，代表他身体奇差，女人嫁了他等于只有守寡的命；如果那二公子只是为达目的而作态装病，那更是不可取，根本是一个色欲薰心的登徒子罢了！

“是呀，而且齐家三代以来，男丁皆不长命，齐家大公子不也是在去年暴毙吗？”季夫人完全赞成丈夫的想法，怎么说也不允许女儿嫁给那种男子。

赵嬷嬷冷哼道：“暴毙？那是说得好听，其实是为了争一名妓女，与人打杀起来而惨死。齐家根本是后继无人了，第三代有三名公子，老大死了；老二好色；老三据说从小病到大，随时会死掉。”“所以我们仍是会拒绝。只是依齐家丢不起脸的性格，咱们在生意上就……。”季夫人有丝忧心。

季道吟轻拍妻子的手……“大不了咱们从此不做木材营生，还怕他怎的？倘若齐家会公私不分，那么合作下去也没意思了。”“可是在泉州不做木材营生，还能做什么？”赵嬷嬷问着。

而这对有默契的夫妻在一同望了后院的菜园后，脱口同道：“种田。”惹来赵嬷嬷无奈又好气的白眼，不知该对季道吟死硬脾气如何是好。自他小看他到成家立业乃至今日，向来不屈于任何不公不义之事，致使他生意做得比别人艰难，却是使他的下游生意人备感尊敬，只是，无论如何，这股子士大夫似的心态是不宜做生意的；那还无所谓，怕的是惹到不能招惹的人，结局就难收拾了。

看着眼前恩爱又崇尚正直的夫妻，不知怎的，沉沉的忧郁直从心底冒上来，窒得她不知该如何是好。希望，一切都会没事啊。

惹怒齐家的后果比原来所预料的更为严重一再拒婚的后果是令齐家决意要使季家从今以后再也无法再在泉州立足，甚至，不到冬天。在秋末齐家便使尽各种箝制手腕使得季家任何营生也动不得，没有人敢背着齐家与季家交易；齐家料准了无论如何，季家会在山穷水尽之前屈服，但齐家显然忘了将季家死硬脾气计算在内。

在事情再也瞒不住之后，季淑滢才知晓这件事情，冲到父母的房中，直口道：“爹、娘，为何不让孩子知道齐家卑劣的手段？”季氏夫妇互看了眼，苦笑了一下，由季夫人回道：“知晓了又如何？你是要去将人杀了？还是索性嫁过去以挽回一切？”她接过丈夫喝完药汁的碗，拿着手绢为丈夫拭去唇边的汁渍。口气冷淡，反而没有女儿怒火冲天的焰气。

季道吟伸出手，道：“乖女儿，来。”她不情愿地走近床榻，纤手放入父亲日渐见骨不见肉的大掌中，原本身体就差，又加上近来的忧患，父亲的神色更加令人担心的青白。如果不是四处为求药而奔波，她应可更早知道商行发生的事的。

“爹，我不容许齐家无缘无故地欺负到咱们家头上来！如果世间当真没有公理了，那么我们自己来讨回公道！”季淑滢是那种美丽得艳光照人、令男人看了为之屏息的女人，面孔与身段皆不像个十七岁的少女；可是这种面貌的好处是一旦到了三、四十岁反而成了谜样的年龄，有绝代风华的气质，以及二十出头的美貌。此刻生气的俏脸更添逼人的丽色艳光。

“咱们这一家子，把公理正义看得比性命更重要，在拒绝齐家施压的同

时，我们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了，昨日我们已叫人送赵嬷嬷回乡下老家养老，几个长工也遣散了。女儿，为父也要你答应一件事。”季道吟正色地看着女儿，眼中有一抹难舍的血亲依恋，仿若即将诀别一般，深深凝望的眼，就怕时光稍纵即逝，日后物是人非的苍凉。

“什么？”季潋滟心头涌土不安。

“不管结果如何，你绝不能嫁入齐家。如果事情演变到最糟的情况，也不许你嫁入那样奸险霸道的世家报仇什么的。”“爹！”她惊呼，正想要反驳。

但季夫人截口道：“如果我们有什么不测，也犯不着拿你自己去涉险，弄个不清不白的罪名污了咱们季家的声名。要报仇，方法多的是，但如果是赔上你自己，就免了吧！”“是呀，乖女儿，我们就你这滴骨血，把你生养那么大，可不是打算给不值得的男人糟踏。所以我要你应允为父，如果咱们当真逃不过这一劫，你对为父发誓，这辈子绝不让姓齐的男人碰到你一根手指。”季潋滟低叫，努力撇开心中泉涌而上的恐惧。

“爹、娘，事情到底糟到什么地步？告诉我呀！我不要听这种交代遗言似的话，我也不要发什么誓，孩儿只想知道目前的情形，告诉我呀！”会做这样的要求，当然是预测到女儿那性子可能采取的手段；不告诉她实情就是怕她太过年轻，不会深想，只知道有勇无谋地正面与人对阵。螳臂挡车的下场可以看得到，大可不必徒增牺牲的人。

季氏夫妇交换了个眼神，由季夫人开口：“潋滟，跪下。”当父母这么说话时，代表她必须完全地顺服，一旦她跪了下来，所接受的教诲，就是她死也不能有所违拗，并且严重无比。

她只能忍住满心的怒火与气愤，双膝点地，跪在父母床榻前。低语：“请爹娘教诲。”季道吟严肃道：“对我们发誓，即使报仇，也不许轻贱自己。我们不惜与齐家对抗，就是为了保住你，也更期望你嫁给真心爱你、包容你的男人，没道理在这之后，又让你落入齐家。

如果你要报仇，就利用你的能力，经营出一片商界天下，把泉州首富齐家给弄垮吧！这是为父唯一允许你做的方式，当然，这是做最坏的打算，如果侥幸些，咱们一家子可以安然逃开泉州，躲过这一切，但任何事都必须估量到最坏的情况。潋滟，对我们发誓。”收起不平的怒潮，她平静地伸出右手直指向天，沉静道：“皇天在上，后土在下，爹娘在尊前。我，季潋滟发誓，今生今世绝不会让齐家的男人沾到我一根手指，即使报复也不会用杀人放火的方式来辱没季家列祖列宗。谨遵父亲教诲的方式，光明正大地回报他人，若有一句誓言违背，我将不得善终，永世不得超生。”“很好，滟儿，记住你的誓言。”季道吟轻声说完，与妻子交换了一抹凄绝的苦笑。齐家布下天罗地网等他们山穷水尽而上门乞求贡献上买女求荣。但他们一家子却是宁愿以性命去换取他人眼中不值的尊严；可预料到的结局，并不足惧。夫妻俩双手紧握，以眼神交流，怎么也不会让女儿知晓些许。

如今剩下的牵念，是安全地将女儿送走。如果可能，季道吟心下沉吟着，他也要把妻子一同送走；如果非死不可，一个人以死昭志也就够了，何况他这病体，早已拖不久了，他心中自己有数。

将女儿拉到跟前，一手搂住一个，妻子与女儿是他一生的骄傲与眷恋，深深地拥着，怕的是，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温馨时日了。

齐家会知道他们的压迫得到什么结果！很快就会知道。季道吟苍白的脸上泛着不屈的笑。

齐家人以箝制手段弄得季家信用破产、家财败尽的结果，换来的不是送上门求和的美人，而是悬吊在季家宅子横梁上自缢的季道吟。那是他血淋淋不屈的控诉，以及对债主们的负责。

而，连夜被季道吟派人送出城外的季氏母女，在昏穴自动化解后，季母即不吃不喝地跟随丈夫而去。她不容许丈夫撇下她，更不原谅丈夫居然拒绝她的跟随，她是执意要下黄泉追问的这是她生平第二次动怒没人平息得了季潋滟流乾了眼泪强行灌食也无法让食物进到母亲胃中，母亲会如数地吐了出来；三天之后。季潋滟失去了母亲。

面对女儿愤怒的哭喊，季夫人只淡淡地提醒：“别忘了你的誓言。”母亲气那一刻，季潋滟便收起了泪水。她知道谁该为这一切负责，父亲的自缢、母亲的自绝，都令她愤怒！她愤怒父母的自私、什么也不告诉她，而母亲爱父亲更甚于她，所以也去了；可是这些悲剧的造成，全是齐家所引起。她痛恨父母就这么丢下她一人，但这股愤怒可以先压下，待她将齐家搞垮复仇之后，她会立于父母坟前，好好吼出她的狂怒。现在，第一步是安葬好父母；再者，她必须思考出一个法子上让自己很快地富有。

父亲放在她身上的银票因父亲商行已倒，已不具任何效用，她不会天真得拿去任何银楼宝号兑现。人在，人情在，人亡了，在那其中的银两早已顺理成章地作废，被当成没那回事，她那一生耿直的爹，怕是不明白这道理的。而母亲卧榻那三日，她利用手上的碎银抓来药帖强迫母亲食用，救不回执意下黄泉的命，也花去了大半银两。手头上仅剩的十两银子，只够买一具木板钉成的棺木，幸好能让父母合葬，也算能让他们安息了；再请人去衙门领回父亲的遗体，典当她的一只手镯，总算办完父母的后事。

一贫如洗并不能伤她心志分毫。

铲了最后一坏土在墓上，她丢下铲子，傲立在墓碑前，轻声道：“无论女儿怎么气您们两老，此时此刻也不是向您们两位老人家发怒使泼的时机，子然一身的女儿，理应感谢爹娘悉心的教导，致使沦落到再不堪的境地，也能存活下去。也许正如爹所料，倘若没立下那样的毒誓，女儿一定会嫁入齐家，手刃齐天授那混蛋，可是这种玉石俱焚，并且辱没季家门面的作法，此刻想来，确也不妥。我不是一筹莫展的闺秀，除了哭，就只能选那样低等的方法；我是季潋滟，我有脑子，有强健的身体，还有无尽的时间，在齐家那个老怪物未死前，我一定要她亲眼看见自己的江山垮掉沦在我手上掌控生杀大权爹娘你们等着等我了结了齐家接下来就是你们两个了！女儿这股怒火不会消的：永远不会！”她咬牙说完，对墓碑拜了三拜，叩首之后，拾起一边的布囊，甩上肩，往山下走去；等她再回来拜坟时，必是报仇之后。

她会成功的，必成功不可！夕照分外刺目，初冬的阳光理应温煦，却在今日燃烧如火球，呼应她心中狂搅的怒火！

一阵寒风刺骨，她一袭秋衣在抖瑟，却依然不屈服天气的直挺；再寒冷的气温也比不过她冰霜冷硬的心，也抵不了冰霜心中包装的岩浆之火。既是严冰也是怒火，和这种初冬的天气相较之下，算什么东西！

扬起一张艳丽冰颜，她再度往留云县而去！如今季家已家破人亡，那么留下的季宅便失去了存在的目的，与其任他人占领或荒废，不如一把火毁个殆尽；她不容许曾经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天地被亵渎。如果有人会去接收，必须是由废墟中去重建。而她，再也不会回到留云县了；家已不在，是出生地也已不具意义了。她不在乎。

季澹滢忘了去计算一点，齐家逼出了人命，依然不放弃地在找她，并且有了新的名目：季澹滢成了季家唯一的大债主。原本一切债务应随人亡而终止，那些受损失的债主们并不会对一个弱质女流去要求赔偿，可以说是季道吟的正直被客户们所欣赏；人死了，也就不为难。但倘若有人捧上了白花花的银子上门换债条，那些债主们岂有将钱往外推的道理？所以，齐二公子便成了季家的债权人，嚣张地带着恶仆在泉州八大县中放话寻人，重金悬赏。

当真是色胆包天！以齐家权势而言，要什么女人没有？可，须知那些公子哥儿被惯坏了，坏到某一个程度便由自虐中找寻乐趣，愈弄不到的愈垂涎，才会对季澹滢这般紧追不舍。

在季澹滢烧了自家宅子的第二天，前去当典当饰物当盘缠时，便已有人通风报信，讨了个大赏。所以当她们走出当铺时，便被七、八个恶仆涎笑地围住，一如以往，中间高坐于白马上不可一世的自是齐二公子了。

她的脸倏地凝上一层冰霜紧握拳头死命克制自己扑上前杀人的冲动“这是什么意思？”冷如冰霜的问话一如她身上的黑色丧服她做男装打扮仍难掩！容姿。傲挺的下巴直对上那名英俊得似女子似的公子哥；倘若不是一双邪媚淫浊的眼上这齐家传下来的样貌当真是不凡了。

齐二公子在壮仆的暗扶下，表现出翩翩风采，在佳人面前卖弄潇洒地“飞”下马背，正打算以最上佳的姿态博得佳人崇敬的注视，但，显然有家仆暗助仍是不够的，地上的融雪依然让他跌了个四脚朝天，狼狈至极。

“少爷、少爷，没事吧？”五六个壮仆全担心地一涌而上，生怕这个二少爷有个不测。

另两个挡住季澹滢的路，不让她有机会离开。

季澹滢勾了勾一边的唇角，像是嘲笑，面孔竟是益显冰冷。待他又站定，她道：“齐天授，你是来向我示威些什么吗？”她心中自然知道不会是。齐家放话找她的事上让她名气之高，直逼江洋大盗，红遍泉州各大县。

齐天授向前走了两步，伸出手啧啧有声：“小娘子，即使是粗衣男装，你还是这么美，嗯？真是想死哥哥我了。”他的手在勾上她下巴之前，被她扬手打开，力道之猛不仅打开了他右手，也让他整个人在作用力下原地转了一圈，幸好两名壮仆及时扶正他。

“放肆！”齐家人之首狐假虎威地大喝：“来人，抓住她！”交代完才在头昏目眩的齐天授耳边道：“二公子，这季家丫头刁蛮泼辣，咱们先且拿下她才好办事，反正此刻她孤女一个，又欠咱们大笔银子，怎生对待，还怕他人强出头吗？说实在，这等女子实不宜娶入家门，玩玩尚可，公子就别一心想迎她作妾了吧！”齐天授抚着疼痛的右手，脸色变了几变，挥开人，不禁对着好不容易才让人给抓住不得动弹的季澹滢破口大骂道：“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小贱妇，也不看看今日是什么身分，敢对本少爷无礼！原本少爷我好心怜你孤苦伶仃，愿意施恩收你当个小妾，过荣华富贵的生活，但你本性顽劣，不配入我齐家门，只合着去“天艳楼”当个娼妓，送往迎来，才偿得起本公子所受的羞辱。给脸不要脸的贱人！不过，本公子得先尝尝你，拔得头筹才行，哈……。哇呜！”凄厉的吼声响遍九霄。

眼下便见着，原本意兴风发的齐家公子双手坞紧胯下，滚在雪地泥泞中痛呼不休，有如被宰的猪嚎。

双手被制的季澹滢，不代表她真的动弹不了，至少她修长的玉腿是自由的，狠狠相准他胯下去，没当场踢昏他真是扼腕。她大笑出声，双臂传来被

拧得快断掉的疼痛也制止不了她快意的笑容。

“怎样？齐天授，这算不算是拔得头筹？你可是本小姐生平第一个的饿中色鬼。”“你……。你……”齐天授直到许久之后才有法子开口，以气若游丝的狂怒指她道：“给我掌嘴！”“是！”贴身家仆立即上前左右开弓将季澹澹打得口角溢出血丝。

但她连闷哼也没有发出，两巴掌也打不去她眼中的狂傲。“姓齐的，你最好是将我给杀了，否则我季澹澹便会终生以诛杀你为目标，你与我，只能有一人活在世上。”她阴寒如冰雪的语气眼神，令齐天授不由自主心中泛上一抹寒意，他虽然好色，可是为了一个女人丧了自己的命划不来，是不是？谁知道女人疯起来会多么危险！尤其眼前这一个……可恶！居然敢踢他的命根子！

他心中暗自又气又怕之时，仆人又凑到身边来献计……“公子爷，不如先将她卖入“天艳楼”上让老鸨与打手教训她，将她教得乖巧些，再去玩她，到时还怕她不从吗？此刻这贱妇犹如野马，不经驯服而贸然骑她，只怕会赔上性命，公子，这种差事就让妓院人来做吧！”听得齐天授点头，得意大笑道：“好！这。棒甚好！季澹澹，本公子即刻将你卖给“红花院”，原本是想给你过好日子，去“天艳楼”那种一流妓院给人拱着当尊玉菩萨，偏你粗野难驯，本公子只好将你交给三流妓坊的鸨母调教了你会为今天付出代价的！”让人扶上马，胯下一坐。本想威风地领马前行，哪知痛伤未愈，这一坐差点让他哭爹喊娘，人也跌到马下。最后只得叫人备马车，一腔狂怒迁移到在一边挣扎的美人儿身上：“拖着她走，咱们往红花院行去，让那些匹夫走卒欣赏一下即将落户妓籍的大美人、季家破落户的千金，今后只要几两银子就可以任人狎玩了！哼！”当真在市井人潮中，公然拖着一名男装俏丽佳人往妓院方向而去。

死命挣扎的季澹澹当然没让押住她的男们好过，可是她自己也没得到怜香惜玉的待遇。

挣扎的同时，她仍须死咬着下唇，不让怒火化为秽言倾口而出，她没有这种庭训，这些人也不值得她失态如疯婆子，何况即使破口大骂也骂不回自由，也骂不回这些狼心狗肺之人的良心，只能令他们更加快意罢了！

她不会屈服的！她不会屈服在这形势之中，齐家加诸于她的仇恨与羞辱，她总有一天会加倍讨回来！

一定会！

第二章

打洛阳赶一批镖银前来泉州，拿到丰厚的酬庸之后已近黄昏时刻。舒大鸿戴上斗笠，站在树旁，抚着他的爱马。

在“远扬镖局”的大门口，一群临时受聘的镖师们正在互相道别。由于这次押镖的银两过于巨大，才会临时聘请十位来自江湖、又兼具正直特质的人士来护镖以壮声势让颤觑的宵小不敢打任何邪念。总算，都告一个段落，分了大笔钱财过个一两年好日子不必愁，许多人已吆喝着要上妓院快活一番了。

本是道别的门口，霎时响起了呼朋引伴的叫声，恨不得立即冲向妓院去当火山孝子把个把月赚来的血污钱全数卖力地奉献在花街柳巷中“老刘，你说咱们上哪儿好？是“天艳楼”还是“绝丽阁”？听说泉州的大美人全在那儿了。”“老方呀！得了，惦惦咱们的钱袋，还不够给下人、老鹤打赏哩！还不如上“红花院”住个十天半个月。女人呀，关了灯都没差了啦！”轰然大笑夹杂无限暧昧，人人的情绪全上了最亢奋处纷纷上马，往红灯高挂的柳巷而去。

不一会，大票人全走光了。一直沉默站在树旁的舒大鸿也跨上马，一张平稳实的面孔上简单俐落地表现出四个字——“平凡普通”。

当然也别怪人家那些“大侠”们让他落单，在洛阳时，要不是某位“侠士”临时不参加了，出了个缺上让他这个没没无闻的人捡了个便宜，他根本讨不到这个高报酬的好差事做；人家图的也不过是他壮硕耐用的体格好支使。

社会是现实的，有名有号的人通吃天下，籍籍无名者靠边站都嫌碍眼，所以“出名”是闯江湖的人必做的事；无论好名坏名，出名就是熬出头了。

嘴角拉开一抹憨憨的笑，斗笠下隐去的却是一闪而过的精黠。一夹马背，放马而行，走的，竟也正是刚才那群人去的方向。

“唉，马儿，怎么你也走向温柔乡去了？你不是一向偏不去人多的地方吗？”舒大鸿笑问，轻手轻脚地抚着伴他三年多的爱马。

而那匹看起来又老又丑又蹒跚的马则慢吞吞地叫了声，依然走向它要走的方向。

没错，一向游手好闲的舒大鸿不赚钱时，就是放任他的老马载着他乱走，走到哪儿算哪儿，他这个马主则一点意见也没有。

斜背在身后的包袱，除了一套换洗衣物外，最为沉重的，就是刚才分到的一百两银子了。在贞观年间的太平盛世，虽说每斗米不过才四、五文钱，但也因经济繁荣，一切玩乐的消费却也高得离谱，不是人人玩得起的。一两银子为四百文钱，可以买一百斗的米，却不够给妓院的茶钱祝仪；休说低等妓院一入门打赏茶钱就得五百文，光是喝个小酒，两千文起价，夜间加倍，再过一个夜，只怕金山银山转头空了。

看起来很多的一百两，用来过日子，吃个三年也不愁，但用在玩乐，只怕明日只剩一件裤子出门来。

“马儿，你猜我背上这些银子可以傍身多久？”“嘶……”老马又应了声，听起来像是在说不乐观。

舒大鸿笑容又现，煞有其事地与马聊天：“我想也是。我八岁陪老乞丐上街乞讨，就有一个落魄的老相士说我有金山银山也没用，来不及放温热，转手就不见了；幸好我孤家寡人，也不怕对不起谁，饿着了自个儿肚皮还好，忍一忍就过了。不过那老相士也糊涂，也许是我把半个子头分他吃的关系，他居然诋我说我会讨到一个大美人当媳妇，这可好笑了，在六年前，我要离开村子时，去问隔壁的阿满要不要跟我，就被她骂了一顿。你瞧，连全村子

公认嫁不出去的女孩也不要嫁我，哪来的美人会睬我？那阿满也真是的，我也不过是看她已过二十，没人要丢面子，想说做件善事娶了她，怎知她自以为是一朵美丽的花，唉，不知她如今嫁了没有？真可怜。”前方的喧哗打断舒大鸿的自言自语，不必他多言，他跨吓得老马立即精神抖擞地快步跑过去，完全不似刚才的蹒跚。

围了一大群人的地方，正是“红花院”的侧门，用来买娼女的地方。由于前来贩卖的人声势浩大，带来的女孩更是难见的艳丽无比，不仅吸引来了鸨母，也来了大票寻芳客忙着流口水。

天色已昏暗，被一路拖来的季淑滢玉容惨白泛青，几乎昏厥，只凭一股无法摧毁的毅力让自己保持清醒。她的衣衫因多次跌倒，不仅脏污狼狈，手肘与膝盖全擦伤破皮。挟持她的壮汉毫不怜惜地丢她跌在地上，与鸨母叫道……“陈嬷嬷，这货色你瞧瞧，我家公子说廉价出售，三百两成交，包你日后钱财如河水来。”“三百两也不见得便宜哪！您家公子是……”老嬷嬷尖拔的声音开始了“喊价嫌贵”的意图。

“齐二公子卖的人你有啥不放心的？要不是这贱婢太野气不受教，我家公子也不会轻易放手，如果这贱人一如她表面上看来的高傲，八九不离十是个未开苞的，三百两还便宜你们这小妓院。”鸨母眼睛一亮，又再度看向地上难掩国色的大美人，正要应允，不料在一边观看的人有人吆喝了。

“哟上这么俏生生的大美人，又是清白身子，我王大恩五千两也肯买！不如卖给我当十二姨太吧！”有人开始喊价，企图以低价购得这名令人失魂的大美人。

其他有志于美人的色男们也蠢蠢欲动要喊价了，急得鸨母直想轰人！这个大美人若教人给买走了，那她这“红花院”恐怕真的只有没落一途了！要生意兴隆就得有尊名副其实的花魁供着，她早需要这样的大美人了。

鼓噪声不绝，但押送前来的壮汉大叫道：“不行不行，一万两也不行，谁敢买走这贱人就是想与齐家作对！我们公子说得很清楚，就是要这女人当妓女，三百两的低价是为了羞辱这贱人胆敢冒犯我家公子。此刻我家公子正在此地的别馆，如果谁赶买下她为己用，先捻捻惹不惹得起齐家。”一番话说得一票色男人退了三大步，只敢流口水。不敢说话。

笑得眼睛都看不见的老鸨是唯一得意的人：“两位大爷，老身也不喊价了，请齐二公子放心，老身会好好调教她的，让她再也不敢冒犯二公子。还有，各位大爷，这女人大家都想要，何不让她待在“红花院”，供大家享用呢？别争了吧！”“那她什么时候可以接客了？”其中有人忙不迭地问。

“很快，很快！现在就先请各位大爷移到前门去光临本店，张三、李四！请大爷们到前厅，叫丫头们伺候。”“是！”那位保镳很快地领了一票人到前院去。

“两位大爷，怎么不见二公子来呢？”两名壮仆狠瞪了地上的季淑滢一眼……“本来要来的，但因身体不适先回别业休息了。”这种解释换来季淑滢一声冷笑，含着无比的嘲讽。

“你笑什么，贱……”惨叫声取代了原本会有的巴掌声。

就见原本伸手要打人的一名壮汉跌在地上哀号，以左手扶着软绵绵的右手。

另一名壮汉与妓院的打手全跑了过去，有人喝着……“谁？出来！”一人一马，缓缓由黑暗中走出来，硕大的体型，灰色短衣打扮，三分像江湖人、

七分像苦力，厚棉袄的内里甚至由几处破洞口露出头来，一看便知是中下等身家的江湖浪人，而那平凡的面孔镶着好欺负的憨厚，更让那批打手由心中轻视了起来。

“喂！小子，没事闪一边凉快，别坏了大爷的事，滚开！”舒大鸿走近那些人，不自禁地低头看地上奄奄一息的女子，不经意一看，却差点使眼珠子掉下来！他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姑娘，像仙女似的。想也没想，就要伸手扶起她，当然有人伸手打来，企图阻止，但都被他随手一挥，打到树上纳凉去了。“姑娘，你还好吧？”“死不了！放开我！”又是一个登徒子，如果她还有力气一定也会狠得他绝子绝孙，可惜她用尽全身的力气也只能吐出几个字而已了。软弱的身体无力地借他手劲扶持，她只有以仅剩的力气瞪人，一双美目直往他脸上射利刀，不过这木讷的男人恐怕迟钝得连理解也不能。

“放开她！要玩她，改日来“红花院”光顾就行了。”老鸨走过来叫着。一百两银子晃在老鸨面前。

“给你。我买她。”“一百两就妄想买走她？喂！你这小子得失心疯了？老娘我才用三百两买过来，你这混帐竟妄想……”。

“我还有一匹马、一把剑，共值七十两。”舒大鸿又将腰间的软剑解下，顺便指着不远处的老马。

几个打手不客气地围住他。

“你这个死二楞子，打得你满地找牙后，看你还敢不敢撒野。别跟他说了！上！”“再多我就没有了！”边说的同时，一手拦扶着佳人、一手开打。

外表平凡到极点的舒大鸿武功可不马虎，随随便便七、八个打手全躺在地上，吓得鸨母全身发软跌坐在地，恐惧地瞪着眼前的汉子。

“来，给你。”他将一百两与一把剑交到她手中……“好，这姑娘是我的人了。——说完双手抱起季淑滢转身要走。“等一等，你得搜出那恶仆身上的借条。”天哪上这男人以为带人走就没事了吗？“哦。”他又转身看向地上昏迷不醒的打手，不知该怎么开口请人家自动奉上。

“呃……那个……”“鸨母，还不快搜出借条给我！当心他将你的脏店砸为平地！”季淑滢怒叱含威地叫了声。

就见鸨母吓得半死，爬到齐家仆人身边搜出一些借条，双手含抖呈上来。只求快快送走这尊煞神。

季淑滢伸手接过，抬头瞪向抱着她的男人道：“还不快走？”“哦，好。”他楞楞地应着，快步转身离去。临走时看向他的爱马，依依不舍地点了一下头。但他不能想更多了，扫视怀中佳人身上的伤口，他得快些处理才行。

好美丽的姑娘，就是看来有点泼辣，瞪得人心慌慌。

留云县北边近郊区，已不见人烟，穿过荒烟蔓草少人行走的草丛，过了一个黑沼泽，隐在一片未经修饰树林中，有一间破庙，呈四合院的建，四五间的屋子，没有一间不漏水。

舒大鸿在细雪纷飞中，找到一间还不算破得太离谱的屋子窝身，将美人儿置放在安全的角落，点上一堆火之后，找来一堆枯草铺成床，再将自己包袱中仅有的一件宽大棉袄盖上，便是他所能为她提供的舒适了。

季淑滢被放在其上，在他还没赶着去做别的事之前拉住他衣袖，冷声问着：“你有什么企图？”“呃？”舒大鸿一张实的脸在火光下映出一片愕然。企图？为什么要有企图？

“我不会允许你欺凌我！”她坚决地低语，但疼痛与饥饿让她表现不出气

势，让自己浮现难以置信的柔弱。

“你的伤口必须先上药。”他四下看着，找到一只缺口的盆子，到门外找水，不一会已端回一盆冻死人的冰水进来。

盘腿坐在她面前，抓起她一只手 “放开！你想做什么！你赶非礼我，我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她伸手欲打他，却在也没力气，只能尖声大叫，一双火眼威力十足地瞪人。

“你怎么这么泼辣？”他愕然问着。抓她的手没有放开。

她努力要抽回手，却抽不开，差点气岔过去。

“下流、不要脸、混帐！”她一串骂人话挺溜。

好吧，他骂不过她，只有不要理她。低头看她伤口，拿出白巾沾水轻拭 - “你这登徒子，还不放手！痛死人了！”没被捉住的左手有气无力地往他脸上打，连拍蚊子的力量也没有。

虽然不会痛，可是她这样乱动也挺烦人的，索性，舒大鸿将她睡穴一点，不但她可以休息，自己耳根也可以清静。

叫嚣声戛然而止，怒火冲天的佳人由张牙舞爪到安静沉睡，显现出一副美丽的容颜如画，任何人见了都会心脏加速乱跳，忘了今夕是何夕。可惜舒大鸿没福气欣赏，他眼前唯一记得的，是快些将她身上的伤处理好，否则留下疤痕，对女孩子而言是挺伤害的事。

什么也没想，他是有伤便治，从脸颊的瘀青到脚踝的破皮，一一照应过了，不敢有一丝遗漏。直到擦完药，他才后知后觉地发现了一件天大地大的事。

他把人家闺女的**看了大半，也摸遍了 一旦这个认知砸入迟钝的大脑中，他才霍地跳起来，退了两大步，差点踩入火堆中，炭黑的国字脸满是红潮如充血。如果这时代有“脑溢血”这名词，他大概离那症状不远了。

几乎是连滚带爬的，他奔出屋子，呈大字形地趴入雪地中，还不小心中给雪中暗藏的石块打青了头。

怎么办？怎么办？即使说他是来自偏远小村的莽夫，总仍是明白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当年他想娶隔壁的阿满可也不曾碰过人家一根头发，如今……这简直是毁了人家姑娘的名节了，虽然此时只有天知地知与他自己知，可是看了就是看了，摸了就是摸了……嗯，现在想起来，双手才知觉到自己摸到的是一副曼妙的温香软玉……他呆呆地看自己双手，傻笑……彷彿被烫到了似，在雄性天生的自得过后，正直毫不客气地凌驾上来诛伐他良心，害他连忙将双手直往身上搓，想要把那种软软的感觉搓去，也努力把一些类似色情的想法抹去，一点也不能留在脑海中。

捧了一把雪搓上温热发烫的脸，不久，雪在他热力下化为温水，直由手指缝流下。他看着水中掬着的水，也看到了自己那张平凡到连阿满也不肯下嫁的脸……唉！配不上呀。

而他竟敢有一点点妄想。可别真的应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句话了，活了二十五年，他可从来不敢想。

一个人平凡到极点也就算了，怕的是连身家都没有 - 并且可预见的永远不会有。他哪里养得起家？里头那个辣美人虽然一身狼狈，但一眼就可看出是个好出身的姑娘。他妄想不得的。

虽知配不上，但那丽颜仍教他心头不禁地乱跳，美人嘛，哪一个男人能不心动？。

可是……他看了她身子了呀，是不是该负一些责任？舒大鸿发现自己陷入了二十五年来最大的困境中，一动也不动地坐在地上，差点让雪盖成一具雪人。

怎么办才好呢？由沉睡中转醒，身体上的疼痛便不客气地流窜在知觉中，由头痛到脚。可是这种难得的舒服睡眠，却是睽违已久的，久到她已忘掉自己这辈子是否真的有沉睡过的无忧时日。

舒服地轻叹，睁开眼，首先看到的是一堆温暖人心的火；再望过去，门外的雪仍纷飞，今年算是早冬吧，才十二月初就瑞雪不绝。忍不住抖瑟了下，不自觉地将被子拉高到脖子上，低头一看，方知盖在身上的是件男用的大棉袄，不是被子，然后她才系想起对她施以援手的那名男子。

凭着火堆中几块新添的柴薪来判断，那名男子应是刚出去。

缓缓坐起，身子靠在温墙上，想起了那男子有一张实的相貌。从衣着上来看，生活必定是不好过的，掏尽了身家买下她，存着什么企图？头好疼，在这样的境地，不由她不去正视身为女流，且是孤女身分的女子，在社会上生存的不便，随便一个男子存心轻薄或不轨，都可轻易使她陷入被欺凌中。

仔细思量，在这不公平的世界上，她得有个名分来让人尊重，也许找个男人嫁了，是复仇前最迫切的事，否则她一介伶仃女流，出门在外遇到地痞流氓什么的，硬是押她卖到烟花地，她是连喊冤的机会也没有了。而这种事却是有可能发生的。

脑海中不期然跳上一张实拙憨的男性面孔，下意识地再三摇头 - 不，不是他，不会是他！

若想早日报仇，她只有嫁入财势相当于齐家的豪门才可以，不然也得嫁个气势不凡的男人以助她复仇才行。这两点，却都是那男子身上没有的。

不必再细看，凭她阅人的眼光已精准地抓出那男子身上主要的特质。老实、笨拙，而且是个烂好人一个。

身为“好人”极有可取，但“烂好人”就不同了。完全没原则的付出，用自以为是的善心做些也许会酿成大患的事迹。这年头，所谓的善事不见得是真正帮助了人，须再三细思量才做得的。

但是这个“烂好人”仍是救了她的恩人。

她不愿地拧紧眉头，清艳绝俗的容貌划出严厉的线条。她季漱滢居然会欠这种人恩情”毕生最痛恨欠人恩情，因为那是永难还清的东西，怎料上这笔大帐，竟是挂在那楞子头身上。门口突然填满的硕大身影吸引了她的目光。她冷静且淡漠地看他，以一种挑剔的眼光再度打量他，看久了会顺眼，毕竟他不能说长得不堪入目，可是那憨头憨脑的蠢样却是怎么也抹不去的。两个时辰从市集来回的路程被他以一个时辰走完。才一踏入，舒大鸿便楞楞地定住了脚步，揣在怀中的油纸包差点掉落了地。久久，他才呐呐地开口：“呀……你……你醒了。”那一双大眼瞪得人心慌慌。

废话，不醒了还能瞪他吗？“我……我那个……你饿了吧？”他手忙脚乱地捧着油纸包要给她，不料因紧张而失手，油纸包滑出手，以完美的抛物线落在她身边，并且也滚出几个已冷的包子。

舒大鸿连忙跑过来，二三大步已在她面前，抓起包子又拍又捏的，一眼也不敢看向眼前的大美人。

这么近身看他，才知道他的壮硕不容忽视，那种体格几乎有她的两倍大。恍然记起昨夜精神涣散时，唯一感受到的飘浮感；在他的臂弯里，自己犹如

是一根羽毛般的轻易被搂抱。

她视线由他手中的包子流转到他脸上，看到了一双浓眉——这大概是他面孔上唯一值得欣赏的地方，显见这男人的性格有着刚强的一面，与他此刻的慌乱并不协调。

“你有何目的？”她问着。

“目的？”他抬头，不解地重复她的话尾。

“总会有所图谋吧？少来那一套什么悲天悯人的说辞，我不信那一套。”

“我做什么图谋你？看起来你比我落魄多了。”他实话实说地指出事实。因为眼前买得起包子的人是他，而她身上恐怕连一文钱也没有。

她扯高一边唇角：“我没钱财，但女人的价值一向高。”她双眼一眯：“你想得到我的身体吗？”“呃？”多么偏邪的念头，他舒大鸿就是有副歪脑筋来转上八百遍，也不会想到眼前落难女子必须以献身回报他。以前蹲在庙口听人说书，所谓以身相许的事每一个大前提一定要恩人是俊男或美人才成，这个惯例他很清楚，才不会破坏规矩哩。于是他觉得有点生气地反问：“我没事要你的身体做什么？”喝，这丑男居然敢嫌她！

“我的身体有什么不好！”她眼中点了两盆烈火，声音拔尖了八度。

“既不能吃，也做不了什么工作，我宁愿要一只猪……”“你说我比猪还不如？你——”截断他话尾，她霍地起身就往他扑去。活了近十八年，谁敢这么说她？“那个……猪肉挺好吃的！喂，别乱动，你的伤。”他仅仅伸手一拦，她便落入他怀中，收住她的爪子，全然不知道这女人存心用爪子教训他。

“当心当心，肚子饿也不必那么大的火气，喏，这个包子有猪肉馅，想吃就吃吧！”双眼怒张得圆滚滚，只差没把眼珠子瞪出来，她气极地吼道：“谁要吃你死猪肉包成的臭包子！”话落，檀口一张，狠狠咬了他手臂一口。

没有他的痛呼鬼叫，反而差点咬掉她一口编贝玉齿。老天，这楞子的手臂是铁铸的吗？“你为什么咬我？人肉不能吃的。”他看着手上的印子，不解地问着。他就是不明白这姑娘哪儿不对劲，全身都是火气，怪吓人的。

连喘了好几口，忍下尖叫的欲望，她挤出冷笑：“好，你提醒得好！说出你的名字。”“舒大鸿，你呢？”“季潏滢！记住，我不会忘了你这一号“恩人”！”咬牙切齿地止住怒气。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对一个奇笨无比的男人发火开骂，并且结果是对方一点也不明白此刻情况有多“火爆”，倒使她像是个无理的悍妇在叫嚣。她没气昏实在是之前已睡太久了，可是，为什么她对他的火气竟是愈升愈高，怎么也平缓不了呢？面对齐天授那种毁掉她一切的男人，她尚能理智应对，怎么对于他反而一点好脸色也不肯给？如果他无所求地救她，是她的恩人，怎么说她都该对他感谢才是，尤其遽逢家变的这些日子以来，她从未遇过真正好心的人，此刻遇着了，却反而无礼地连感恩之心也没有，为什么？气自己，比气那楞子多。尤其发现一番话对谈下来，这胡乱施恩的笨男人竟是一点回报也不懂得要的！那么，可见他常做这种事，并且也习惯被吃得死死的，才会一副终生落魄，要发达也难的相貌。

他吃过的闷亏恐怕比他吃过的饭还多不知为什么这个笃定的认知更令她火冒三千丈。

向来不会看脸色的舒大鸿偏又不知死活地开口笑道：“别恩人不恩人的，反正我这个人有钱也留不住，倒不如用来帮人，你平安就好了，不必记住我啦。”能看到别人过得好，是令他快乐的事。

“你有什么本钱做善事？你生活优裕了吗？你有家有室有田产了吗？你以为善人随便都可当的？要量力而为懂不懂？要兼善天下之前也得会独善其身。晏子有没有告诉你，先把家安好，有余裕再善亲友，善亲友而后善邻里，之后县、州，乃至全国，由小善而大善，你懂不懂？而你，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你看，棉袄上全是补丁！”“没有“全是”，只有三个……”他小声地纠正。

“住口！别打岔！”她吼回去：“我打赌你口袋连一个铜板也没有，”“买包子用完了”他连忙又插口。

她气极地伸手搓向他脑袋：“你看，我没说错吧？还有鞋底也磨破了别开口，听我念完。”她警告地叫了声，见他乖乖地上嘴才吁了口气：“总而言之，你是天上地下，唯一的傻瓜。”用力骂完了他，她的力气也告耗尽，上双眼，倦极地低喃：“你没有当散财童子的本钱，以后行善也得考量价值的大小，以及收益……”轻轻陷入黑甜乡，根本忘了自己是依在一个大男人的臂弯中，沉沉入睡。

留下被骂得狗血淋头仍然一头雾水的舒大鸿，盯着美人的睡颜，傻不楞登地低叫：“好泼辣的娘们，难怪还没个夫家，流落在外被人欺负。”一定是没人要。

真可怜。

唉，怎么办才好，总不能就这么丢下她吧？可是这么凶悍，哪个男人敢娶呢？他陷入了无比的苦恼中，思索着安顿这凶巴巴女子的办法……实在太折腾他没什么想像力的脑袋了。

第三章

区区五个肉包子居然分三天吃。

可想而知他们这两人落魄到什么程度。幸好那呆子还可仗着强健的体魄去猎些雉、鸡什么的回来吃，否则必饿死无疑。这期间，破屋子也来了几位食客，两只老狗、一只三脚猫，还有一匹老马 - 舒大鸿很羞愧地告诉她，每次他卖出老马数日之后，它都会自己跑回来。这次也不例外。因为诈欺是不对的，所以他说攒足了银子一定会先去还人家。

这种老实头已把本色表露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了！他甚至宁愿自己不吃也要让他带回来的小动物吃饱；季潋滟看着直想抓块石头往他头上砸。谁见过猫狗吃肉、主人啃骨头的怪事？他就是！

并不是她没有爱心，以前她也养了一些被丢弃的小动物，但当时她有能力，此刻呢，下一餐还不知在哪里，他老兄居然……气得全身发抖不足以愤，她只有将鞋子一脱往他呆脸砸脚印才有一点点灭火。虽然他没有饿着她，但她就是气他，气得想对他又踢又咬。

她丢出的鞋子没机会飞到他脸上，他伸手接住，看了看，发现没有坏……
“丢给我干什么？又没有坏。而且我对针线活不在行，赶明儿我打些鱼去卖，看能不能再替你买一双新的，看来你不太喜欢这种黑鞋子。”否则也不会乱丢。他肯定地想。但没有胆去说上这女人看来随时都准备喷火，他才不会笨得去引燃她的火气。

但他仍是引燃了。

“我不要鞋子！”“好，好，那我拿去丢！”他连忙往门外一丢。

“舒大鸿，你……气死我了，我是说我不需要新鞋子！没要你丢我的鞋子！你”“你这娘们真奇怪，天天生气，莫名其妙。”他抱怨地走到门口去捡回她那只快被雪淹没的鞋子。拍干净走到她面前蹲着道：“你这样我怎么替你找婆家？”听到他不悦的嘟囔声，她心情竟好了不少；懂得生气，表示他还有救，不会动不动就让人吃死。

“找什么婆家？”她冷淡地问。

他搔搔一头乱发：“哦，那个……咱们孤男寡女总是不妥，而你总得找个夫家才行，否则独自一人，日后再有痞子什么的上门掳你去卖，你也求救无门，所以，我在离开泉州之前，得替你找个夫家。”“要不要顺便决定我得生几个孩子呀？”“哦，一男一女就好了。”他回得很顺。

“去你的！我的事不必你管。想走就走，滚到天边去死！”她粗鲁地伸手要打人。

“唉，你这样嫁不掉的，温柔一点。”“嫁不掉又怎样！难道会死赖着你？”

“我是没差啦，可是你可能不要就是了。”他知道自己什么也没有，所以从来不妄想。

“我当然不要！嫁你只会饿死！”他辩驳：“我会打猎，也会打渔。”“我不会嫁你，你少作梦了！”他点头，但接着又担心道……“可是，如果没有一个男人敢要你怎么办？”“那我去当尼姑也不要你！”她凶巴巴地回答。这次成功地捏住他手臂，拧了一把。

可惜他看起来不会痛，一点成就感也没有。

面对这种少根筋的男人，会被气死的恐怕只有她而已。恨恨地抓过他手掌咬了一轮齿印，才丢开他手，搂着他的大棉袄，倒身在乾草堆上休息，不愿理他。

可以想见此刻的舒大鸿一定是满脸无辜地瞪她背影，怎么也想不出她在气什么。幻想出他的拙样，竟是忍不住涌上无限笑意，偷偷流泻在唇角，扬成优美的弧度。

这个天上地下绝无仅有的二楞子。

“喂，你到底想怎样啦？”“我不要现在嫁人。”她闭着眼，平和地开口。背对着他比较不会有揍人的欲望，他的脸只差没写上“我欠揍”三个大字。想起来又想笑了，她赶忙坞住脸，不给他瞧见。

“这么耗着也不成呀！”“首先，我要你攒一些银两。”她脑中开始计量，很快浮出了一个开源节流的计画。

“我有在攒呀。”他勤劳得像条老牛。

“但也花得一毛也不剩。”她轻哼。

“可是那都是……”“住嘴。从明日起，我要你把银两交给我保管，不许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乱用。乞丐们少你一份施舍也不会死掉，这些小动物根本也不须大鱼大肉来伺候，那些孤苦伶仃的老人可以接济，但我有更省钱

的法子。”“但……但……”他怯怯地想抢回一点自主权。

“怎样！”她霍地翻身一瞪。

他立即忙不迭地点头。

“好啦，好啦，依你。”那赶紧转身，缩入棉袄中噤声地大笑，他那拙样，真是太……太好笑了……也有那么点……可爱。

好一个舒大鸿

半个月来，她每天收到的银两时多时少，收得她天天大摇其头。天晓得这笨蛋只会卖劳力而不会动脑筋。

目前为止，唯一的收获是她已清楚地知道泉州境内各种劳力的工资有多少了。

当一天的木工，有两百文。

当一天的捆工，有两百五十文。

当临时轿夫，有三百文。

没工可做，自己打鱼去卖，被人杀价杀得七零八落倒还有三、四两的血本回归。

算钱算得季湫滢不知道自己该撞墙好，还是揍他一顿仰天长啸好；从遇见他开始，她的暴力倾向只多不少。

快过年了，下雪量增多，在黄昏时，大雪已溢进门槛里。这间破屋子虽有稍事修补，毕竟也不足以御寒，她搁下手中的针线活，望了门口一眼，也顺便瞪了眼趴在火堆边的二狗一猫。谢天谢地，由于她的禁止，那呆瓜没有再四处找没人要猫狗回来。

全天下大概没有比舒大鸿更可悲的“善人”了。他救的东西，包括她，没有一个对他有感恩之心；她还算有良心，毕竟她是堂堂的万物之灵嘛！瞧瞧他的马，向来不听话也就算了，竟还敢支使主人的方向；而这些病猫病狗，大概前些日子被伺候得太好，一旦给吃骨头残肴，竟敢低咆以对。真是没有一点当人的尊严。

于是她负起所有教养责任，对二狗一猫一马及一人行教育，要他们知本分、明白谁才是老大，真是没规矩。而结果是，所有东西都很“敬畏”她，在她面前没一个敢放肆。

一如此刻，锅里的饭已煮好，香味四溢，那些猫狗万分垂涎，却也不敢移动分毫，生怕被取消晚餐，可见她训练有方，畜生也懂得看脸色了。

她的规矩也不太多，一来是猫狗不必吃太饱，每日两餐即可；古人说的，让畜生吃中餐除了会懒与笨之外，也会不认主人，所以中餐大可省了。再来，万物存于世必得对这世界有所贡献，司其天职才行：猫捉耗子，狗看门助猎，人们则辛勤工作、促进繁荣，没有谁可以每天张口专等吃饭。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自幼习了父母教授的各种技能与庭训，她相当明白这道理。

咬断线头，她将手中的男用黑色大袍摊开审视，查看有无遗漏的地方。没有，只差缝上布扣了。

这么冷的天，那呆子没一件完好的冬衣来御寒，他唯一温暖的大棉袄目前为止仍给她垫着当床单呢！昨日叫他买一些棉絮与布料回来后，她今日便很快地着手裁制，以她精准的目测力来看，相信不会差太多。

她不是不懂感恩的人，只不过每看到他那张容易被吃定的呆脸，就是有一把怒火上扬。

她气他老是被欺负也无所谓，不会计较，助了人反而被骗取善心，也只会笑了笑就算了，也难怪他终年劳碌，却一毛钱也没有；她不代为计量着，恐怕他一辈子也没有安身之处。

外头的马蹄声上噪她知道舒大鸿已回来了。她拿起一个大海碗舀着热呼呼的杂饭菜粥，正好在他踏进来时立即可吃。

挥去一身的雪，舒大鸿荷着铲子踏进来，一屁股坐下来便是从袋中拿出三两银子。

她接过，扬眉问道：“今日做了什么？”“哦，帮几户人家铲道路上的雪。后来官府又雇人清官道，我也去了。”他突然想到什么，又从左边袖袋中掏出一个油纸包，递给她。

“什么？”她边打开边问。

“我帮烤鸭铺的老板抓到偷鸭贼，救回所有鸭子，他送了我一只鸭。”打开油纸包，霎时香气四溢，香的猫狗开始骚动，她横过去一眼，它们立即气地趴回去。她看到的不是一只全鸭，而是剩下一只大鸭腿的“残”鸭，这当然不会是他半途啃去大半只，而是他又做了“善”事了。

只消她眼光瞪过来，舒大鸿不必盘问就全招了。

“我一走出鸭铺后，一个小孩哭叫着要吃鸭肉，而他的婆婆买不起，我就给了他一只腿；经过一处贫户，一对老夫妻说他们连年收成不好，已三个月没吃到肉味了，家中四个孩子好可怜，全瘦得不成样，我就给了他们半只；后来在城郊口，遇到上回见到的乞丐兄弟，又分了一半给他们配饭，他们碗里只有糙饭，好可怜，我没有给他们钱，我全给你了。”他特别强调。

对于这种必然会发生的桥段，她已没力气生气了，不过她天生的生意脑袋想的是另一回事。看在他工作一整天想必又饿又累的分上，她打算延后再细问他一些事。将鸭肉撕下，把肉骨折成三段给猫狗去啃，大半的烤鸭肉全数拨入他的大碗中。

“来，吃吧。”“哦。”他接过，开始大口大口地吃。

看他津津有味地狼吞虎，不仅很有成就感，也非常开胃。隐住一抹笑，她低首小口吃着饭。见他已吃完一碗，她接过他的碗，又添满一碗，将剩余的鸭肉全给他。

“你不吃？”她摇头，食物对她的吸引力没那么大，而且目前需要吃好的人是他。她敢发誓这呆子没吃鸭肉的时间比他施舍的人更久。从平日有一点猪肉加餐已是他眼中的“好料”，足以解释一切。

吃饱后，她才分一些残肴给动物吃，并保留一些饭让他明日可沿路去分送一些老人们。

“来，这给你。”她把黑色棉袍摊开在他面前。“站起来，我比对比对。”舒大鸿怔愣愣地起身，看着袍子发呆，一点儿也不明白她的用意。她做什么把衣服做的这么大件？够塞下两个她了，奇怪的娘们。

“手伸平。”她又命令。

他照着做。

直到衣服套在他身上，他才恍如被雷打中地明白这件大袍子是要给他的！可是……为什么？季瀚滢量好布扣的距离，拿出针，小心地依在他身前缝上，瞄着他一脸的不敢置信，她淡淡一笑：“我占了你的棉袄，当然得做

一件还你。”“是这样吗？可是……”他还是有弄不清楚的地方上这辈子他所穿的衣服都是从旧衣贩售处买来的，并且一套衣服七补八补地穿上三、四年。所谓的新衣只是可望不可即的名词而已。新衣服耶！

她笑了笑，竟难掩心中了悟后所浮上的酸楚这人未曾拥有过真正属于他的衣服，而她随意赶制的大袍是他的第一件。这种人，真是教人惹心酸进而浮上为他不平的愤怒，反而想痛骂他一顿，看能不能骂得他聪明一些。

“别管衣服了，只是小事。来，咱们来谈谈。”她拉他到火堆边席地而坐。

反而他有些拘泥：“我先脱下来，会弄脏……”“不许脱！坐下。”她娇叱一声。

被管得很习惯的舒大鸿只得小心翼翼地拎起大袍子下，尽量不弄脏地坐下来，新衣服耶！

没有人穿过、没有补丁，又暖又新；重他身裁制的衣服，“他的”衣服……这种快乐的感觉让他傻兮兮地直笑了起来。

不晓得自己美目中盈满纵容，季潋滟伸手拍了他肩一下。“得了，只是小东西，没什么值得珍惜。”“不好意思，真谢谢你，我会努力工作的。”他一向以为要他赚银是她想花用，也就呆呆地工作下去。她摇头，不愿去细问以前利用他善良的人剥削他所有的种种事迹，怕自己再度气得想揍人。

“我问你，你说今日代烤鸭主人抓到小偷，那后来呢？”“后来就跟那个店主扭送官府了，听说留云县令下令抓人很久了。”“是官府一直在悬赏的惯犯吗？”“是呀，除暴安良是我们江湖人义不容辞的事。”他很开心地挺起胸，以抓坏人入狱为荣。

她打鼻腔哼出声音：“我想，你恐怕不知道助官府捉到坏人，是可以领赏金的吧？”不料，他很慎重地摇头：“我知道！但我们身为江湖人怎么可以为钱去做一些本来就是自己该做的事？以往捉大盗时，我都告诉官爷们把赏金分给穷人，我不收的。”“而你真的以为他们会乖乖地照做？”冷笑是发火的前兆。

那楞子居然还不会察言观色：“是的。”“舒大鸿，如果全天下还有比你更笨的人，我愿意去跳河！”她怒声狂吼。

吓得二狗一猫毫不眷恋火堆的温暖，忙不迭地逃出去了，留下逃不掉的舒大鸿暗自流露欣羡的目光望着大门外的动物们。

用力喘了好几口，她降低了一点音调道：“明日，我同你入城，除了需要买一些东西外，我想指导你一些工作上的事。”“呃……那个……”他想说一个女人家能指导男人什么工作上的事，她连半袋米也扛不起来，到挺有可能被压死，但在她凌厉的眼光灼烧下，他把满腔的话，很识实务地化为口水吞下腹去。

听说母老虎很凶，不要惹到比较好。

老实说，舒大鸿的“善良”是值得嘉许的特质，但有问题的是他行善的对象，所以今日她坚持同行，就是想代他过滤那些人。

世上并不是所有贫苦人家皆需要帮助，救急不救贫是必须坚持的原则，而行善的对象，更应该小心斟酌才不枉一片好心；有些人是会食髓知味，不知上进的。

一大早，阳光早早露脸，今日没有下雪的迹象。舒大鸿牵着他那匹不起眼的老马让季潋滟做其上，准备往城中而去。本来不想穿新衣去上工，怕弄脏了，但在凶女人的一记冷瞪之下，他说什么也不敢脱下了，心中直叫可惜。

脱下来留着过年穿多好。唉……“你不上来吗？”见他牵着马走，她出口问。

“不了，太重，马儿辛苦。”她低头看这匹马，吃得饱、睡得好，又没人虐待，壮得很，即使有些上了年纪，又岂怕承担不起两人的重量。

“不中用的老马上买掉算了。”她说完，好笑地发现丑马立即精神抖擞地竖起双耳，看来中用得狠。“上来吧。别浪费时间。”舒大鸿乖乖上马，坐在她身后，不知手脚要怎么放才好。这女人凶归凶，到底仍是个花不溜丢的大姑娘啊！

“抓好，叱！”她绳一拉，双腿一夹，马儿立即开蹄而跑，一反平日爱走不走的死样子。

舒大鸿一边诧异，一边轻轻扶住她肩，以定字诀安坐在马上。

“那猫狗……”“它们自己会找到食物吃。”她很快回答。

才三刻光景，城门已在望。

她勒住马，示意他跳下来，然后伸手让他扶下来。

“怎么了么？”他问。

她伸手拍了下马背：“去吧，傍晚记得回来。”“你不会以为它听得懂吧？”他讶然地瞪着跑远的马。心中不明白它几时脚力好成那样了？她微笑，将包袱交给他拎着……“你以为这么丑的马谁会要？它会回来的。既然你要帮助的人沿路都是，咱们不妨步行去拜访，工作暂时搁一天无所谓。”今日要做的事多着呢！

“你不会对人家怎样吧？”舒大鸿提心吊胆地问。

她没有回答，扯住他衣袖催促：“还不走。”方才走到城门边，便看到两名乞丐打扮的年轻男子向他们这边微笑招手。

就她看，他们兄弟的家当比舒大鸿还多。

“他们就是可怜的乞丐兄弟，没父没母怪可怜的，一直乞讨到大。”舒大鸿往他们走去，一手往袋子中直掏，想抓出一包饭团给他们吃。

跟在后头的季潋潋则闲闲地晃过去。冷淡地笑着，眼中蕴着隐怒。

“舒大侠，昨夜的烤鸭真是好吃极了，咱兄弟俩到今儿个还口水直流咧！不过，比起城内“鸿宾楼”的醉香鸡就差了些，如果这辈子可以吃到一次，那我们兄弟俩真是死都值得了！”比较年长，看来二十出头的大乞丐兴高采烈地说着。

“你们这么想吃醉香鸡呀？”舒大鸿搔搔脑袋，望着手中的纸包：“这饭，你们先拿去吃吧，我……”“什么东西？”两兄弟接过一看，不悦低呼：“馊饭呀！”突地，他们手中的饭平空消失，落在一个俏生生的大美人手上，美得让他们俩的眼珠子差点掉下来。

季潋潋不理睬他们，玉指直点上舒大鸿的脑门：“你行的是什么善？做的是什么事？简直是混帐一个！不明事理。”不待大个子回神反驳，她霍地转身，气势汹汹地面对那两名年轻力壮无残疾的好命乞丐们：“你们几岁了？又是哪儿有病痛？好手好脚不工作，行乞也就罢了！偏是专吃定老实人，我看你俩连人家的馊饭也没资格吃，索性上吊算了，免得浪费农夫辛勤工作的米粮！我呸！想吃“鸿宾楼”的醉香鸡吗？那就去翻客栈后边的馊水桶呀！那不是你们乞儿的专长吗？混在城门边诈骗烂好人算什么东西！看我不打断你们的狗腿，反正长在你们身上也没用处，乞丐不需要好手好脚！”话罢，伸手就要打人。

“你……你这娼……”来不及出口的精采秽语全被她一巴掌打掉，两兄

弟摔成一堆，并且从他们身上滚下几锭十两重的银子。

“别这样，季姑娘……”不知怎的，向来崇尚伸张正义的舒大鸿居然不敢在她“欺凌弱小”时伸手阻止，只能小声地劝止。

早乞丐一步捞起地上的银子，她放在他眼前道：“看！区区乞丐都比你富有！三十两！”

恰巧是你半个月来辛苦工作所赚的全部！他们哪里可怜了！你才是个真正的穷光蛋！”“抢钱——”尖呼抢劫的乞丐来不及叫完，那三锭银子准确地砸入呼叫者的口中与脸上。

“我说，他们若不是好吃懒做，以骗取呆子同情心来当营生，便是丐帮的人。而你这楞子，身为江湖人应该知道天下最富有的帮派是丐帮吧？你搞清楚。”她一心只想给舒大鸿进行教育，并不把那两名乞丐放在眼里。

在她身后，那两名不甘被揍的乞丐各抓起两块大石头便要砸向她——倏地，舒大鸿拦腰抱起她，旋身一记飞踢，便已将那两兄弟踢飞到城墙上呻吟不已。他们可不知道那老实的呆子居然是个练家子呵，此刻真有力气，也不敢起来了，装死比较快。

“瞧！他们破衣底下穿皮裘呢！哪里可怜了？呆子！三岁小孩都可以拐带你的同情心。”季潏勾住他手臂，走入城门内。

“没关系，至少我知道他们可以活得很好，不需要我帮助，那就好了。”舒大鸿只是淡淡一笑。

有些事他看久了也会知道，但向来不在意，否则他就不会一直当个烂好人下去了。至少，他的行为能使某些人真正受惠，那他便无所求，反正他这人有钱就是留不住，怎么花掉的，还不是没差。

她能意会他的想法，叹了口气，不自觉地将手放入他掌心：“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

在你一无所有的现在，只能去帮一些真正需要你施援手的人，而不是一味地供那些骗子予取予求，你得挑着些呀！”他不好意思地直摇头：“可是我不会挑呀，有人哭、有人喊救命，我都没法子装作看不见，全救了再说。”他知道自己不聪明。

“我可得先告诉你，舒大鸿，今日与你一同出来，我便是要带你挑出值得帮助的人，你不许有异议。听到了没有？”她说完话才发现他的眼光不知在注意什么，于是顺着他目光看向左侧方的墙角。。

看到了一只初生产完的母狗正在奶，而那只母狗瘦得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

哦，老天！这楞子只怕又开始大发善心了。

“好可怜。”他眼中依稀泛滥着水光，可疑地一闪一闪。

老天爷！如果不让他去狗，接下来他恐怕会哭给她看吧？季潏当然知道他不敢过去的原因——这人已狠狠地遭她吃定了！没她应允，他不敢有动作！

“拿去吧！你可以每天过来狗，直到小狗都大到可以自立，但是不许带回破庙。这种没残疾的狗，会有人收养的。”她把饭团交给他。

见他很开心地过去狗，她眼神有各种情绪夹杂。不知自己几时当起凶猛的管家婆上让他敬畏个半死，可是这男人啊，不照顾他、不随时叮咛他，他就会一辈子受骗下去吧？非亲非故，她当然不必管他去死，可是，他是她的恩人，报答他的方法有很多，但他最需要的只有一种。让一个精明的人代他计算，助他成家立业创造财富，然后以好方式去帮那些真正贫困可怜的人。

无疑地，她的精明无人可比，绝对可以胜任，也可以常被他气个半死，但……她还有自己的家仇要报啊！

也许两者之间是可以不冲突的？她开始思索这个可能性。

由于父亲的庭训、出身商人之家的关系，她向来以最短的时间做最有效率的思索。商人最重要的是商机，不掌握好便会稍纵即逝。她奉为准则，所以下决定向来迅速。

而，眼前的决定，只代表着！她与他会成为夫妻。

微微漾出笑，她！决定了。

第四章

一整天走下来，如果说舒大鸿以前对季澹澹仅仅是敬畏，在今天以后，他更是佩服到五体投地了。

替他剔除了三户不值得帮助的人家，保留了八户染病或孤苦的老人家，不但留下银两，也承诺会每日送来饭菜与药。在他眼中很“苛刻”的女人，居然在该大方时，不下于他，并且十分地有计画，简直像是保证会助人到病好为止，或欠收的佃农度过冬天时日。以往他只会送钱而已，对他人的病痛一点也没辙。

花了一个早上弄妥了这些人。他们逛到了衙门的公告处，去看悬赏的告示。

有一百两的江洋大盗，有某员外提供五百两要求抓的采花大盗，也有一些十两、三十两什么的小偷之类。昨日他捉的那一个便值四十两，而且被烤鸭店的老板领走了。

当然，下一站则是攻到烤鸭店。

在季澹澹滔滔不绝的娇声中度过了一个时辰，迷迷糊糊走出人家店铺的舒大鸿只知道包袱中多了五十两银子，以及十只烤鸭，而那老板连同客人全被骂得屁也不敢放一个，就甘拜下风地捧出银两送瘟神，并且反省自己是否真有人家骂的那么坏。看来会连作好几天恶梦。

然后，季大姑娘告诉他，以后抓大盗赚银子比较快，不许他再表示除暴安良的那套说辞，眼前赚钱要紧；与其留赏银给官府做善事，不如自己来。

在经过打铁时，看到他的大刀流落到此地拍卖，也不过多看了一眼，便被精明的店主缠住，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他拿五十两出来买，无法脱身之余，他挺不好意思告诉店主，那把大刀他用三十两买来，而且还是被骗买贵了。但也根本轮不到他开口，季澹澹便把五只烤鸭交给他，要他去分赠给城东贫户区的幼童吃。

结果，等他赶回来时，只听到美人儿叱出的结语：“五两！成交。”然后也看到店主如丧考妣的脸泛青，差点没哭出来似的。

据说一把不算差的大刀被她嫌到最后像是一只锈得快化成灰的烂铁片，可怕的是，她有法子让所有人包括店主也那么以为着，最后只求有人愿意收购这把烂铁，倒贴也没关系。

成交后，店主才如恶梦初醒，捶胸顿足不休。

好……可怕的女人啊！千万千万不要与她为敌。他心中猛喘气，不敢相信光靠一张嘴就可以这么强悍。

采买好所有的药材与布料、棉絮，已过黄昏，城门已关，于是他们便决定在城中住一宿。

将药材一一分送贫病的人家。由于那些人生的病都挺寻常，当年父亲大病时，她看过不少医书，约略懂得一些药性，这些还难不倒她。

忙完一切，夜色已墨透，看来又要下雪了。

“我看到那边有一间破屋子……”他的声音被她瞪掉。

“不，咱们住客栈。”她笑得很甜、很柔，也很不允许反对。

“客栈？”他这辈子没住过那种地方，小时候只有被拎着衣领踢出来的分。

“我们有银子，为何不住客栈？”拖着他，她坚定地往一家看来客人挺多，里边也乾净的店面走去。

一见客人光临，门房店小二明眼一瞧知道是没什么身家的人，但不至于会白吃白喝，倒也算慧地迎上去招呼……“二位爷，里边坐，是要吃饭还是住……”声音中断于看清那较瘦小的人不是男子，反是一名着男装且俏丽清艳的大美人而怔住，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全忘了。“要住宿，也要用晚膳，中等房两间。”她坐在靠窗的桌子旁，不理睬店小二的呆楞，迳自道：“先来一道佛跳墙、淡糟炒鲜笋、小糟鸡丁，再来一盅清汤鱼丸，然后三人份的白饭。记住了吗？”美目望了过去，自是一道凌厉的气势。

久久才回神的小二连忙应着，迷糊走向厨房，只盼自己当真全记得才好不知为什么，有人这么死盯着她发怔。舒大鸿心中硬是涌上一层暴力欲望。怎么回事？他怎么可以胡乱扬起欺负人、挖人双眼的念头？这是坏人才会有歹念呀！

忙着清点细软的季潋滟没有发现他的异样。直到小二把菜全摆上了，她添了碗饭给他：“喏，吃吃看，正统泉州吃食，以清汤、乾炸、爆炒为主，看看与你们北方人有何不同。”但舒大鸿并没有立即接过，反而瞪着立于一边，双眼抽筋似的小二，沉声道：“你做什么还站着？”“看看二位还有什么需要。”小二的目光一迳盯着大美人。

稍微瞄了瞄四周，舒大鸿才发现偷瞄她的人比比皆是，才记起一直忘了她是个少见大美人的事实。而他生平绝对不曾有过的火气正面临被点燃的境界。

“下去吧！我们不需要！”他粗声说着。

“是啊，小二哥，请先上楼去清出二间房吧！”季潋滟不经意地挥手，全是大家闺秀的风范，不会把粗鲁鄙夫的放肆看在眼里。

直到店小二走了，他才接过饭，大口地吃了起来，心情立即又大好了起来。所以很快地把心中莫名的怪异情绪赶走并且遗忘，当成没那回事。反正依他的大脑，想一百年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好吃吗？”又给他添了一碗，自己碗中的饭才吃一半。轻声问着。

他点头。

“比起你们北方的菜呢？”她好奇地问。

他摇头，吞下好大一口才道……“在北边每天蹲在街口喝碗杏仁茶，吃四、五个硬面饽饽，要不就是饺子，没有钱上馆子，听说也挺好吃的。”季潋滟拖腮道：“哦，那么真得找个机会去北方看看了。”他点头，反正她说什么就是什么，他此刻只管吃就好了。上馆子吃饭对他而言可新奇了，放在桌子上完好的菜到底是人家不要的冷饭馊食比不上的，以前替人赶镖，那些镖师们在店内大口吃肉喝酒，永远只留他在马厩边的行李房看镖车，吃的也是五花肉拌白饭，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且菜色之多，光看就满足。

“再半个月就过年了，我希望我们能先买间可以居住的屋子过个好年。在我的计算内，找一间较偏郊，且不大的屋子，大约七十两就可以；不能太久没居住人，最好前屋主搬走不到一年，才省得大肆翻修。”她没有舒大鸿上好的食欲，吃了半碗便搁了箸，想着明日一早起来要办的事，以目前他们仅有的财力，勉强可以购得寸瓦窝身，不能再挑剔了。何况，这留云县，并不是她想久居之地。

“为啥要买屋？——这辈子从未拥有过田产的舒大鸿楞楞地问。“因为要住人。”她似笑非笑地回答。相处了这么久，她早已将他的思考模式给摸个天通地彻。这人哪，怕是从不以为他会有“属于”他的屋子的一天，他不以为他这种流民兼浪人能够真正掌握住实质的东西。

当然，舒大鸿会想错意思一点也不奇怪，他拍了下大腿：“对喔，我如果想替你找夫家，就得先买间屋让你住，免得日后男方欺你无人可撑腰，没娘家可以靠。”这个呆子。即使她没有娘家父兄可仗势，他真的以为她会轻易给男人欺负去吗？这呆子与她相处半个多月，居然还不能体会某些事实，真是无药可救。可是，他就是这一点可爱，让人忍不住想代他出头、捍卫他，免得老是因为老实善良而被人拐骗吃死。

没有回应他自以为是的说法，只笑了笑：“吃饱了吗？明日还有事做，今天就早些休息吧！”次日傍晚，他们共骑了等候在城门外的老黄马回到破庙，虽然寒雪迎面扑来，但季潋滟却毫不瑟缩，开心得一如凯旋而返的女王。

以往陪着父亲东奔西走做生意，总只是在一边看而已，吸收一些实务经验，却没机会施展。而，为了日后的复仇大计，她手上仅有的，便是利用自己做生意的手腕早日以商业手段斗垮齐家。两日下来，她确定自己一如父母所言：是块做生意的料子。心头较为笃定，可以开始计画日后的事。

抵达破庙，一直沉默不语的舒大鸿下马后再扶她下来，卸下一大包添购的用品之后，让老黄马自己去寻青草吃，扛起半人高的物品走进他们居住的那一间小屋子。

二狗一猫奔过来没大没小地叫嚣，不知是被饿久了，还是对舒大鸿向来没敬仰之心。直到季潋滟柳眉一横，畜生们便低鸣不已地退开。

“不开心哪？”挨着他身边坐下，他正在升火，一边掏出昨日分剩下的烤鸭要再热过一次。她托首凝视他没表情的脸。他会心情不好，可真是奇事一桩了。

其实也不是所谓的心情不好，舒大鸿习惯性地伸手要搔头，被她拉过，以白巾拭去他一手的黑灰。

“没有啦。我发现你其实很厉害，一个人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我……”而这也是他想不透的，一个弱女子如何能这般强悍，在男人为主、拳头是一切的世间，这情形令他迷惑，然后，也许她并不需要他保护的念头使他气，

好像自己又做了一次傻瓜。

她拉起他的手掌，笑道：“你有拳头武功，我没有，一旦遇到了嘴巴不能摆平的事，那我就惨了；而，我唯一的利器是我的嘴巴，每当你轻易遭剥削欺骗时，我可以代你讨回公道。你当然可以保护我，尤其我这张嘴以后多的是得罪人的时候，舒大鸿，你想，我们是不是很配？”这粗人绝对不会听懂她的暗示，可是这样的说辞，她会常讲，直到他蓦然明白两人再也是分不开的了。

“很配？可是……你好凶。”他实话实说地表示出高度疑问。

“我哪里凶了？”她深吸一口气，笑里藏刀地轻问。

不知死活的舒大鸿竟真的指出一些例子证明；“今日一早，你说得石材工头泪涟涟。还有，帮王员外铲雪开道，本来说好二两银子的，后来你怎么可以硬是开口要五两？我们中午吃牛肉馅饼，一个三文钱，也不过掉到地上脏了点，你就杀价到一个一文钱，我们不可以这么吃人的，人家做生意……”
“敢情你是把吃亏当正常事看待呀？你敢说我凶！”季潋滟相准他的手臂，狠狠捏了下，尖尖的指甲直攻入他的肉中。

“哎唷，会痛！”他后知后觉地低呼。

“会痛代表还有救！你这个大傻瓜！”“你……你……”可怜的男人，被骂了想反击也找不出词汇骂人，只能抖着手指“你”个不停。

余怒未消，见他手指伸在面前，张口便是一咬，痛得他立即十指交握，夹在腿膝间，不敢再伸出来。

“你去当石材工人，一日二两银子，比他人少了十文钱不说，身强体健有功夫，做事比别人多两、三倍，扛的石材比别人多两倍，为什么我不该代你争取合理的工资？加上那工头一见了我便出口轻薄，我没让他绝子绝孙就已手下留情了，才要了二十两银子算什么，本小姐被羞辱了，你也不吭一声，像死人似的！”“我有哇！我是想说他反正没碰到……”“碰到了才算数呀！舒大鸿，如果今日你妻子遭人调戏，是不是得等到被睡了才算，如果没被睡到就不必报仇了？”她伸手敲了他头一记。

“你讲话真难听，我……”“住口！反正你是个死人，什么都无所谓！习了一身武艺派不上用场，想为善人世却只会被利用，有人替你着想，却反而被你怪罪，我在干什么呀我！”“我还没死……”他怯怯地提醒。

“住口！别理我，我现在不想听你说一些死人话。”见她背过身，舒大鸿一颗心既难受又迷惑，怎么她骂了人，反而像是受到委屈的样子；而他却是无法坐视她的不悦，见她动肝火，自己心中也揪了什么似的。

想叫她别生气，可是自己唇舌向来愚拙，怕是一开口又遭她连打带骂，反而无法消气。

于是搔了搔头，见火堆上烤的鸭子已溢出香味，便呐呐道：“喂……吃鸭子好吗？”“你自己吃。”气都气饱了。

“你……不吃，不好吧……瘦伶伶的不长肉……：我……”她转头瞪他：“你管我死活！反正我又不是你的什么人，饿死算了，省得你烦，怪我多事泼辣，欺负他人，折损你被欺负的乐趣！”“不是，我……”“我替你争取合理的工资，替你争回应得的报酬，在你眼中竟然只是一个斤斤计较、刻薄他人的恶婆娘，我季潋滟没事犯贱呀上让你这样看待？别说话，我不要听，哼！”她倏地起身，便要往门外冲去，当然不是要离开，只是想暂时别看到他那张气死人的脸。

但舒大鸿肚子中并没有太多曲折，眼见她要离开，便以为她要与他分道扬镳，急得也跳起来，不知该怎么办，只能跟在她身后团团转：心中强烈地希望留下她，不想让她走。她走了，他该怎么办才好？在跨出门槛时，被积在上头的雪滑了下，她整个人往泥泞中扑去，眼看自己就要变成了个大泥人了，尖叫声还没滑出喉，小蛮腰便被一只铁臂牢牢挽住，往前飞纵了一大步，她的身子稳稳地被抱搂在如铁硬朗、如火温暖的怀中。

她一立定，背后的舒大鸿立即很君子地退开一大步，没有丝毫不良的企图，美人在抱也不懂得把握。

转身看他，肚子中那股气其实已消得差不多，剩下的气也早被刚才的惊吓给吓光了。但口气上仍有些骄怒：“追出来做什么？”他急忙找理由，抬头看到又开始飘的雪花：“天很冷……”“又怎地？”她忍住笑，期待地问。

“要走……也该穿件大袄子。”果真是这种回答。

唉，这辈子想叫这家伙说句人话恐怕是难了。季漱滢吐了口气，不断地自问自己的眼光到底长在哪里？只怕是出娘胎后便没有带出来了。

可是，这男人不由她来照顾，怕是一辈子都会落魄到底的吧？甭说去成家立业了。

她双手插腰，对他道：“我警告你，下回不论发生什么事，都必须站在我这边，不许对那些不值得的人同情。我季漱滢，仰不愧天、俯不祚地，纵有一张利舌，也不会胡乱欺凌他人，你最好明白这一点。”他连忙点头，见她神色已霁，便小声辩解道：“我也知道你不会胡乱欺人，可是，当你咄咄逼人到使他们吓个半死时，我仍是会忍不住同情他们。”别人占他便宜，他不是不知道的，只是，凡事何必太在意？她看着他，沉吟了会，雪花飘在她发梢也不自觉。望入他拙面孔上那双黑眸，那样的炯亮分明，除了是有深厚武功修为外，也代表了不太笨，也许反应并不是立即的，但久了也不会不明白自己吃了亏。可是明白是一回事，心头太软又是另一回事了。他是宁可人负他，他也不负人的。

在她神游太虚时，舒大鸿双手背在身后绞动着，不敢有丝毫大意让手指禁不住“鸡婆”去拂掉她身上的雪。可是他一颗心就是容不得冰雪在她身上停驻，会着凉的。终于，他还是忍不住，轻手轻脚地移近她，代她拂去头发肩上的雪……希望她不会当成他在轻薄。

“舒大鸿”她轻声开口。

他连忙跳开，叫道：“我没有、我不是……”她疑惑地看他，什么呀？他的脸怎么红了？“有时候，我真是不明白你这个人，我也怀疑你这个人是怎么活到现在的。”话完，她才觉得冷，搓着双臂，走入小屋中烤火去了，留下心跳神速又一头雾水的舒大鸿楞在雪地中。

在数日的寻访下来，终于在县北相中了一间屋子，格局方正、光线明亮，屋主于半年前搬到洛阳定居，只须稍事整顿便可以住人。雇人打理整顿，允诺过年前一天可以让他们搬进去住，总共花了八十两银子。在季漱滢的计算下，一分也不差。

快过年了，舒大鸿的工作更多，因为他耐用又不怕苦，比寻常壮工可多做上两倍的工作；要不是后来都由季漱滢出马议价，他更可是一个超廉价劳工。白天当劳工，晚上顺便清除县内宵小盗匪之类的人渣，有些偷儿并不在县衙的悬赏之列，但要有季大小姐出马，挣个一二十两不是问题。

她是季漱滢，曾被留云县上流社会封为第一美人，但见过她的人毕竟不

多，更别说她以男装打扮游走于市井间还会有人认得她了。不知道消息是怎么传的，居然传说她早已尾随父母，赴阴间相会去了，留下无聊人士闲时津津乐道于季家一门烈火性格、宁死不屈的故事。

而这个事件再度被提起，正因为泉州首富二公子遭毒蛇咬死而轩然一时。人们向来偏爱有神话性的故事，这一则自然也被神化了。

那齐二公子被一只毒性甚遽的红艳小蛇一咬而亡命，而死亡之处，正巧在季氏夫妇合葬的山坡上，于是，又产生了一则“恶有恶报”的神话轶事，人们都说那红蛇一定是季家千金的化身，寻仇而来的。

在过年之前，这事最为出名。

传入她耳中，已是事件发生多日之后。她听了亦快意也遗憾，那齐天授竟等到她上门寻仇便遭天谴而亡！不过，这股灭门之恨，并不会因为他死而一笔勾销，她仍是要报仇，直到齐家垮台，否则她的恨永世不能消。只是齐天授死得太快，折损她报仇的满足感。

拎了两壶酒上山，一壶孝敬在父母坟头，一壶让自己喝个酩酊，可惜她生来不容易醉，也只落了个微醺而已。

被她赶下山的老黄马，再度来到时，载着舒大鸿前来。

夜已深沉，雪没大地，被月色映出银光灼灼，她步履不稳，跌跌入他宽广温暖的怀中。

“你来做什么？不是去抓宵小了？”眯着眼仰望他，见着他眼中满溢的关切。

他一手扶住她，一手搔头：“汪捕头说小偷都被我抓光了，其他还没落网的，大概也搬走了。”轻轻笑着，推离他胸膛，蹒跚而行，要不是有他亦步亦趋，她怕是免不了又会跌倒几次的。

“这是我爹娘的坟。我一直以为我再度前来时，必定是报仇之后，但我毕竟没有我自以为的那么坚强。他们一同走了，留下我无依无靠一个人，还险些被卖入妓院，他们竟不担心我会有什么不堪的下场，我好气他们……齐家之外，我最痛恨的人就是他们！”“你醉了，我们回去吧……”他低声哄着。她此刻的脆弱反而使他害怕，但她心中深埋的怨，若不倾吐出来也不好，只是……他不要她哭、不要她无助，宁愿她天天破口大骂、活力十足地让人抱头鼠窜……反正，唉……反正，他就是不要她表现出正常女子的娇弱样。

季潋滟抓开他双手上让自己往雪堆中跌去，吓得舒大鸿忙要倾前扶她，反而被她一同抓跌在地上。她笑着压住他的挣扎，上半身躺在他胸膛，叫道：“瞧，有月亮哩。”再六天便是除夕了，十二月天仍可见到月亮倒也稀奇，消瘦的月牙光颤巍巍地垂成下弦状，犹如一只芭蕉。

办翻个身，支起一肘，与他面孔对视，她轻道：“舒大鸿，你是个大笨蛋。”“你骂我！”他张口控诉。

她伸手捞了把雪印在他颊上，然后也将自己的粉颊贴在其上。

“我一直在想，回报恩人的方式。一直以来，听了不少传奇轶事，都说女人被救了得以身相许，其实我是不屑的，说得好像女人除了身体，无其它方式回报。为什么你硬是与其他男人不同呢？我知道我长得不错，男人见了我都会想沾我；虽有暴烈性格令人退避三舍，但他们都想要我的身体，今日换做任何一个男人救了我，大抵不会放过一亲芳泽的机会。你呀，大笨蛋一个，好机会也不会把握！反正咱们共宿破庙近一个月，全天下再也不会有人相信我们之间是清白的了。”舒大鸿间言而笑，双手枕于脑后：“既然你不想

嫁我，我自是不会对你逾矩。管他人说些什么，日后娶你的男人自会明白你的清白。我也不是和尚，对女色当然会心动，但是我知道你不是我能碰的女人，身分上、外貌上，都是不配的。”“是吗？那么……”她突然正视他，并且很大胆地问：“对于那些你认为能碰的女人，你碰过吗？”她的口气可疑地包含着妒意，醋味浓到向来迟钝的舒大鸿也隐约感觉得到。

即使不明白她何来这种口吻，但舒大鸿仍无比庆幸自己不曾有过女人，没银子上娼馆，自然也不会有女人前来委身。他敢拿命发誓，一旦他的答案是“碰过”的话，那他今晚可能会成为这山丘上第三个被埋的死人，而那可能的机率是百分之两百。

“你说呀！”她伸手槌了他胸膛一记。

“没有啦！”他面红耳赤地低叫。

他的回答取悦了她，捧住他面孔，仗着微醺的胆，她在几近昏沉入睡前，将她柔软的红唇印上他的嘴，啄了一下后，任自己陷入黑甜乡中，大作美梦去了……留下被吓得全身僵直的舒大鸿无语问苍天……真是……真是……天理何在呀！

第五章

除夕前两天，风雪大作，舒大鸿没有入城上工，随时飞上屋顶铲雪，怕积雪压垮破庙不甚牢固的屋顶；有空暇时，更钉了一扇木门挡风雪。忙里忙外、忙上忙下，他就是不敢停下来休息，怕前日那一吻又来困扰他的心神。

屋里那个女人倒好，吻了他之后一睡了之，好似根本不记得她“轻薄”过他了个一乾二净。谁教他是那晚没喝酒的人，那夜的记忆清晰得让他每一起就心跳神速，都快蹦出喉头了。他真担心这样下去，他还能不能活到明年。

谁说季澹澹不记得的？才怪。

瞧了眼那个苦恼写满面的拙男子，偷偷暗笑。那样突如其来的冲动、突如其来的一吻，她其实也惊于自己的大胆，可是事后芳心暗喜不已，丝毫没有懊悔的迹象，她更确定了自己的心意——这一生，怕是非得与他共度不行了。

连她自己都感到诧异，居然是与他。

日后的生活必定是值得期待的。

见他挥汗如雨地进来，扛着斧头又要往外走。她开口叫住他：“快吃中饭了，别出去。”“可是柴薪快用完了，我……”“过来坐。”她的口气威严。

他只得讪讪然地放下工具，坐在火堆边。眼观鼻、鼻观心，不敢让眼睛乱瞟。

“为什么不敢看我？”她心知肚明却仍要逗他。

“呃……那个……男女授受……”“呸。”她淡淡地开口。很轻很柔，很优雅地“呸”了一声。

他忍不住开口纠正：“女人家怎么可以这样。”“怎样？”拿瓢子搅动火堆上的大汤锅，里头的杂烩面已煮好，香味四溢。她盛了两碗在一边放凉。

“你一点也没有女人家的样子。”口拙的他指不出具体的例证，当然也不敢说出那一吻的事，怕反而被她咬成色狼。

她爬到他身边坐着，道：“没有女人的样子？我不美吗？我的身段像男人吗？我的力气有你大吗？”真是要命，舒大鸿忍住喷鼻血的冲动，连忙别过脸。他竟呆呆地随她的话而看向她美艳面孔与婀娜身材，厚大的冬衣包不住女体优美的曲线，尤其在这两日强烈意识到她是“女人”的情况下，他一颗噗通乱跳的心便再也平静不下来了！

自从被这“妖女”吻去了之后，他就变得奇怪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一定病了，病得很重，快要死掉了！他一定是活不到二十六岁了。

本想再度逗他的季潋滟因门板传来敲打声而作罢。她起身道：“外边有人？”舒大鸿压住她肩：“我去看。”也许是熊或其他猛兽，不能大意，荒郊野外，哪里有人会来？会来的也不是什么好角色。身处江湖多年，这点警戒心不可或缺。

打开门缝，见着了一名男子扶着一名女子，伤痕累累地立于外边，他立即拉开“你们怎么了？”由声音轻易可辨，舒大鸿其善心又大量泛滥了。

“在下姓范，单名衡。与未婚妻前来留云县途中遭仇家埋伏，能否借我俩取暖待一会。

待我的手下前来，我们便不打扰。”“快进来，快进来。”让他们进来后，本欲关上门的舒大鸿见他们骑来的马也受了点伤，当下提了药箱就出去了。

一接触到温暖，昏迷中娇弱的美人缓缓转醒：“衡哥……”“雅风，没事了。”他紧紧搂住。

“她也受伤了吗？”季潋滟冷不防问了句，让那两名你依我依的落难鸳鸯们注意一下有她这个外人在场，不宜有火辣的表演示人，免得惹人还没吃饱就反胃。

两双眼睛望向她，也在一瞬间瞪大！

好美艳迫人的女子！而身上那股威仪使得她的美艳不会流俗，反而更添几分丽色。使人目眩神迷……范衡收摄心神，庄重道：“在下范衡，忝为“远扬镖局”的少主。这位是我的未婚妻名为路雅风。”合着看他们，的确是俊男美女的配对。她只是点点头，心头突然想起那远扬镖局正是舒大鸿上回保一趟镖银前来泉州的老板，据说此镖局为京师第一大家，在江湖上颇有声望，算是大户人家了。

自然，他们的衣着也充满了贵气，即使眼前血污狼狈。

“你受伤了，她呢？”她又问。

“她没事，只是被血腥场面吓着了。”不知是真的没用，还是扮柔弱是闺秀必备条件。不过季潋滟不以为然便是了。

而那男的受了伤而不急着包扎，那么她也不必多事了，怎么可以打搅人家扮英雄呢？流血到死算了。

将两碗微温的面放在他们面前：“不嫌弃的话请用。荒郊野外，没哈好东西招待。”“请别这么说，在下感激不尽，哪能讲嫌弃！”范衡连忙拱手，小心端了一碗给未婚妻，自己才就着碗沿咕噜一大口汤面暖身子。

身家坦赫的子弟，幸好仍懂一些人情世故，否则只能当个败家子了。

季淑滢直到此刻才算对他们评估完毕，认为舒大鸿这次的烂好心没被蹶。起身道：“你们慢用，别客气，我出去一会。”带她倩影消失在门后，温婉娇弱的路雅风之低声问着：“衡哥，他们好似怪怪的……”范衡添了块木材，才看着门板：“没事的，我已放出烽哨火炮，待会泉州总部会有人来。而我看，那男子的脸憨厚，像是农人苦力，不会有事的。”“但那姑娘并不简单呀。”路雅风细声道：“她太美丽，不似住在这种地方的人。”细心的她早已发现未婚夫不寻常的眸光在那女子身上多停驻了几分，那是以往不曾有过的事呀！

范衡微微一笑，不语。

门外。

依然下雪，但风势已减缓。季淑滢来到另一间破屋子，目前权充马房的地方。

一匹受着轻伤，通体雪白的骏马已被包扎完毕，正依着舒大鸿的手掌磨蹭着。

“你怎么过来了？”见她没有披大氅出来，他脱下大袄给她披着。

“好骏的马儿，我喜欢。”她双手搔着马鬃，立在他身边。

舒大鸿被她的说辞弄得心惊，低呼道：“你不可以挟恩向人要报酬！”“我会做这种没品的事吗？”她睨他。

她会。但他没胆据实说出口，有前例可循，她向是不吃亏的。施恩的对象是穷人也就算了，但倘若是富人，那么她大抵是不会放过的。她说这叫“劫富济贫”以平衡世间悬殊的贫富差距。

“反正……不行啦。”她从善如流地点头：“好吧，反正我们已买了房子，暂时不缺银两花用，倒也不必计算得太仔细。可是我并不怎么喜欢他们那种天生高高在上的气息。”他憨憨地笑，抓了把秣草马，不在意道：“有钱人家总会身段高些，至少没有失礼，就很好了。你也不必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傲气？”“我有吗？”她双手插腰地问。

闻到火药味，他立即拔腿逃出去，竟是不怕死地回答道：“当然有。”“死舒大鸿，有胆别跑！”她大叫着，抓起外裙裙兜了一团雪，边追边丢他玩了起来！哪里还有什么怒气，清脆的笑声爽朗地逸出她红唇，尤见他在软软的雪地中跑得艰辛，像只大熊似的更是令她欢颜大展，不过她走得也困难万分就是了，最后跌在雪地中印出一个大窟窿，宣告阵亡。

舒大鸿连忙跑过来扶起她。她便靠入他怀中，不想起身了。

“我们进去吃东西了吧！我记得还有一袋子头可以吃。”“为什么我们得吃又冷又硬的子头？”她问。

“热汤面全留给他们吃吧，人家远来是客。”“呵！都给人反客为主了，咱们又不是他们的人。活该让他们支使？”她双手圈住他脖子。“我没力气走了，抱我进去。”“哦。”他轻易抱起她，往屋子走去。

午饭过后，一队人马莅临了破屋，全来恭迎少主，以及讨论仇家之事，活似这儿已是他们的地盘。

凡是人类，都会有一种“属性”，自然而然会与自己身分相近的人结交，而对下阶层者虽不会有不屑之言行，但也会习惯性的颐指气使，稍有礼貌些的问候都有施恩的意味，看得人刺目不已！

一大群人前来此处，先是见到破败不堪的建，再看到衣着既旧且有补丁

的舒大鸿，当下就认定是比乞丐高级不到哪儿去的贫民老百姓。

所以，一问明了其少主在此，便大刺刺地走入屋内，连询问一下主人也不曾。

要是在以往，当她季漱滢还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时，她不会以为这有什么不妥，因为以前她家的总管前去探访佃农也是不询问便直接进去的，没有人觉得不妥，连那些佃农们也习以为常，不被尊重是平常的事，因为他们仰富人鼻息而活。可是，如今角色易位，才知道这种理所当然的无礼有多么教人难以忍受。

她想，这些人的“感谢”之情势用钱才来打发的吧？坐在马房前的台阶，自始至终也没动一下，任那票人来来去去，如今正在高谈阔论。

不久，她见舒大鸿端了盆水出来倒，看来是已处理好那位少主的伤口了次彻底的小跑堂。

见他往这边走，还以为他要来与她聊天呢！却只听他道：“他们叫我去城里买些酒肉回来。”听得心火直往脑门冲。她用力抓住他衣袖，差点尖声大骂，深吸了好几口气才道：“为什么叫你去？”“他们没空，我反正没事就帮他们一下。”“死人才没空！哼，我火大了！”她抓起一把乾草，拿出打火石点了一把火子走去，索性用一把火烧得精光，反正她不想住了！

舒大鸿一直不明白她在做什么，直到看到她引燃窗棂上的木条，像在放火，他才飞身过去灭火：“你在干什么呀！”“我才要问你这个呆子在做什么呢！拜托你有点主人的威严好吗？他们凭什么这么待你？”趁他手还没抢到，她把火把往屋内丢去，恰巧丢在乾草堆，火势轰地壮大，当场不可收拾。

里头的大人物们飞快地冲出来，狼狈不已地以为有什么仇人来犯，十来个人立即摆出应敌架势。

“谁？出来！是谁？”泉州总部的负责人负责大叫。

本来舒大鸿想解释的，但被季漱滢狠狠一之后，再也不敢多事。

她笑嘻嘻地伸出纤手玉指：“在那边，我看到几个黑衣人从那边跑走了。”“张三、李四，立即护送少主回去总部其余的跟我来。”负责人吼完，率先冲向她指的方向。

那方向很不巧的是一片沼泽，被大雪掩住，七八个大汉站在上面就有好戏看了。

范衡拱手道：“真是抱歉，连累了你们夫妻俩。”他叫着手下：“张三。”张三立即奉上一袋银子：“你们去买问好屋子住吧！住破庙挨不过冬天的。”舒大鸿正想拒绝，但给她暗中拧了下。

季漱滢巧笑倩兮地走近，差点炫花了张三的眼，但她可不是走过来接银子的玉足，踢飞了他手上那包银子，轻俏一个旋身将半空中的荷包打入屋子大火中。拍了拍手，轻描淡写道：“是外子给了你们方便，被烧的也是屋子，所以这些“薄酬”就让屋子享用吧！”“喂！你真不知好歹！”李四傻眼完了后，首先叫出来。

“对呀！给脸不要脸！”张三也羞怒交加。

她冷笑一声，正想说什么，却教一批黑衣人打断：“姓范的！可给我们“天火帮”找到了吧！天堂有路你不走，如今只有去走奈何桥了！来人，上！”十来个拿刀的人杀气腾腾地飞奔过来。

舒大鸿第一个反应是将季漱滢搂上尚未被火波及的屋顶上，就要下去助人

“站住！”

坐着看就行了！你不许给我下去！”她牢牢抱住他的腰，说什么也不让他下去。

“喂！女人，我们学武的人不能见死不救，我，”“安心啦！现在还没有人死。来！咱们合算合算。”她为了防止他跑下去，索性坐在他腿上，一手勾住他脖子道：“你看着，这十一个黑衣人的武功程度如何？”“中下。”这是他的标准。

“比起上回你抓到悬赏一百两的那名凶手呢？”“这些人算高强了。”“好。”她立即发动脑中的商人本色，斤斤计较了许久。眼见势单力薄的人节节败退，而唯一武功可见人的范公子又必须保护“再度”昏倒的未婚妻；看来这笔生意挺好赚的。

“我得下去了！”他开始着急，根本没注意到此刻美人在怀。

“好，下去吧！记得打倒一个就用穴道定住，别让他们溜了。”“哦，好。”舒大鸿纵身而下，没拿任何武器，徒手对付那票黑衣人，不到一刻光景，那十一名刺客全被点倒在地上，全睁着一双双不置信的眼看着贫民打扮、毫不出色的舒大鸿；没想到其貌不扬的人居然有如此高段的武功修为，让他们连怎么惨败的都不知道。

当然，落难的四人也瞪眼不能成气。

“大鸿！”季淑滢在屋顶上叫着。

舒大鸿轻挥双袖，一眨眼间已将佳人搂了下来。

“这位壮士，不知如何称呼，不知这是何派的功夫？”范衡连忙拱手，口吻之敬重是对江湖侠客才有的。

但季淑滢不让舒大鸿出声，开口道：“哎呀！您是说“借住”我们这小屋二、三个时辰，居然连主人叫什么大名都不知道吗？也对啦，我们小家小户，落难在此，叫什么名字都没差了啦，让范大公子知道了去，也不过是污了贵耳而已。呵呵……”她假笑了下，又道：“我们也没有什么功夫，连范大公子都看不出来的招式，当然是登不了大雅之堂，否则依范家交友满天下，各家各派皆有所闻的才学，怎么会看出来呢？只是庄稼把式罢了！”明褒暗贬的话让一行人的脸都绿了。

“姑娘……你……”“我们也不是什么壮士。看到没有，十一个人，全是我相公打倒的。本来一个一百五十两，但看你们也挺穷酸的，才会在破庙栖身，占我们的巢，支使主人当人。可怜你们，一个拿一百两就算了。总共一千一百两，再加上支使我相公两个时辰，草草收你一百两就行了，交钱吧！”季淑滢出马，没有做不成的生意。一千两百两妥妥当地进了荷包。

舒大鸿一脸受惊吓地牵出老黄马，依然不敢相信钱也能这么赚。天哪，一千两百两，赚十年都不可能，但她区区几句话就拿到手了。

有点唬人，但多次惨痛教训让他明白，当她做生意时，他最好连屁也别放一个，所以他打算私下再与她讨论。眼前麻烦的是那匹白马竟也跟了出来，直对季淑滢嘶叫。

她笑道：“看来你的马儿比较想让我当主子。这样吧！二百两买它，它值得。所以我一个子儿也没少。”检出两张银票丢回给他。她大笑着上马，率先放马跑了一圈，英姿飒爽如同与马一体，教人迷失了心神。

“走了，大鸿。”舒大鸿已将二狗一猫背在背后的篓子中。

“哦，好。”范衡连忙从她的美丽中回神：“等等！姑娘、壮士，可否留下大名？”季淑滢拍了老黄马一下，让它先走。她才道：“无名小卒，不与

大人物往来。”娇叱一声，白马如风卷而逝，已不见踪影，留下一缕芳香缭绕，远处依稀传来豪爽的银铃笑声除夕夜，家家户户各自聚在灯下守岁，等着子时的爆竹一声除旧岁。

准备一大桌的吃食，腌肉、酒糟蚶、糟蟹、炸银鱼、萝卜、饺子，以及南方特有的扁食，再加上甘果茶食之类的点心，光用看的便已教人垂涎三尺。

住着新屋、穿着新衣、吃着毕生尝过最好的佳肴，舒大鸿反而不自在得很，迟迟无法下箸，不忍心破坏一桌色香味的完美。加上眼前佳人丽色炫人，令他心神不属，以为自己的病情又加重了。

“吃呀，你不饿吗？”她夹了一片腌肉到他碗中。

“哦……好。”他很快地扒了一口饭。许久，才终于下定决心道：“如今你已安顿好，我得替你找个丈夫，让你嫁掉后，我也该走了。”“哦？”她含笑地问：“我该嫁什么男人才好？”他的脑海幻想不出半张人影，并且心口微微发紧，整个人烦躁不已。

“我不知道。”笨男人。她在心中暗骂，仍笑道……“不谈我，谈谈你吧！快二十六岁了，难道你从来没想过要娶妻吗？”“有呀，可是她们都不要嫁我。”“她们？”敢情他爱过的女人还不少呢！她口气酸味四溢，不禁冒火地问：“有几个？”舒大鸿回想了下：“有两个，一个是同村的阿满，她骂我连自己都养不饱也敢妄想她那只天鹅；还有一年前在某个佃农村救了一个落河的洗衣女，我给了她全部的钱医好了她脸上的毒疮，本来她死抓着我要我负责，后来她脸好了，却嫁给地主当四妾，也骂我丑又笨竟想娶妻，后来我就知道我不该妄想娶妻，因为我长得丑，也没银两，所以事了。”不好意思地抓了下头，将脸埋入碗中努力地吃。抖出这种事怪不好意思的。

“她们都长得美吗？”她问，口气柔和下来。

美？以前他或许会觉得没差啦、不错啦，但见着了眼前真正的美女后，那些女人只能算是下等级的相貌而已，平凡到他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他努力思考的取悦了季淑滢。她拖着香腮，开始引导他的思维：“今儿个是除夕，人家常说有钱没钱娶个老婆好过年。每年这个当口，你都不会想吗？对着一桌酒菜，不会歔嘘吗？”“我今年第一次坐在桌子前吃年夜饭。”“为什么？”“有时在工作，有时骑着老马四处走，在破屋子窝身，要是忘了备存粮，就会直饿到开春。除夕下午就没人卖东西了。反正一个人嘛，吃年夜饭也无趣。”他稀松平常的口吻刺痛了她的心，突然觉得自己曾拥有富足美满的十七年生活是一种奢侈的罪过，而他竟不以为那种生活太过苦难流离。

“哎！你怎么流泪了？”直到他叫出来，她才知道自己流泪了。

“你别哭呀！我没有让你生气，也没有欺负你呀。”他慌乱手脚地蹲在她面前，对着她的泪无措。

“你当然有欺负我！”她闷闷地低语。

“我哪有！”“你不知道也有句古谚叫做：“有钱没钱嫁个夫君好过年”吗？你害我没丈夫，我在触景伤情呀！”她简直在赖他，顺道为自己多愁善感的眼泪开脱。

有这一句吗？他没空深想：“好好好，那我立即帮你找丈夫，我就出去！”“站住！”她死命抓住他衣袖。

他立即站定，动也不敢动一下。

“你还没听我的条件哩！第一，要家财万贯，屋宇高耸入云；第二，要

英俊盖世，没人比得上；第三，要武功盖世，排名天下第一；第四，要听话，说一不敢叫二；第五……”也不太多，共列了一百零八条。

舒大鸿每多听一条便让下巴垂落几分。等他听完，嘴已不上，下巴掉到地上去了。这女人疯啦？嫁皇帝还简单一些，他上哪儿找符合以上条件的男人呀！

“好了，去找呀，去呀！”她推着他，极力忍住笑。

他上哪儿找？舒大鸿肯定这女人在整他。于是很气地转身：“你根本在唬弄我！”“才不！是你太笨不会找，你要对我负责啦！”她转身捂住脸，坐在椅子上欲绝。

急得舒大鸿又开始心慌不已。

“你……你别哭嘛，我负责啦！你要怎么样都可以。”只求她姑奶奶别哭了。

她一哭，他的心就像有刀子在剁似的。

季淑滢放下双手，以一张亮丽精明的脸面对他，笑得好无邪：“真的吗？对我负责到底？”“真的。”为什么他突然觉得通体发冷？“好，那咱们立即成亲。”舒大鸿当场昏倒。

大年初一，喜气洋洋，并且让世间又多了一对新婚夫妇，只不过那新郎官还处在大脑混沌的状态，一直没法子清醒过来，可见被吓得不轻。

婚礼一切从简，备了水酒共同拜过天地神，在舒大鸿由昏迷中回神，尚未搞清楚状况前已仪式完毕。所谓的洞房花烛夜，就在他呆楞中虚度；那美丽的娘子倒是睡了个好觉。

第二日神清气爽地挽着夫婿上山拜祭爹娘，告知已成舒家妇的事。

拜祭完后，季淑滢挽着夫婿往热闹的市集走去。她不是爱热闹的人，只是想看看泉州境内，除了木材营生外，还有什么商人能做的。

最后站在布贩的摊前，看着夏布正贱价卖出，却乏人问津；而冬衣处有一大堆人在排呢！布料大多雷同，不同的是年年流行的色系有别，所以每到换季，过时的布料全赔本卖出。“大娘，要买夏布吗？只要你要，多少钱都可以，我们只求出清。”小贩过来招呼着。

“瞧，去年时尚的浅黄色，过了一季就褪了热潮，由一丈三百文钱，落到今日一丈五十文，多买几丈，小老儿算你更便宜。”由于季淑滢以改作妇人打扮，挽起了髻，所以贩商都叫了她大娘，也热心招待。

若她仍做姑娘打扮，怕是不会有人理她的。当了妇人就是不同。

“老丈，如果我全买了呢？”她看了下二十来匹夏布，浅色系较好染色，夏天来了不愁卖不了；转手便是一笔进帐。

“你……全买！”舒大鸿率先叫了出来。老天，她穿得完吗？“这位大娘……你可别说笑。”布贩也抖着声，不置信地问，生怕自己大白天就乱作梦。

季淑滢俏睨新婚丈夫一眼……“唷，你醒啦？”“当然。你买这么多布做什么？”“当然有用。”她回应完，又看向布贩：“这样吧，老丈您一定熟识不少急欲卖掉夏布的布商，明日中午，不妨一同前来“怡兰客栈”的厢房共议，我有一笔大好的生意与你们做。可以吗？”布贩显然不相信这种好事，呆楞地盯着她娇美的芙蓉面：“这……可以呀，但是……你怎么称呼呢？你为什么要做这种赔本生意？我不明白。”“你眼中的赔本生意并不见得是小女子眼中的标准。对了，你可以称我为舒大娘，我夫家姓舒。”布贩想了一会，终于还是禁不住白花花银子的诱惑，便道：“好，明日我会找来所有布贩。

咱们客栈见。”她轻轻一揖，巧笑道：“好，爽快，我恭候着。明日见了。”走出市集，绑在街口的老黄马见着他们扬蹄低嘶着招呼。她掏出一只果子它吃，不急着上路。

“喂……我们成亲……是当真的吗？”舒大鸿不肯定地细声问着。

“成亲还有假的呀？呆子。”“可是，我们并不相配。”“你想不负责任？”她柳眉倒竖，霍地转身询问。

“我们……又还没有……没有圆房……”气势很弱的可怜男人，只能断断续续地说明。

“好！那咱们立即回家圆房，看你还有什么话说！”老天啊，这是女人该说的话吗？舒大鸿觉得自己又快晕倒了。这个女人，这个嘴巴没一点顾忌的女人谁敢要呀！所以，到头来只能由他来接收了，他不必太愧疚，因为全天下除了他之外，怕是没有男人受得了她了。

上马之后，美人在怀，他竟晕陶陶地傻笑起来。

他娶妻了！他真的有了妻子了！

相命的没有骗他，他真的娶到一名美丽无比的妻子。并且精明能干得吓死人。

他介意吗？不！他一点也不介意。

挂着呆呆的笑，他们往回家的方向而去。

第六章

虽然说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兼本能，但对向来不好色，也没经验的夫妇而言，“圆房”依然是项高难度的挑战。

幸好季潋滟有一对高度开通的爹娘，什么该知道的事她全知道了，否则昨夜的洞房就会是个彻底的灾难。

老天爷，也许让男人婚前多上娼院玩玩是件好事；如果女人们可以稳住心头一大缸醋子的话。季潋滟腰背痛，在每根骨头的叫嚣声中仍是下了床；实在是累个半死，但中午与布贩在客栈有约，她得先合计一下，拟一个完整的方案来谈。合作的风险较小，独自做的利润最多，但因她资金有限，得说服那些人一同合作。

由窗口看出去，却找不到丈夫练功的身影，平常五更天时，他便会起身练一个时辰的功，然后吃完早膳便去找活儿做，怎么此刻找不到他的人？正常的良宵次日，应是丈夫温言软语地依在身边说体己话，不过她可是什么也不敢想，舒大鸿那呆人不懂情趣为何物，她还是踏实点过日子才不会被气死。

“啊，夫人，您起来了。”一个约莫十五、六岁的小女孩，端着盆水，怯生生地叫了声。

夫人？她几时请起人来了？“你是？”她打量小女孩一身补丁，怯懦不

安的神情，以及粗糙的手脚，看来是贫苦人家的小孩，也似乎没做过服侍人的事。

小女孩连忙跪下道：“我叫招银，老爷说我可以在这边工作，也可以拿工钱的。”敢情是舒大鸿那呆子体贴她哩？不！不全是。她大抵可以猜想这小女是她家那口子又发善心的结果。以这间小小屋子而言，尚无须请人打理，当然那呆子也不会以为她需要人支使。

季漱滢坐在椅子上，不急着叫她起来。既然请来了人，自是要教会一些规矩；可以想见舒大鸿只会大而化之、不分上下地招人住进来，人心依着惯性，放纵久了，身为主人便会失去威严，得不到尊重了。

“好，招银，既然老爷让你进来家中帮忙，那他可有说工钱多少？”“老爷说让夫人决定。”招银头也不敢抬。与男主人大大不相同，这夫人温和中带着教人不敢直视的贵气威严，让她自然而然地恭敬不已。

“老爷在什么地方找到你？”“在城外的破庙。我是西村的人，上个月老父病死后，地主收回田地，我一个人无力谋生，只好先找个栖身的地方，城外的破庙虽然烧掉了一半，但还可以住人，里头还找着一些乾粮与衣物，后来老爷来了，我以为是盗匪，后来才知道是个大善人。知我无依无靠，就要我跟着回来，服侍夫人。”“好吧，既是如此，那你留下来吧！你也看得出来，我们只是平常人家，要做的事不多；所以我要求你煮三餐以及打理屋子，工资以年计，一年给你十两银子。如果你做得好，还会再增加。”“谢谢夫人！”招银连忙拜谢。

“起来吧！老爷人呢？”她披了件外袍，将长发束在身后，低问。

招银道：“老爷说家里没有多的房间，要给招银在厨房的偏房中钉一张床。”她点头，吩咐道：“你先去打理前厅，晚膳时我要看你的厨艺。”“是。”往厨房的方向走去，远远就听到锯木声。立在门口，见他裸着上身汗流浹背。

今儿个是大年初二，虽没有下雪，但天气也冷得紧。

“你不冷呀！”她开口问。

以为会得到回应，不料却见他匆匆瞟了她一眼，便面红耳赤地侧过身忙得更起劲。

真是的，他竟是最害羞的那一个，害她都不好意思装羞带怯。这一侧身，便给她瞧见她昨日在他背上留下的抓痕，有的红肿、有的青瘀。不过呀！他的身材体魄真是好极了。

转身到厨房柜子中找出几色糖食，再翻出办年货时买的炒货瓜子，放了一整盘，砌上一壶茶对里边叫道：“大鸿，你出来，陪我吃早膳。”披了件长衫，抓着布巾抹去一身汗的舒大鸿走了出来，低声道：“我吃过馒头了。”她挨着他坐下，拿着绣巾拭着他脸上的脏污：“陪我聊聊，咱们先订好一些规矩，免得日后仆成群，吃垮我们。”“不会吧，才一个小丫头而已。”难以消受美人恩，在尝过销魂蚀骨滋味之后，对于温香软玉的欺近，他总会不自禁的僵直，动也不敢动，怕脑中飞出一大串不正当的念头，会忍不住地回想起昨夜……季漱滢槌了他肩一记：“你死人呀，做什么正襟危坐？我会吃了你呀！”“不是啦，大白天的……你别过来！”他无助地低叫。因为他的夫人已挑地坐在他大腿上，柔软的触感已使得他快喷血出来了。而这女人竟还动来动去，颇有谋杀亲夫的嫌疑，简直要他英才早逝！

“忍住，忍住，相公，待娘子我训练久了就会习惯，咱们还要传宗接代哩！可别当了一天夫妻就不济事了。”她好笑地逗着他玩。

舒大鸿声音很大地叫：“你这个女人羞也不羞。”“没有你的羞！呆子。”见她不肯下来，他只好认命，一双手悄悄拢住她纤腰，其实这感觉真的很棒、很舒服，他从来就不知道女人的身体软得像棉花似的，不可思议！

她将头枕在他肩胛处，喜欢上了这样相依偎的温存。

“今年开始，咱们会辛苦好几年。你可以做尽一切善事，但量力而为，也要帮对人，可别动不动就收一大堆人回家当人。我们还负担不起，毋须这种排场。”他点头：“我会认真抓盗匪与小偷，没人可抓，就去当工人。”她笑看他一眼：“不了，你不必再做那种事。至少在这半年内，我要你陪我四处做生意、保护我。”这头牛，以为做工出劳力就是尽心尽力赚钱的表现了。

“你要做生意？你女人家做生意谁理会你？”他讶然叫着。从商是男人的世界，谁容许她去加入？就连泉州第一富的齐家，即使当家是老太君，但在外头奔走出面的可全是男人。

“所以我才需要你陪我。我要在五年内成为泉州巨富，足以威胁到齐家的大商贾。”“呀……呀……”巨富？有很多很多的财富？她？世间种种，并非心想便能事成啊！她好大的口气。

“我会做到的。我必须做到。”她冷静地迎视他，倔强的神情无坚可摧。

“怎么了？”他柔声地问。

因这少见的温柔，她轻轻诉说起自家的一切，平静的口吻，激汤的心，汇聚成所有隐忍不流的泪，全在他巨大的胸怀中淌尽。

他是她的港湾，包容了她所有的伤痛。

她并没有说服所有的布商加入她的计画中，尤其是一些垄断泉州布市的大盘们根本不同意她的整合计画，也不允许她来分一杯羹，多在一番奚落后，拂袖而去。

但是仍有留下来的人，有七、八名小贩愿意与她合作，提供所有布料与她冒险经营一年，反正用的是过时布料，有的颜色褪去光鲜，再卖也不会有好价钱。

每年时尚的颜色与款式，都由京城所领导。趁着距夏天还有三、四个月的光景，季潋滟与丈夫往长安出发。布市并非她想称霸的市场，她只是从比较容易牟取短期利润的行业先去尝试，多方面扩展来囤聚财富，最终的目标是分食齐家独占的木料大市。她不要慢慢地在木材市场崛起，走父亲当年的步子，因为那都得仰仗齐家大户的供应，时时受牵制；与其如此，倒不如挟其雄厚资金，一举砸破独占的局面，自己从一开始就是供应龙头。

所以她打算给自己五年的时间。

车行了一日夜。预估由泉州到京城约莫半个多月的时日。春日已近，但天气仍冷凝，于是他们雇了一辆马车代步。

“太冷了，咬不动，你弄热些。”她将行李中的肉包子拿到舒大鸿面前，并接过绳由她来驾马车。

可怜的舒大鸿，一身高超的武艺竟被妻子利用来热包子用。就见他将一油纸袋的包子放在双掌中，运功于掌上传热，不久冷硬包子已冒出白烟，溢出香味来了。

此刻正是中午时分，四下全是荒野，而他们夫妻都随意惯了，不在乎好享受的生活。昨夜也没到驿站休息，直接睡在马车中。

“我们找一处平坦林荫吃午餐吧！”她举目看去，正在寻找好地点。

但舒大鸿竟毫无预兆地接过绳，更快速地策马疾奔；要不是他早已伸手

搂住她腰，她怕早被甩飞出去了。而他憨厚平凡的因着那双炯亮如炬的眼而深沉如晦！

全身气势勃发，在备战状态。

有状况！

季潋滟马上明白他身体所传达的讯息，没有多问，也没有尖叫昏倒，双手紧搂着他，抽空探头往后看了眼，马上缩回来，正要提醒他，但他已道：“九个人，目前在三十丈处。”哗！全猜中。真神。

会是谁呢？她开始回想。那些人不像盗匪。事实上泉州境内以及境外方圆百里，倘若真有盗匪也早给舒大鸿抓光了，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人唆使而来。

舒大鸿没有仇人，那么就只有针对她了。

来不及有更多的揣想，九个手提大刀壮汉已逐渐追来。舒大鸿由马车里抓出他的刀，将绳交付她手上：“继续跑，别停。”吩咐完，他以大鹏展翅之姿飞纵出去，直奔后面那些恶徒。

九人之中留下七人对付舒大鸿，另两名猛追而来。

季潋滟由怀中找出一把匕首咬在嘴上，控制马车也同时注意着那二人已愈来愈近。

最先到来的恶徒大刀一挥，削下马车一角，眼看就快赶上她了。不久，银晃晃的大刀往斜里刺来，她闪过，在他来不及收手前，她拿着匕首毫不留情地狠狠刺中那条手臂，伴着一声惨叫，那恶徒滚落马下；在这种疾速中没有跌断脖子，大概也只剩半条命了。

第二个迎上来的匪徒因前车之鉴而不敢大意，一出手就是致命的招式，令季潋滟只得放弃绳，搏命以对。她虽练过几年防身拳脚，又哪比得过真正的练家子？险险闪过几次攻击，不知丈夫那边情况如何，而她却快被失控的马车震跌出去了。

匪徒飞身上马车，挥来又是一刀，若她不想身首异处就得选择跳马车，不管了！她猛地往后退去一大步上让刀锋划过她裙，当下削落了一大片布料，而她则有了骨头全摔碎的认命感……千钧一发间，她往下跌落的身子倏地被抱住，往上提纵而升。

惊魂未定地睁开眼，就见着最后一名恶徒被一掌打飞到五丈外的树上去挂着。

深深吐出一口气，看向舒大鸿满是汗水的脸上正溢满焦急：“你还好吧？没事吧？我动作太慢了，对不起。”她抖着双手搂紧他：“是谁想杀我们？”“我会保护你，别怕。谁也杀不了我们。”这种高难度的问题当然不必指望由他来解答，季潋滟也不过是随口问问而已。

待她心情全平静后，不难找出支使者。

“他们都没死吧？”她低问。

“嗯。”但躺个半年不能下炕是免不了的。就是因为不愿杀人才动作这么慢，否则一手一个的宰掉，花不了什么时间，也不会让妻子受攻击，瞧瞧她……哇！

舒大鸿此刻才发现妻子的裙不见了，光天化日之下露出一双修长雪白的美腿，仅剩的布料只掩住半截大腿而已，他看得眼光都直了。

季潋滟顺着他呆楞的目光看下去，忍不住娇叱道：“登徒子，看什么。还不快些去把马车找回来，要是害我着凉了，头一个不饶你！”“哦！哦！”

他连忙起身要去找马车，不过跨了几大步之后，竟又冲了回来，脱下他的外袍给她套上。虽然不会有人看见，但他就是见不得她有任何露出来的肌肤。

这占有性的举动惹笑了季淑滢，大胆地吻了他一下，看他呆若木鸡，便道：“还不快去，呆子。我好饿了。”“哦，好。”这会儿舒大呆子施展轻功，转眼间已看不到人。而银铃似的笑声，朗朗地传送在荒野间，一扫刚才腥风血雨的杀戮戾气。在明州驿站处，季淑滢小赚了一笔财。也不是别的，就是把那九名刺客的马儿收为己有，一匹卖个八、九十两，品种再好一些的，叫价到一百两上下也不成问题。有财富入帐，小小安慰了下他们夫妻遭突袭之惊。租来的马车已损坏了大半，索性买辆更大的来用，以期尚有十日的路程更为舒适。也不过是为了卖马而在驿站盘桓了一日，那舒大鸿居然能发现一些“好可怜”的人。不知道是他天生对贫苦无依的人有感应力，还是平常人容易对孤苦者视而不见，反正她卖马的小财富至少有一半是贡献出来了。

在现今经济状况许可之下，她并不会去干涉他施援的对象为何，因为她以前早已与他约法三章了，不能帮年轻力壮、手脚完好的乞丐；不能帮穷，只能帮病苦，也不能随便听人哭穷就善心大发，至于他愿不愿意去遵守就随他了，反正她拨给他动用的善款也有限。

快到晚膳时刻了，她写好一些帐目，看向窗外，日已西斜，楼下客栈饭厅已传来热闹的人声，那些工作一整天的人都涌来这间唯一的客栈吃晚饭了。

她那丈夫今晨捧了二百两出门，只盼他回来时尚有一件裤子遮身；舒大鸿根本是见不得自己身上有银子，非要砸了个一文不剩才舒坦。

不过，那是他快乐满足的方式，她没有权利干涉，毕竟这种傻子在世上已不多，她应多多保护才是。

想着他那样的性格，忍不住就会想到他的双亲不知是什么模样。人家说“家学渊源”，向来不会有错，一如自己双亲那种火爆死硬脾气，倒也全传给她了。唉！

那么……一个舒大鸿，再加上一个季淑滢，会生出什么样的小孩？嗯……她衷心希望别来一个坏脾气的孩子。

老天保佑。

门板被轻轻推开，舒大鸿脚步有点迟缓地走进来。

“淑滢，呃……那个，我……”她没有起身，托着香腮似笑非笑地看他，耳中依稀可以听到银子又要飞走的振翅声。

“今儿个忙了些什么呀？”她闲闲地问。

舒大鸿拉了张椅子坐在她面前，道：“给了一户丧家五十两办丧事，孤儿寡母七口子可以吃到下一季收成时。有一名老丈人因为腿残了，被主人解退了门房工作，拖着一条伤腿倒在路边，我给了他二十两银子看病，也代付了驿车的旅资，送他回平阳老家”他一一交代钱财散发的去处，二百两散个精光不说，连他身上那件刚买的棉袄大衣也脱给了一名老乞丐御寒，真的是只差没脱裤子了。

季淑滢听了好笑，仔细看他的脸，却发现到一处爪痕，疑惑道：“你的脸怎么了？”他憨憨地摸向脸，赧然道：“在大街上时，有一个大娘荷包被扒了，我代为擒住那扒手，却反被大娘当成偷儿，不由分说打了我一巴掌。不过后来她道歉了，送了我一支簪子，她做的花钿挺巧手的。”说完连忙由怀中摸出一只样式古拙、不值几文钱的铜色簪子。

“我……我想你头发多，挺合适的……你……你就留着用吧。”随着人潮涌现，他的声音结巴得更为严重。

实在是不怎么起眼的东西，大概是人家卖不出去的货色吧！不过，再丑再拙劣，总也是她丈夫亲手送她的东西，心意可贵，千金也难换，瞧他的脸都快比关公还红了。

轻笑了声，将螭首凑近他：“帮我戴上。”舒大鸿瞧着她无一装饰的髻小心地将簪子插上，却是怎么看怎么不搭调，她身上浓厚的贵气，不沾凡物反而洁净些；多了俗品装饰，反而弄巧成拙……这种东西，怕是配不上她的。

想了许久，他道：“我还是拿下来好了。”她拉住他的手：“不，我要收着。你给我的东西，我全会收着，你别想收回。”“可是，那簪子……”“心意最重要。好了，该说说你的要求了吧？”她玉指点了他额头一下，代他起了个话头。

舒大鸿才记起心中一直挂记的事，可是……她怎么会猜到咧？好厉害呀！他的老婆聪明得吓人。

“春季科举考试要到了，反正咱们要去长安，不如一同带一名书生去吧？他想去考进士，可是家中穷得连一粒米也没有了。”“他学识好吗？”“看来是不错的，目光炯然，不卑不亢，我要帮他上京，他一口回绝了。”她打了他一下：“呆子，人家都回绝了，你热心个什么劲儿？何况，倘若他真是有才学，不一定要考进士呀！大唐考试制度有三，秀才、进士、明经三科；明经科向来不被士人所青睐，但秀才也不错呀！何况贫苦者去考秀才科，有县官出资相助，不也挺好的。”“不，不！那贡生的母亲告诉我，由于皇帝老爷有规定，由官方推举的贡生，倘若没有及第，是要治罪的，所以近几年来，根本没有一位地方官敢贸然举荐。秀才那一科已名存实亡了，如今有才学之士只能仰仗进士那一科，都得进京赶考了。”的确，似乎真有这么项规定，难怪秀才科的榜单年年空白。

“那，你到底想怎么做？去求人家答应让我们行善助人吗？舒大鸿，倘若你敢做到这种卑微的地步，我会把你剁了狗。”她编贝玉齿轻轻磨着。

吓得舒大鸿连忙摇头：“不是，没有，唉，我的意思是说，这陈家，原先我想说他们家已饿了两顿没有米了，虽然他们家有永业田二十亩，可是分派到的是贫脊之地，长不出禾苗，加上陈贡生虽是男丁，却没有耕田的力气，连牛也买不起。我就要给他们二十两度日，却被骂了出来，才知道他们家有一名即将上京赶考的书生，宁可饿死，也不愿受施舍，又怎么愿意接受我们助他上京呢？后来我扛了一袋米，悄悄放在他们家门口，便回来了。如果咱们不助他上京，恐怕他们早晚会饿死，所以……”“所以算计到我头上来了是吧？想借重娘子我的口舌去劝他同行，中举了，他们家也就翻身了；要是不中呢，我想你大抵会要求我收他当帐房，给他一份执笔的工作口对不对？”咦？好法子！他都没想到那么远哩！他迅速点头：“娘子，倘若他考不中”“早晚我们家会给你搞得破产！”被妻子揍得很痒，他扭来扭去，就是不敢逃开，反正不痛，就让她忿吧！

“潏潏”“免谈！要我去求那书呆子给我们帮助的事免谈，有骨气的人去饿死算了！反正大唐人民很多，饿死一个少一个！你休想要我出面！”她推开他道：“我要下去吃饭了！你敢再提一个字，今晚你就去睡马厩！”她忿忿地走下楼，冒火的双眼瞪着每一位敢瞄她的人。她从不反对行善，也不认为施了恩，他人就非得感激涕零不可，但她痛恨那种行善行到没品地步的

事，居然反而要去求人！

那呆子简直是走火入魔了！

楼梯的左侧，即是柜柏处，正要向掌柜的点几盘菜时，却见到他正忙着应对一名补丁多得吓人的年轻人。

那年轻人将一袋米放在柜台上：“林掌柜，我找一名外来客人，名叫舒大鸿的公子。”口气斯文且不卑不亢，并不因穿着寒伧而卑屈。

“陈立肱，你扛这袋米来是怎么着？你们家不正缺吗？”林掌柜和气且善意地问着。

“那位舒公子把这袋米忘在我家了，我扛来还他。这并不是我的米，家中正缺着也不能用别人的。”年轻人又提了一篮笋子道：“今早我去山上挖出早春冒出的白笋，不知你们需不需要？”“哎呀！正有客人想吃哩！一道春笋汤可以卖一两银子，全给我吧！你跟小二去后头帐房拿钱。”“谢谢你。”年轻人正要与店小二走入后房，冷不防一抬头，见到一名艳丽出凡的少妇，心头猛然一震，双耳一赤，忙低头疾走入后房去了。在这小小的驿站村郊，几曾见过如此貌如天仙的佳人，怪不得他心头怦动难止。

“掌柜的。”季淑滢柳眉淡淡一扬，转身道：“给我来些酒菜。“好的，马上来。对了，舒夫人，这米据说是你家相公丢在陈贡生家的。”“什么？”随后下来的舒大鸿不明白地问着。

季淑滢挽住他手：“人家把你的好意砸回来了，呆子。我看你把这袋米煮去狗还听得到几声吠叫当回礼。”拉着他找了张没人的桌子落座。

“那怎么办？”“你有两个法子。第一，去他家跪到他点头为止。第二，半夜把他打昏掙上马车。”她将瓜子抛丢入口中，讲着风凉话。

“好像第二个比较可行……”他很慎重的考虑。

她了他一脚：“你真呀！呆子。”受不了他。

“那怎么办呢？”“你又何必硬要帮他？不帮到会死吗？”照她看，那陈贡生很难饿死。至于考试，有实学就是挨个三、五年再去考也是可以。免得他年少得志，虽本性向善，却死硬脾气，充满了士人的傲气，丝毫不会转圜，到了官场，也是早晚给陷害死的分。还是留他在家乡磨个几年吧！

“但是……”“别说了，吃饱些，明日卯时一到就要出发了。那人饿不死的，你热心也得有个限度。”他只好低头吃饭，这事之不可行，就是陈贡生死不接受他人帮助，而不在于他娇妻的反对。

“你呀，就这么放心丢我在客栈，不怕我被人掙去卖吗？”“不会吧，你这么凶悍 喔！”他那凶老婆朝他最脆弱的腰侧狠狠捅去一肘子，脚下也没放过，将他脚板子踩了个扁扁的。

被修理了，居然还不知道要闭嘴，居然用以证明道：“瞧，连我都不赶惹你，更别说那些只有力气，没有武功的男人了。”要不是大庭广众之下拧人耳朵太难看，她一定会扭住他耳朵吼较到他耳鸣半个月。但，因为她是个有家教、有气质、饱读诗书的女子，所以她咬牙在他耳边提醒：“你没看见很多人在瞄我吗？”他扫视了下，果然许多男人的眼都定格在这边，都看着他美丽的老婆，他与有荣焉地笑了：“那是正常的呀，因为你美嘛。不过一旦他们知道你这么悍，百里之内都不会有人敢走近。”这男人一点占有欲都没有吗？“如果哪天我与别的男人跑了呢？”“不会啦，否则你就不会嫁我了。何况，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敢娶你的。”既然当初季大美人得知他不仅相貌平凡，连身家也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依然愿意委身于他 | 而且还是被她

强迫的，自然不会在日后嫌弃他。而且……她真的很凶、很有威严、很聪明……正常男人受得了才怪。像他是无所谓啦，有时看她凶起来也挺美的。

不过，在外貌上，他当真是配不上她。

跟他谈天会折寿五年，他实在……实在是老实得不像话，该死的呆子。

被气得讲不出话，索性也埋头苦吃，决定今晚关他在门外守门。真是欠砍的家伙。

“你怎么了？别吃太快会呛着。”舒大鸿小心拍着她背，不明白她几时饿成这样。

“舒公子。”斯文有礼的声音在他们身后传来。

这回她真的呛到了，连忙用袖子掩住口鼻，躲入舒大鸿怀中。

“呀，是陈公子，请坐。对不起，内人呛着了。”他打完招呼后，边拍妻子的背边道：“叫你别吃太快嘛。”“是……咳，是哪个杀千刀、刚万片的混帐吓着我？”季潋滟吐出气管内的米饭才得以说话。从丈夫的怀中抬头，便见到了那个“贫贱不能移”的陈贡生。

陈立肱震惊地看清眼前的舒夫人就是那位令他心跳如擂鼓的美少妇呀。怎么……那个粗鄙平凡的男人居然娶到了这种大美人……怎么配呢？“有事吗？”季潋滟冷淡地问。

“在下是来……”“还米是吗？真抱歉遗忘在你家，我家相公还愁明日狗的米没下落呢！您特地送来了正好。”陈立肱先是愕然地问：“狗？用米？”问完才发现他被人讽刺了。一张俊颜羞忿地泛红。

“当然用来狗，反正人只会被倒骂一顿。我们做事只凭真心意，不求被感激，只求互相尊重，给彼此一个尊严；至少狗儿不会要我们三跪九叩后才肯吃米。给足了公子您面子，却伤了我方心意，又何必？我们不会自讨没趣。米，我们收下了，请回吧！”她优雅地摆手，正眼也不看他一下。

“夫人，您……”“潋滟，你说话……”“你给我住嘴。我是商人，一切以利益为先。”她起身上且在书生面前：“如果你有心上京赶考，明日卯时之前可以来应征车夫的工作，每日工资一百文钱。至于你母亲，会种菜绣花也不至于饿死；如果你没心，那么也不必我们多事，就此别过。别多说了，本人用餐时，忌讳有碍眼的人打扰。再会。”她话完便坐下，又开始吃菜。

至于明日那书生愿不愿意来，是他家的事，她仁至义尽了。有些人根本给不得好脸色让人以为在施恩。太热情并不好，一切淡淡地来看就成了；一如家中收留的招银，要不是她早已立下规矩，只怕舒大鸿早被当成长工支使了。那呆子就是见不得自己闲，而他人辛苦，早忘了招银是人，可不是客人，被奉了杯茶就千恩万谢。招银当然不是笨蛋，知道对谁必须敬畏，对谁可以放肆；人性使然，到也不能说她坏。屋子内外打理得不错，就是对舒大鸿没大没小，服侍女主人却一点也不敢马虎。

“他走了。”舒大鸿低语。“我认为……”“一个字也不要说，你要敢再去求人家，我一定打断你的腿。”她很郑重的声明。

可怜的丈夫为了双腿着想，只好闭嘴以求自保。

第七章

第二天，他们多了一个车夫。临行前，陈母前来道谢，感谢舒大鸿夫妇的帮忙；结果一场道别搞到辰时才出发。

舒氏夫妇向来有个很大的不同处，面对外人时，他是分外的古道热肠，生怕怠慢了他人，令人感到不惬意；顶着憨憨的笑，一心想除去世间贫苦悲伤。季澍滢则不同，一贯的有礼、冷淡，做不到对陌生人嘘寒问暖的地步；但也不至于让人感到不受欢迎就是了。她会看人，有些人需要动用她交际手腕，那是面对客户时；有些人值得倾心深交，她就会倾出热情相迎，至于其他没啥感觉者，她只会微笑、点头，绝不让对方踏入“朋友”的界限中。

瞧，虽说他们雇了一个车夫，但每隔一个时辰，坐不住的舒大鸿便会探身出去，直要陈立肱进来休息，怕他一介书生撑不住。照她看，那书生要是连这点体力也没有，恐怕到不了京城就断气了。

“大鸿，你进来。”她隔着布唤着。

不久，舒大鸿移了进来；“什么事？”

“我已想到三日前派人狙杀我们的人是谁了。”“你有仇人？”“在没有人知道我真姓名的情况下，哪来的仇人？我猜，八九不离十就是上回在客栈带头反对我加入布市做生意的谢大户。”“他有可能恨咱们恨到要杀人灭口吗？”“当然。一来，那天他对我出口轻薄，让你给打飞了出去。”打人的动作当然由她支使。

舒大鸿插嘴道：“这不是杀人的理由呀。”“所以这几天我才没猜他。除非有更好的理由，不过，我心底大致有谱了。昨日我抽空去市集逛了下，发现每个地方的布价大大的不同。同样输自京城“莲坊”的织造品，价格差了十倍左右。以往在泉州以为京城织品贵得理所当然，本身昂贵外，运送的路程工也得加入一起算，但，没有理由差了一个州郡，便有如此悬殊的差别。由于我向他们提过要上京采购最时兴的布料，才使他们那些大户害怕吧，于是动了杀机；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测，一切等到了京城，就可以确定了。”舒大鸿担心道：“人家不要你加入，你就做别的吧，别与他们争了。”“呆子，任何能赚钱的工作，都不会有人愿意让咱们加入的。就像你前些日子在木料场工作，因为做得又快又好，不也惹得其他工人不悦，净找机会刁难你？”她依向他怀中：“大家凭本分工作，赚取合理的利润，也许我的加入，可以使泉州布价降到合理的价格做买卖上这也是好事呀。如果谢大户真的是不肖商人，又有追杀我俩之仇，回去后，我饶不得他！”“你又打不过他们。”“你以为丈夫是嫁来做什么用的？”她巧笑地说着。当然在武力上要仰仗他呀！脑筋真是转不过来。

“哦，好。”他还能说不好吗？看她搂着自己没再说，他便道：“没事了吧？我端杯茶去给陈贡生喝”“有事！”她坐在他腿上，找了个舒适的位置：“我想小睡一下，马车晃动得很难入眠，你借用一下。”见她舒服地闭上眼，舒大鸿咕哝道：“哪有这样的。”“你要是动来动去让我睡不着，我唯你是问。”说得他一动也不敢动。

虽然太座大人口气上的威胁向来少有力行的机会，但舒大鸿就是自然而

然地听她那一套；凌厉的口舌、美丽的脸，光这两样就可以使男人俯首称臣了。

温香软玉的美人在抱，他低头温柔凝视着，几乎要看呆了去。

许多个夜晚，睁眼偷瞧她，心下仍不敢相信这么美丽的女子，会是他舒大鸿的妻子。而她，真是个奇特的女人啊。也许他并不聪明，但他的心是雪亮的。

她是凶悍，但不能算是泼妇。她只是脾气坏，但处理起事来比谁都周延透彻，不会因为脾气坏而任性行事。当然偶尔的例外是被他气出来的；虽然他一直不明白自己何时又招惹她了。

其实，当她凶巴巴时，偶尔看来，反而比平常更美丽几分，不过，柔和了线条入睡时，更令人珍爱疼惜就是了。

而她，是真正喜欢他的。

在二十六年来，除了父母与师父之外，没有人因为他这个人而喜爱他。更多的是他们为做了一些什么，而得到敬重。

他有自知之明，全身上下挑不出给人好感的优点，从来也不去认为别人应当喜爱他或崇拜他，所以，一旦有人喜欢他，那感觉……好奇特，整颗心暖烘烘的。

这个美丽、聪明、世故且有才学的女子，真的以为嫁他是好选择吗？她是这么精明的女人，断然不会做蚀本生意。那么，也就是说，她真的以为两人结成夫妻是绝配喽？忍不住的，他偷偷在她唇上印了一吻，悄悄地让红潮爬满脸。见熟睡中的妻子勾勒出微笑，他自己也扬起了唇角，将面孔埋入她秀发的馨香中！

抵达长安城之后，原本想早日办完事，早日回泉州的，但却被事情耽搁住了。

首先是舒大鸿不肯走，想等到大考完毕，确定陈立肱中举了才肯走，意思是：若是没有高中，他仍要担负书生回家的盘缠；而怕太座反对，他于是勤快地去抓贼赚银子，证明留在长安有很好的“谋财价值”，以期妻子不会太早决定回家。

其实目前生活已算稳定，他抓不抓贼匪。并没有什么必要性。虽然他武功不错，目前尚未吃过败仗，没有遇到足以相抗的敌手，但毕竟也是危险的工作。

如果，纯粹为了赚钱，倒是可以省了，，除非他本身手痒得不得了，否则她哪会在乎那些赏银会不会入口袋？没有急着回去，是以季漱滢四处走访织造厂、染坊、制衣厂，去找一些时兴的样式。

随着太平盛世的到来，加上当今天子知人善任、治国有方，在国运昌隆之下，人民也安居乐业，不必再有战祸凌肆的恐惧。百业俱兴，连服饰的流行款式也倾向艳丽光华，尤其仕女服，露出来的肌肤愈来愈多，也因此，京城的肉体丰腴美大行其道，上衫强调胸线，下裙宽大且长，强调飘逸的美感，大水袖上尚束腰，丰腴之中，仍要有纤巧的腰线来使其不感肥硕。这是普遍的款式。

再有，也有胡服大行其道，以及专门做给仕女穿的男装，强调豪爽明朗的气质；在京城，男装女衣也正盛行，这些全还没流行到南部，倒是可以尝尝看看。

历代以来，衣着服饰的流行，都是由娼馆来带动，进而普及全国，让仕

女们起而效之。

回去后，她得多去与妓院交涉一些合作事宜。

今晨带回了一大堆服饰、布料，便锁在房中一一试穿。老实说，对于胸口那一片撩人的白哲，还真是令人感到害羞。不知南方的接受度如何。

“潋滟。”舒大鸿推门进来，一边叫着，双手捧着乾果点心，左看右看地找不到人。后来才在屏风后看到人影，便走了过去，开心道：“我今儿个路过乾果店，正遇到两名无赖在索地盘费，被我打跑了，店老板送了我一大包乾果，有松仁、生栗子、桂圆……你……你穿这是什么衣服！”开心的口吻在看清娇妻穿着后，化为大吼！

罪魁祸首当然是娇妻颈子下、胸部上的那片肌肤，还有隐约可见的乳沟。

被他的吼叫吓了一跳，她捂住心口，低叱：“吓人呀！突然叫这么大声。”“你你你，不许穿这种衣服！”“不好看吗？”她看到他眼中冒火，好笑之暇，还故意转圈子展示。

“不好看！伤风败俗！”“钦！你瞎子呀，没看到全京城的良家妇女都这么穿衣服的吗？”“我们不是京城人！不必学她们，你马上脱下来！”他将乾果丢一边，脱下外袍要遮她的肌肤。

她任他用外衣包着上逐自道：“也许我可以做一些改变再广为推展。”

“你快些换下吧！”他真怕她敢就这么穿着跑出去。外人欣赏他妻子容貌是丈夫的光荣，但倘若欣赏的是面孔以下的身段，那他是抵死也不肯的。

见他这么慌张，季潋滟反而有了逗他的心情，将他推坐在床榻上，撩开披着的衣袍上让他直瞪着她胸前的风光瞧。

“大鸿，你瞧我这身段，不逊长安城的仕女们吧？”“我又不知道她们的身段如何。”他忙低下头，红潮攻占了颈子，且更往上涌！老天，这种衣服是哪个混蛋设计出来的！

她吐气如兰地将芳唇偎近他红透的耳畔：“日后，都这么穿给你看如何？”“我……我……不行，你不可以穿这种衣服！不要穿！全部不许买回泉州。”他发出男子汉的抗议。

“哎呀！你好坏哦，全部不穿，那不就是光溜溜的了？”她低呼地曲解他语意，作势道：“可是，既然你是我的夫君，我当然得奉你的意见为圣旨了，我这就脱下了吧！”舒大鸿吓得连忙双手各拉住一边袍衣，将她给包个密不透风，咬牙道：“你知不知羞，现在才中午而已。”她扬眉：“中午不行？那么，是晚上就可以了？好，咱们晚上就……”“女人，你……真是气死人。”他突然涌起了掐死人的冲动。

她扬声而笑！搂住他颈项自得其乐无比。当然，舒大鸿只能摆出无可奈何的表情，又恼又怜地看她美丽容颜。

外边的门板传来敲门声。

“谁？”舒大鸿放下娇妻，低声叫她换上“正常”的衣服后才走出屏风。

门外传来陈立肱有礼的声音：“舒公子，是在下陈立肱。”打开房门，正是那陈贡生。这时也才听见楼下热闹无比，不知有什么事。

“陈公子？用过饭了吗？我已在楼下叫人备好午膳，咱们一起用吧！”舒大鸿走出来，一迳的热心。

陈立肱神色有丝激动，拱手道：“不不！这一餐当由在下宴请二位，若非二位大力相助，今日小生便无法在长安城内取得功名，光耀门楣。”原来今日是放榜日，皇榜公告处已张贴出来七十二名中举者中，陈立肱高中榜眼。

你这死人存心拿我千辛万苦绣好的巾子去与那贱人眉来眼去，谁知道你们私下干了什么苟且之事！今天我要是没跟来，搞不好你不只少收二文，而是整个送人了！而你呀，更是与她乱来一通。”“你……你胡说什么！”那丈夫恼羞成怒，不客气地甩了妻子一巴掌。让妇人跌在地上号啕大哭。

那妇人当真也不起来了，坐在地上捶胸顿足地嘶号，什么粗话都翻出口了。骂完之后又叫道：“许财生！当年在我家乡，多少男人跪在地上要娶我，你这，居然这么糟蹋我！我不要活了啦！”“呸！少丢人现眼，不上马车最好！我自己回家！”男人也有一肚子怨气，将三个小孩丢上车，一边吼骂着。

这种事，外人不要干预最好，不过舒大鸿就是不忍心看这失态妇人没有台阶下，直赖在地上好不可怜，牵了马车经过时，忍不住扶了她一把：“这位大婶，和气生财，你就快些过去吧！”泪涕满脸的妇人抬起眼，四目交接的一刻，妇人尖叫了出来：“你是舒大鸿！”那一双豆大的眼同时也惊疑不定地直在他身上的好布料，以及名贵马车上溜转。

“这位大婶认得我？”舒大鸿一头雾水，怎么也记不起来自己曾见过眼前这女子。

这妇人猛地双手扯住他衣襟抹自己的大花脸，将自己满脸的污秽拭在他衣袖上，才正对他：“我是张阿满呀！桐林县溪周村的同乡呀！看来你是发达了。”口气中无限遗憾。豆大的眼闪着精光，活似要剥下他一层皮看着。

“肥婆，上路了，别碍了人家大爷的路。”瘦小的丈夫在三步外吼着。

“你这老不死的，闭嘴！当初我要是跟了他，今天也是个富家夫人，哪还得受你这死人气！还陪你工作得连口也不了！”张阿满火焰正盛地吼了回去，转头又是另一副嘴脸。努力瞪大眼，挑着莲花指，道：“大鸿哥，您现在在哪儿高就呀？做什么营生？娶妻了没有？是不是还在等我呢？”声音企图嗲出风情万种的韵味，却只激出所有人的鸡皮疙瘩。

舒大鸿许久才从她的绿豆眼，以及缺了四颗大牙的血口中，看出她原来就是他六年前想做善事娶了的那个女人。原来她还是嫁人了，那敢情好。虽然目前变形得不成人样，但吃得这般肥硕，表示她没嫁得太差。不过，她的口气怎么变好了？“张大姊，是你呀。”“呀！叫什么大姊！别忘了你当年追了我好几年哩！死相！全忘了呀。”娇羞地槌了他一下，居然当众与男人调情了起来。“你叫我满妹就好了。”满妹？不会吧！她大姊还大上他三足岁哩！舒大鸿再怎么迟钝倒也明白这种刻意的亲不合宜，可是他又没有灵活的手腕来处理人际关系，只能呐呐地说：“张大姊，我呢……我要走了，我的夫人还在前门等我哩”他的声音被尖叫打断：“什么！你娶了！你当年说要娶我的！你怎么可以娶别人！”竟然使泼起来了。

她的丈夫走过来气道：“你得了！少丢人现眼！”张阿满一把将丈夫抓到一边斥道：“笨蛋！你别出声上这人是个呆子，到处散财的，只要我叫上一叫，就有一笔银子入袋了，何况他看来混得不错，你总不希望咱们一辈子卖什货吧？”贪心是人性至大的弱点，市井匹夫，哪里禁得起诱！于是当丈夫的不开口阻止了。

张阿满双手插腰：“舒大鸿你要怎么对我交代！”“交代什么？”“你没有娶我，害我后来嫁给了货鼓郎，东奔西走地吃苦，你要赔偿我所受的苦。”她气势汹汹，完全不讲理地使泼起来，连路人鄙夷的眼光也动不了她分毫。

舒大鸿退了两步，再笨的人也知道这种说法不合理，何况他只是生性不计较而已，并不是笨。只是，看着同乡的人衣着褴褛，生活不甚平顺，心中

却是涌上恻隐之心，所以不愿出口驳辩，迳自沉默着。

在他二十六年的生命中，常有这样的人，不分青红皂白，认为他身上的钱财该流入他们的口袋中保存，因为他这人即使身上摆了金银财宝也是浪费。助了他人，反而让他人非要洗尽他所有才甘心放手，还认为是应该。

在以往那是无所谓，反正他自个孤家寡人，不必烦忧其它。可是现在不同了，帮助他人的事仍是得做的，但得花在刀口上，虽然他身上有着生平以来最多的钱财，可那是妻子要做生意，将来讨回公道用的；即使他要花用也要向妻子告知，免得坏了她的事。

此刻，他是不能掏出银两给他们的。

张阿满由刚才不知破口大骂些什么，到现在依然喋喋不休，不过该让他听到的重点可没有漏掉：“反正，你要给我银子帮助我过日子。”舒大鸿为难地搔了搔头：“我没有银子。”“没有银子！你穿这样会没有银子！”她尖叫，但眼睛一转，又道：“也可以，你马车给我们夫妻用吧！这车子看来可以卖价好价钱。”“不……不行！这是我们要回泉州的工具。”面对她的恶形恶状，舒大鸿硬是不能应允，这是激滟买的，他不能作主；而且他也不想给这一对存心吃人骨、啃人肉的恶夫妻。哪有人这样的！

当然路边有人看不过去了，一个马车夫走过来：“喂！你们这两个，平白无故怎么可以抢人财物？这位爷看来并不欠你们什么。”“滚开！少管老娘的事！”妇人肥手一推，将那人推了个三步远，复又转头回来，呼道：“你给不给！”“给什么呀？”一阵馨香拂来，清脆圆润的嗓音由一群人的背后传来。不一会，就见一名美丽少妇、贵气盈盈地翩然而至。

舒大鸿明显地松了口气，走了过来扶住她手臂，低道：“他们……我……”季激滟横了他一眼，其实她已看了好一会才走过来，当然明白了什么状况。

压下心口的怒气，她漾出浅笑，走近那对猥琐夫妇。光是那种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威仪，已使得这边下阶层的仆役们自惭形秽不已，更别说这对夫妻了，不敢瞻仰其颜，忙半垂下眼睫。

“哎呀！这不是卖货鼓的小贩吗？昨日在长安市集，还看到你在卖绣巾花钿哩！还有呀，去拜访林员外时，你正挑着担子去给林夫人挑新款式的花粉吧？当时我与林员外正忙着品茶对弈，倒是忘了给你光顾一下了，难怪你们会抓着我相公不放，原来是没做到我的生意不甘心呀！”两三下点明了自己高高在上的身分，让这对夫妇吓得冷汗直冒！林员外耶！长安城织造业的巨富，而他昨日就真的是从那儿兜售回来，不仅只能走狗洞，还要买通小才可以进得去。他们……竟是惹到不能惹的人了吗？与林员外交好的即使不是达官贵人，也是大富大贵呀！

季激滟顿了一顿，又道：“既是如此，还不快些拿货给我看看。本夫人忙得紧，怕没有时间与你们瞎耗哩。”“哦……哦……是！是！”两夫妻连忙由破马车中搬下货，忙得胆战心惊，好不容易才把今早办的货全搬了下来。

季激滟看着每一盒拆开的货品，东拈拈、西弄弄，间或还“不小心”地踢倒一些花粉，也弄得货品一团乱，才道：“哎呀！我忘了林夫人告诉我，这些便宜货用不得。现在亲自一看，才明白当真不合我等身分的人用，你们收回去吧！”“喂，你……”肥妇人沉不住气想大吼，但倏地被丈夫拉低了头。这种贵气人家，岂是他们惹得上的。

“相公，咱们走了吧！”舒大鸿扶她上马车。

在关上布时，她巧笑道：“看你们挺辛苦，衣着这般褴褛，赏你们十两过日子吧！毕竟，是当年这位大婶不要我家相公，才得以让我嫁他，过着少奶奶的好日子。多谢了。”将十两银子丢在黄沙地，上车，娇声道：“上路，别让几只走狗误了咱们的游兴。”当然，呆楞屈身在路边，受尽奚落嘲弄的夫妻，是不会有人同情他们的。

季澹澹在生气，非常地生气。生气的程度中更参了些许醋的浓度，而气的对象当然是舒大鸿那个大笨蛋。

回长安后，她坐在床头，死瞪着那个被她瞪到手足无措的舒大鸿。

舒大鸿觉得有义务解释些什么：“她……她是我的同乡啦。六年前我因为看她嫁不掉，很可怜，才说要娶她的，结果她要了我三十两之后，才骂我不要脸，居然妄想娶她，所以我就……呃……逃过一劫了。”季澹澹差点笑了出来，连忙侧过脸，继续努力地生气。切记！切记！不可以太快给他看到好脸色，否则她身为妻子的面子往哪儿摆？老天爷，那女人曾经有机会成为他的妻子？拜托！人丑且痴肥不算大过，毕竟父母所生，奈何不得人！但那种低劣的品行、粗鄙可耻的心态、穷凶恶极的恶妇状，居然……居然……哼！她季澹澹居然捡了那女人不屑的男人当丈夫！那是否表示在舒大鸿眼中，她与那鄙妇的等级相同了？死舒大鸿，六年前的眼睛是长在脚底板吗？混帐透顶！连带使得她这个“舒夫人”位置廉价无比。他他他！怎么可以想过要娶那种专剥人皮、吃人血的女人？如果他当年真的娶了，只怕今天的舒大鸿会变成六岁——死了之后立即投胎转世出生，刚好六岁。被那女人在一年内榨去了命！哼！

见妻子脸色依然沉重，他又道：“你别气呀，我又没有娶到她。我要是知道当初那个相命的没有诓我，我就会一直等，等到你出现呀！因为他跟我说我会在二十五、六岁时娶到一个大美人，而且为我兴家立业生小孩，但是，他会那么说也有可能是我把乞讨来的食物分他吃，才对我说好话的呀。因为，如果他真的算命算得很准，怎么会可能比一个乞丐还落魄？一定是算不准才没饭吃。哎呀……总之，我没想到会娶到你啦，我又不是什么名人，也没有钱，又长得平凡，其实本来就该与张阿满那种女人配一对才是。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耍嫁我——”“你是说，是我硬凑上来迫你接受我喽？”住在小河东边的狮子开始吼叫。

“不是，不是……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喜欢我……”“呸！谁喜欢你来着！”怒火染红了双颊，娇叱道：“是你偷偷爱我才对！”“我哪有……哦！”反驳声被一记石榴打中而住口。

“你没有！”大美人威胁地逼近，为了面子问题，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屈打成招。

幸好幸好！舒大鸿这一点点脸色还算会看。

“好吧！我有偷偷爱你啦！”而且这真的说出了一点点事实。

“『好吧』？这是什么狗屁的附加叹息词？你根本没有诚意！”她就是存心要给他难看。

“怎样才叫有诚意？”哦，老天！劈下一道雷来摆平他这个难缠的娘子吧！不然劈昏他也可以。

季澹澹突然问道：“以前你练功时，你认为最难挺最久的动作是哪一种？”“一指地地的倒立，做什么？”她淡淡一笑，妩媚极了：“那，你现在就做给我看。”“哦。”就见他，轻易一个后空翻，伸出食指支撑着，整个硕

大的身子便直挺挺地倒立着，丝毫不见动摇。

她蹲下来：“很好，你就给我这样立着别动，并且要大声喊叫“我爱季澹澹”一千遍，才可以下来。”“你……你……我叫不出口！”面孔很快地充血。

她低哼！

“那你就别想起来。我现在要去用午膳了，等我回来再想想如何罚你。”话完走向门口。

舒大鸿急得大叫：“我撑不了几个时辰呀！如果你都没有回来呢？”这种姿势不能运功助力，否则会血气逆转，恐怕会岔气而走火入魔，所以他只能以耐力支撑。一时之间不会难受，但久了他就完了。他就怕老婆大人故意不回房。

“如果我没有回来，你就是死了也不许躺着死，也得给我倒立着死。”佳人远去，留下哀叫连连，却一点也不敢偷工减料的舒大鸿。唉……“舒夫人，请这边坐。”新科榜眼热情地招呼着。

才刚下楼，就见到如今意气风发的陈立肱再无一丝穷酸硬气，人变得热络起来。她低头想了下，便大方地走向他那一桌落座。

“舒公子呢？”他问。

“在楼上，待会就下来。”她招来小，点了几样菜。才又道：“明日我们夫妇打算起程回泉州，顺便告诉令堂，你高中榜眼的好消息。”他点头，自己灌了三杯酒，像在壮胆，喝完后才道：“前日去吏部考试，并去主考的恩师家拜访，曹恩师问我是否已有妻妾。”“喔。”她漫应，不让自己与他交谈太过深入。

“恩师膝下有四位千金，想许配一位予我。”“那真是双喜临门了，恭喜。”“不是！我……我以为，我现在配得上你了，我其实一直……”他激动地低叫。

季澹澹伸手阻止他再说，换上一张冷艳无情的面孔。

“你苦读寒窗十年，那些圣贤书的内容都是教你夺人之妻、垂涎恩人的妻子吗？”“他配不上你呀！你可知道当高贵的你与粗鄙的他站在一起时，感觉有多么可笑吗？如果你能有更好的选择，为何不择良木而栖？”“他配不上我，而你配得上？以你这种出身，你凭什么口出狂言？屈屈一个榜眼，即使吏试第一，也得由六品做起，你这算什么良木？你还是去娶你恩师的女儿吧！将来升到一品还有些许渺茫希望。如果我的眼光再高一点，只怕你也配不上我。而舒大鸿于我有恩、对我有情，给我无限的空间发挥所长而不宥限于男尊女卑的迂腐观念，他虽不懂营利之道，但努力且辛勤地工作，从不虚耗时光，也不怠惰贪逸。陈公子，这些德行，怕是你做不到的；即使圣贤书中全是这类道理，但在你而言只是用来考试，而不在力行。你瞧不起的，是他平凡、不够聪明、没有才学，但，我要一个有才学有功名的丈夫做什么？如果全天下有才学者皆自傲、皆似你，那么，我宁愿丈夫大字不识一个。陈公子，你不坏，相信日后是个好官，但你太傲、太自我，一时贪恋我的外貌而非份心起，希望日后岁月能长进你的智慧、能开你的眼界心胸，否则，你这等好官，只怕非人民之福。言尽于此，就此别过。”她冷淡起身，正好店小二端来饭菜，她道：“随我端入上房。”再也不理会那陈贡生。

这番话对他是太过沉重了，但不说反而不好。毕竟是未经人世洗练的年轻人，二十来岁，可能打一出生就浸在书中与世隔绝，如今年少得志，心狂

气傲不说，却是不懂一些待人处世之道。瞧瞧！光他那样心思，就足以证明，禁不起诱呀。也可能他读书读呆了，以为“书中自有颜如玉”是指功名大成后随意可垂涎他人妻女而不必心虚，因为有了功名就是一切。这样想他，是有点刻薄，因为这人除了心仪她、看不起舒大鸿外，倒也算是孝子，对他人也斯文有礼，不是坏人。可，谁叫她是被垂涎的人呢？哪能不气！气不过的是那个笨蛋舒大鸿，老是行善助人，却被那些受助者瞧不起！当他是无知好拐的莽夫，气死人了。

正想踢开门，才想到舒大鸿正在里面受罚，不宜让外人瞧见，便接过小二的托盘，打发他下去了，才踢开门，那呆子果然还倒立着，汗湿重衫，看来好可怜。

“下来吧！吃饭。”舒大鸿气喘吁吁地翻身坐在她身边的椅子上。还不错，原本他以为要倒立两个时辰以上哩。忙将汗湿的衣服剥了下来，春天的低温对他没用，他热个半死，不瞬间已上身赤膊。

她拿出一块大棉巾，擦着他的脸汗。

“你呀！老是气得我半死。”“你气还没消呀！”他心中暗暗叫苦，想着是不是还得倒立回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她往他肩头一槌，却看到自己昨夜留在上头的爪痕，忍不住泛起红云，去翻出一瓶药，在爪痕上轻轻揉抹。也亏得他皮厚肉粗，什么痛感也没有。

“喂，会痛吗？”“不会啦。”这种小破皮在他辉煌的受伤生涯中不算什么。

“哪有人肉不会痛的。”“可以忍受的范围内，我都认为不痛。”他身上的确有一些看来狰狞的疤。她一向不过问他以前生活的，此刻忍不住好奇道：“你那个“范围”有多广？怎么决定的？”舒大鸿回想了下，这可得由他七岁时说起了。

“七岁时，与爹去猎狐，结果我跌入了其他猎户的陷阱中，被铁齿夹断腿骨，差点废了右脚踝，幸好后来接好了骨，二、三个月后又能跑跳了。后来我爹告诉我，男子汉大丈夫，要比别人更能忍，以后受伤了，伤口比这次还轻的，全不许叫痛。也真奇怪，受过那样的痛，便觉得日后受了什么伤痛都不算什么了。然后随着我爹娘相继猎熊不成反而被熊追落山谷死亡，我跟了乞丐师父之后，常也有受伤的机会，更觉得没有什么是不能忍受的了。”她圈住他颈子，身子依在他背后问：“如果有痛到不能忍受的时候呢？”“那就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一哭，然后快找草药敷上。”其实自从他学成武功之后，已没有什么受伤机会了，目前为止所谓的“伤”都是拜娇妻所赐。当她气起来时咬人、人、捏人……哎！都是小意思而已。常是她香汗淋漓气喘不已，而他还无所觉咧。

季潋滟笑道：“真不明白你这样的人。在八岁失去双亲，成长期间受尽嘲弄奚落，竟还这般乐观，以天下安乐为己任。为什么没有变成一个孤僻的怪物呢？”“也不全是坏记忆，至少老乞丐师父，以及某些人对我都不错，当然也有把我们当下贱人看待的。我是觉得，一个人落难了，遭遇了困难已经很可怜了，怎么还有人一边幸灾乐祸？所以我就决定，一旦我身上有钱，见着了可怜人，一定鼎力以助，不去嘲弄人家。”他不好意思地搔着头：“不过，我一向不会赚银子，要助人也有限。”她推了他一下：“你呀！别哪天把我卖了，我就谢天谢地了。”“不会啦。”随便一句戏言，哪里知道日后当真

会兑现。此时亲亲爱爱的闲聊，谁也没搁在心上。不过，日后还会不会有这等好风光，那就……嘿嘿，鬼才知道喽！

第八章

回泉州后，季澍滢当然先找派人追杀他们的布商算帐，之后，随着她的布匹生意渐渐进入状况，她也发现受孕了。幸好孕吐一直不严重，顶多是早晨起来一阵子晕眩以及磨牙的过程。

这种不幸的波及者，当然是“参与有分”的准爹爹舒大鸿了。她吐完之后都会抓着他的手臂来咬，咬得他满手青青紫紫，有苦无处诉，不过，他是不会有怨言的，反而每天哈哈笑得像呆子似的。

投资布匹生意，相对的资金在手中流过，并无法留太多银子过生活，常是今日收了款，明日就得贴补到染坊、织造坊去。短时间之内，很难看得到利润，最少最少也要等到夏天过后，秋末时节才会有进帐。当然，家中的花用全得靠舒大鸿了。

这日，舒大鸿下工回来，在乾果买了一大包酸梅给妻子吃，顺便也报告她一个消息：“城东的镖局要护一趟镖到长安，找上我，三日后起程，说要走两个月，工资二百五十两。

我答应了。”抚着近五个月的肚子，季澍滢思索了下：“危险吗？”“不至于。只是你身体这样，我又怕走开了，会有人找你麻烦。”“不会。你忘了，那陈立肱如今调派为岭南道的监察史，咱们靠山硬得很，谁敢惹？”她吐出果核，笑道：“你安心地去长安吧！只要你记得回来时，别把银子散光光了才好，家中等着用。”他点头：“他们说可以先拿一半，到时回程就不怕花个精光了。只是你要是醒来没人可以咬，会不会很难过？”她当然不能说每天咬他只是为了恨而已。何况怀孕已步入稳定期，连晨吐也少了，又哪需要咬人。只是不咬他，哪能平息自己怀胎之苦的抱怨呢？真不公平，男人居然是不必怀孕的。

忍不住又抓起他手臂咬了下：“不必担心我，倒是你，会不会给外头的女人勾去魂魄才要注意。两个月耶！谁知道你会不会背着我乱来。”舒大鸿气得结巴：“你……你冤枉我！我从没有……”“你最好不会有，否则我就将你剁了狗，并且孩子生下来后让他认其他男人当爹。”虽然说她这丈夫不太容易可以取得其他女子倾心，但难保不会有第二个女人看到了他的好，而执意委身的吧？她自己就是一例。因此，她可不要再有第二个女人用她的方法黏上来；更怕她的呆子丈夫就呆呆地接受了——一如接受她一般。

“我又不是随便的男人。”他受辱地申辩。

她挺着肚子站起来，脸上扬着好柔、好美、好阴险的笑。将丈夫的双手抓起，平放在她圆润的肚子上：“好，既然如此，对咱们的孩子起誓。如果

你做不到，这孩子就永远生不下来。”“你拿孩子的命开玩笑！我宁愿你叫我五马分而死。”他双手欲缩回，但她紧抓住。

她笑：“你的命算什么，孩子的命才值钱。来，听我说，此去两个月，拿到的钱财可以助人，食物可以分赠他人，什么都可以。可，一旦有女人因为你的相助而欲许身回报，你死也不能接受。这规矩我定了下来，就不只在这两个月，而是用一辈子，等于是你要向我，以及孩子起誓，今生今世，只能有我一人。”舒大鸿突然瞪大眼，双眸又惊又喜地叫：“肚子在动，孩子在向我们打招呼哩！”口气充满敬畏，连忙双手游动急欲再感受一次生命的喜悦。

他到底有没有听到呀！她不悦道：“我认为他是踢了你一脚，不是在对你打招呼。”舒大鸿猿臂一伸，轻轻将她揽入怀，面孔埋在她肚皮上，好一晌才抬头道：“潋滟，我不是没原则的男人。也许我太滥好心，太容易被骗、被利用，但二十六年来，我仍坚守两个原则，不杀人、不嫖赌，再如何正当的理由也不能让我出手伤人，除非他人先出手，欲置我于死地。而，自身纵有本能的需求，也不可以对女人出手，因为这档子事，我无法为了本能的解放而去做，我只能对我的女人做，而不会有罪恶感。如今我有了妻子，我才去做，然后让你怀了小孩，这种神圣的事，怎么可以随便乱来呢？不要拿孩子发誓，你必须相信我。我是有妻子的男人了。”季潋滟圈住他颈子，凝望许久才道：“好吧，我相信你。听说怀孕的妇人向来疑心病重，我大概也避免不了。”不过，她还是用一种爱娇的口气包装着威胁：“何况，我长得挺美，你要是接纳了比我丑的女人，岂不是太侮辱我，也瞎了你的眼吗？”“我说过不会啦！你这女人。”真是难缠。唉！希望肚子中的小孩不会也生就一个古灵精怪的脾性。但是这容貌嘛……全像妻子才好，美美的、艳光照得人晕眩。

一股脑将酸死人的梅子塞入他嘴巴中，看着他凄惨的面孔她低笑，坐在他腿，青白交错，五官全皱在一起……真是大快人心。

唉！一别要两个月呢！

泉州富林县，“咏春别业”是齐家的产业，春天时节杨花垂柳围着湖波水面生姿。“咏春别业”便是购下最美的地段，围住了一面小湖，不让外人看得到这片美景。这是有钱人家惯用的手段。

别业内，一名瘦削且俊美无比的男子，正坐在湖畔的石版上品茗，与他面对面坐着的，亦是一名俊朗男子。而两人的俊。又一白一黑，一斯文、一潇，气质南辕北辙。

白面斯文公子，轻摇羽扇，叹口气道：“刘兄，这些日子以来，还是没找着季氏夫妇的千金吗？”出言者，正是当今泉州第一富的齐家第三代唯一仅剩的继承人，齐天磊。其面貌之俊美，更是冠亡兄之上，也就是外头所传即将死亡，活不过二十五岁的齐三公子。

他的好友刘若谦，是江湖上有名的游侠，医术与武功均顶尖，才会在半年前给延请入齐家治病，进而与齐三公子成为生死之交。

“别心急，近两个月来我在泉州各地娼院走访，并没有找到季小姐，就可以乐观地想，也许有人施援手，买走了她。”刘若谦天性不拘小节，凡事豁达而乐观，不被俗事羁绊困住了心，即使事情已到最糟的地步，也会想法子做完善的补救；何况，乾着急也无济于事。

“是我们齐家欠她的！如果她沦落妓院，或被恩客赎身且糟蹋了，我都

不会原谅自己。

刘兄，小弟无论如何也要恳请您找到她，还她自由，并且还她公道。”要不是他病体初愈，无法远行，说什么他也要加入寻人的行列。

刘若谦拍他肩头：“别急，我一定会找到她，明日去留云县查访，问当初第一家打探的妓院。从你二哥的仆人口中证实当初她确实是被卖到那一间的，但不知道后来是被其它妓院的人买走，还是被恶人买走，当时我只听说她不在那儿，便转身走，没有细问，真是失策了。所以这次要打探得更仔细一点。”齐天磊深思地点了一下头：“我衷心希望她平安无事。而且，我有一个计画。”他放轻了声音，低低地附在刘若谦耳边细说许久……那一定是个颇骇人的计画，否则刘若谦不会凝重了面孔，收起毫不在乎的眼色久久，他道：“真的要这样吗？”齐天磊抬头看天空，夏季渐渐走近，天高云淡。他吁口气：“不只是为她，其实也是为了我自己，以及齐家。再这样下去，齐家不会有好下场的。”刘若谦轻笑：“有你的！”“我立即去写一封信。我有预感上这次刘兄的找寻，不会空手而回，因此，您将信带着，十之八九用得上。有劳刘兄了。”齐天磊不断拱手。

两结拜兄弟相击掌，炯亮的眼瞳，有着义无反顾的坚决。

送完了一趟镖银，比预计的时间快很多。此刻的舒大鸿正在回程的途中，由于同行的镖师大多是长安人，只他一个住泉州，所以回程只有他一人，脚步又可以快了许多。呵呵呵……愉快的傻笑着，想着包袱中一百两的银子，这一次他没有遇到什么可怜人，可以将所有银子都交给妻子，她一定会很开心。而且他买了京城许多小玩意，零嘴甜果当然是给妻子吃的，至于小衣服、小鞋子、小玩具什么的，当然要给孩子用喽。

这次逛了趟市集，发现孩儿的衣服就属女孩子的最可爱好看，莫名其妙地，他就买了四、五套女婴儿的物品，完全忘了他的小孩也有可能是男娃儿。粉色的缎带绑童髻用的，粉色的兜衣上头有漂亮的花，小小的绣花鞋，上头还装饰了二只小粉球，多可爱、多好看呀！

决定了！他要这胎是女儿。一个粉妆玉琢，连天仙也难比的漂亮女儿。呵……呵……哇哈哈……准爹爹的张狂傻笑，让他忘了所有警戒，冷不防一只长矛往他们门面射过来，他险险闪过，但那枝没什么力道的长矛也呈力疲状态跌在马蹄下。

他低头看了下，又抬头时，见到十来个衣衫褴褛的大盗将他围成马蹄形。他们手上的武器不一，有锄头、有牛刀、有镰刀、有生锈的大刀；唯一相同的，是他们的手都在发抖。人人面有菜色，不知是长期营养失调还是恐惧着什么，不过。横看竖看，这些大盗看来反而像被抢的人。

“留……留……留下……钱财……我们……就让你走……”为首的大汉开口吼着，口吃外还被呛了好几下。终于辛苦地完成开场白。

原来他遇劫了，舒大鸿没有下马：“我正赶着回家，你们别开玩笑。这些武器只适合用来种田吧？”他腰间那把闪闪发亮、二十来斤重的大刀才能叫做武器。

“胡说！你留下钱财……不然……不然我们会……杀……杀……杀人。”十来个男子又走近了些，恰巧闻到舒大鸿马鞍袋中传出的肉包香味，居然有人当场流出了口水，肚子呱呱叫震天像弹奏乐器似的呼应着，他们的脸全红了。

老天，他们饿多久了？舒大鸿努力回想他丰富的遇匪经验，这般落魄的盗匪只有眼前这一群。所以他抓出一袋肉包子道：“给你们吃吧，里头有二

十来个，刚在前头驿站买的。”他将包子丢给他们头头。

但那群饿了好几顿的男子并没有争先恐后地凑上去吃，反而巴巴地望了眼，狠狠吞下口中的馋汁唾液，对老大点头，让老大将包子收起来，放在背后的竹篓中。

一同看向受劫者。

舒大鸿低叫：“你们还是决定要抢我呀？”“对！我们上！”要攻上来之前，头头又道：“不过我们会留一些银子让你回家的。”所有人一涌而上，也在一眨眼间向四方倒去。

舒大鸿飞身下来，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群中看不中用的劫匪，居然……居然没一个会武功。

就见那票爬起来的盗匪狂奔到老大那一边，捡起散落在黄沙地上的肉包子，又拍又打，想将沙子给拍掉。

这是什么情形？他根本推理不出合理的情况解释。他向他们走过去，但其中一个受惊吓的瘦小男子拿起木棍就打了过来。好个舒大鸿伸出长臂一挡，木棍击上铁臂，应声断成两截，而那男子也吓得跪了下来，但舒大鸿却连眉头也没皱一下，更往那群人走过去。

此时那票劫匪脸色死白，全身戒备，抖声道：“你别过来！你……你要做什么！”“你们没有武功，为什么却来做这种勾当？”“我们……我们也是被抢之后才这样做呀！”旁边劫匪甲恐惧地开口。

舒大鸿看过每一张脸，都是实庄稼汉的相貌，没一点穷凶恶极，也没有当劫匪的本钱。

“可是你们也不能因为被抢，就去抢别人呀。”为首的头头开口道：“我们也知道，但情势所逼呀！我们五百多人因黄河大水，举村迁来长河县，本来去年应有收成，却不料躲了黄河水患，却在此遇到山崩，五百口人死了两百多人，并且收成也泡汤了。我们只好决定再往南迁移，带着五十多名伤患，以及老幼妇孺想来泉州帮地主耕作，却在半个月前给大盗劫去了家当，如今我们已饿了两天，无处可去；又没有法子可以想，只好使出这种手段……可是附近没有什么路人，即使有也看来贫困，我们抢不下手，今天看到大爷衣着贵气，才动了歪念头，请……请别扭我们送官，我们不敢了……我们……”说到后来声泪俱下，一边的众小匪们也哭成一团。

好……可怜呀……鼻子酸酸的舒大鸿双目一赤，竟也陪他们流出了男子汉的泪水……全天下竟然有倒楣得如此彻底的人，太可怜了，天呀！他怎么可以见义而不为呢？浑然不觉那票人被他的眼泪吓去了魂，他用力拍了拍那个首领的肩，差点没把首领给“种”到土里去。

“你们村人现在在哪里？快带我去看。”吓得首领差点跪下来：“大爷，我们不敢了，您……您别抓我们，而且当劫匪的只有我们十五个，与村人无关，我……”“说什么？不是啦！我要帮你们……喔！对了，你们都两天没吃饭了吧？”他从包袱中掏出十两银子：“来，你们派几个人去前面驿站买些食物回来，现在白米很便宜，租辆车多买几袋回来，快去。”首领颤抖着手，接过银子，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久久，竟然与其他十来个人一同五体投地地拜谢他，不相信他们遇到了好人，并且对他们施以援手。

“哎！哎！别这样。快派人去买米，其他人带我去看看你们村人住的地方。拜托！别跪了，我会死掉的。”首领千恩万谢后上且即派了五个壮丁去市集买食物，然后将他们眼中神一般的人物供奉回去了。

这个舒大鸿，唉……实在没有留财的命。

走着走着，他不禁搔了搔头，不知道回去后，老婆会怎么念他。不过，澹澹那边还有一百两，花用个三、四个月不成问题，他得尽快办完事，快些回去赚钱才行，他的乖女儿要出生了。呵……哈……嘻……情况比他想像的更为严重。

这些村人住的甚至不是破庙，而是几根竹竿为架，上头铺乾草的小篷子，而煮炊用器都是拾荒而来的破瓦罐，看来他们真的被抢得很乾淨，连换洗的衣物也没有。他将身上的财物全掏了出来，最后，也把替女儿准备的小衣服、小鞋子也都给了那些无所蔽体的小孩子们。

随着年轻的村长一同巡视四周的土地，勘察适于耕种的可能性，发现他们目前这个暂居地的土质是相当良好的，如果资金足够，购下这片四周环山的土地耕种，成果必然十分理想。只是，资金在哪里？这笔款项可不是一，两万两可以解决的而他这辈子连一万两长什么样都没瞧过。就是他做死了，恐怕也挣不了几两银子。唉……他要怎么帮他们呢？与村人一同坐在炊火四周，他拿上斗笠凉，一手抓着衣服纳风。不经意地摸到袖袋中有个鼓鼓的小物品，好奇地抓出来看，忍不住笑了，是一个小巧的荷包，里头包着两只铃铛手环，手环本身是用细银线打造成，在收尾交接的末端镶了个小铃铛，小巧可爱，值不了几个钱。留下吧，他这个爹爹不能太失职，这东西戴在女儿的小手上会是多么好看呀！不自禁低头笑着。

“舒公子，请喝茶。”一个清秀的女孩怯生生地奉上一杯茶。

“哦，谢谢。”舒大鸿接过，呷了好大一口，根本没看清是谁对他那么慧。

“舒公子，奴家叫小悦，是村长叶志桦的妹妹。”“哦。”他的眼光被前方聚在一起嬉闹的小朋友们迷住。他的女儿一定比任何一个都漂亮出色。

“舒公子，您……在留云县可有家室？”这些话，舒大鸿倒是听进去了，却霍然跳了起来！

“哎呀！完啦！”老天爷！他就知道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被他遗忘了！原来是他已超过时日，没有回家不打紧上见然忘了差人捎个口信回家交代，天啊……他努力扳着手指，一、二、三、四……五！天爷，他延迟了五日了！

什么都没忘，就是忘了他家中还有娇妻在等候！这下子，他的皮……不被剥了才怪！

“舒公子！”他的叫声已引来众多注目，村长也跑了过来：“舒大侠，怎么了？”“我忘了家中有急事！这样吧，叶兄，我留地址予你们，有急事可以来留云县北找我，我回家后，会一边去找这片地的地主上交涉买地的事，你们安心开垦没有关系。一切包在我身上。”他口中在讲话，脚下也没闲着，牵出他的白马，捆好他轻便的行李，上鞍。

叶小悦站在兄长身后，一双含情的眸子盯着他看。只可惜心上人无所觉。

“舒大侠，我们全村的人先谢过你了。”叶志桦激动地低叫，双眼含泪。

“别再说这种话了，你们能有安定的日子过，我就开心了，其实我做的并没什么。”他写好地址交予他，便很快地上马。

“舒兄，如果有用得到小弟的地方，尽量吩咐。”“对呀！舒大侠，我们全村的人都肯为你死。”不知何时，已涌来所有村人，男人们更拍着胸脯保证。

舒大鸿感动地笑了，但最后转为拒绝：“哦，不行。我媳妇要生娃儿的事，说什么你们也帮不上忙。如果我十日内没有回来，大概就要等到三个月

后了。各位，以后见了！”很快地，一人一马被扬起的尘埃所隐去，待黄土落地时，已不见踪影。

叶小悦失魂落魄地盯着远方，眼中的坚决却不曾动摇过。有妻子又如何？她还是有希望的。低头看着辫子上的粉红丝带，她甜甜地笑了。这是他送她的，不是吗？他应该也是中意她的。

怀着春心，她殷殷期盼着心爱的男子再度到来。她相信自己一定比他的妻子美，因为她是村子中人人喜爱的一朵花呀！

第九章

死舒大鸿，居然过了时日还没返家，敢情他是玩得乐不思蜀了，居然也不会叫人捎个口信回来。

时序步入七月酷暑，而她也挺了七个月的肚子，热个半死也累个半死，肚皮上的重量更是压得她无法安睡，翻转整夜，没一处舒适。

第六天了，可恶！他最好是已死在外边等她收，否则一旦他敢踏入家门，她一定劈了他。

现在是近五更天时刻，那股子燥热让人想尖叫，要不是孕妇不宜泡冷水，她一定叫招银时时刻刻往她身上冲一桶冷水去暑气。

除了舒大鸿的事让她烦心之外，再者，听说近日来四处有人在打探她的下落，不知来意为何。自从嫁舒大鸿后，她出外见人谈生意，一律以“舒大娘”称之，一方面让人不会因她年纪轻而不屑相与，由称呼上去认为她必定是精明厉害的中年妇人；再者，更是防止齐家对她存了戒慎之心，如果她以“季潋潋”之名扬名商场，难保齐家不会打压她，以防她坐大后报复。

只是，谁会刻意去找“季潋潋”这个小女子呢？——想过所有可能的人，却又一一推翻！不，不会是父亲的故友，当然也不会是那些在季家败亡时立即划清界限的亲戚们。

正想着，而敏锐的感官立即发现到外边有人，并且蹑手蹑脚地走近她房间门口。她屏住气息，悄而无声地下榻，随手抓过一根木棍，缓缓往门口移近。必然是宵小知道这家中男主人不在，摸上门行窃来了，看她不趁机怒才怪！

舒大鸿快马奔驰了一日一夜，还来不及喘口气，就轻着步子摸回房间，不惊动招银来开门，也不想吵醒应该还在熟睡的妻子，所以他一切都轻手轻脚，悄悄打开房门“恶徒，看棍！”娇叱声起，大木棍毫不迟疑地用力挥向外来者。

基于练武者天生的本能，舒大鸿伸手格开棍子，力道没有收敛，纯粹是下意识地保护自己，但伸手格了开，才猛然想起：不对，他挥开的是他怀孕的老婆！

“天啊！”吓得他魂不附体，雷光电转的思绪上让他及时向前抱住往后倒去的妻子。

幸好！幸好！否则他的孩子恐怕是不保了。

被一股强大的力道推得七荤八素的季潋滟来不及尖叫，便已安全地倒在丈夫怀中，安抚自己吓个半死的心跳，久久说不出话，只能在微亮的天色中瞪着她那个终于死回来的丈夫。

“你怎么没有在睡？”他吁口气，将她抱起，放在床榻上。整个人半跪在地上，伸手抚着她又胀大许多的肚子，顺便安抚肚皮下的娃娃，让她别怕。

“你还知道要死回来！哼！”她伸手将肚皮上那双手给拍开。

我……我忘掉时间了。”他将她披散的秀发拨到肩后她比他记忆中的模样又更美了几分。

你是说你笨到连日子也不会算吗？你忙着什么大事业啊，可以连妻儿都忘个一乾二净？”舒大鸿很快地说出近些天的遭遇，而季潋滟则愈听脸色愈沉。这下子，来了件大包袱，怕是倾家荡产也不够去填那个无底洞的。三百多个人，三百多张嘴巴的养育责任全被这不自量力的呆子扛下了，而他老兄身上甚至连一文钱也没有。他以为他是谁呀！

舒大善人，请问你得卖命几辈子才赚得到足够的银子去养活那三百多个一无所有的人？”她冷淡地反问，双眼中几乎喷出熔浆。

舒大鸿被瞪得心虚：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也许……我们可以先把屋子卖了，加上我多跑几趟镖、多抓一些江洋大盗，用现在的银子去租那片土地。当然短时间之内要买地是不可能，太贵了，还有……你口才好，又认得不少商人，我们可以请木材商卖给我们便宜的木头建房子，还有其它……”要不要连老婆也卖了，你这善人做得才彻底啊？”她声音颤抖，终于忍无可忍：“滚出去！滚得远远的，我不要再看到你！”她的拳头如雨点落下舒大鸿生怕她伤到自己，只好抓住她双手：“哎，你别这样，小心孩子……”你还记得有孩子呀！我们母子算什么，还比不上一群外人！哦！把自己唯一的房子卖了，然后去替别人盖房子别人有屋可住就不可怜了那我们呢？我们活该受风吹雨淋呀。你要你的孩子生突破庙还是路边？”“我们……可以搬去与他们一起住……我得帮他们帮到有收成、有收入才可以走……”“那你去呀！你去死好了！我季潋滟今天与你断绝恩情，再也与你不相干，滚出去！”“潋滟，这不是什么坏事，你为什么……”她甩开他双手，走下床，指着他的鼻子怒道：“不是坏事？姓舒的，你的妻子就要没房子住了，你的孩子快要临盆，却没有个家，这能算什么好事？我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到这种地步！我一直都知道你鸡婆得过分，没想到你不自量力的功夫一下子增加到这种地步！我不要与那些山贼一起住，我不要我的孩子生在那种地方。现在，你给我滚出去。”话落，她又转身在梳妆台的柜子中翻出地契：“拿走！全部拿走！从今以后，我们各走各的！”“潋滟，潋滟，别这样。你这样生气，教我怎么出去？你要小心孩子呀。”老天，他老婆要休了他！他又没有做什么杀人放火的事。

“不要你管！你关心外人更甚于我，你太过分。”转身往房门走去，不愿再理他。

“你要去哪里？”他连忙追出来。

“去死！”当然这只是气话。

“不可以呀！你别想不开，你不开心打我就好了，别吓着我呀！”他抓住

她衣袖，不料竟将她身上的单衣撕了大半下来，露出了大片肩膀与白色的肚兜。

“你不要脸。”她气得快昏倒，伸手捂着春光外的身子，只能再往房间走回去了。

幸好那个二楞子还懂得脱下衣服披住她。

趁妻子在屏风后更衣的空档，他道：“我知道一回来就给你这个消息很不到。但是，这种事一旦遇上了，要我别去管，我会一辈子良心不安，他们好可怜的。当然不能说我不在意你，而是我知道你是个有办法且坚强的女人，没有我在，你可能会过得更好，但那些人没有我的援手，只能等死了。相形之下，他们实在是糟糕，连口的本事也没有。我想给他们土地，暂时帮他们打理一些事情，他们会的是种田而已，虽然时机不对，在我们最没钱的时候遇上了这种事可是行善助人是不能挑时间的。你不要生气了好吗？你一生气，我会难过到吃不下饭，没心情做事。而且到你身体也不好。”一番话说完了许久，屏风内却没有任何回应，他有些担心地问着：“潋潋，你说话呀。”“哼！”这是她的回应。

他绕过屏风，看到妻子坐在床榻上凉，是着上了衣衫，但没有束好外衣，透过内衣薄薄的夏布，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圆圆肚子上的青色血管脉络。

而他的孩子就在里头生长！

他忽尔傻笑，蹲坐在她面前，掏出小荷包现宝。

“你看，我给女儿买的礼物。”“你肯定这胎是女儿？”“当然，一定是和你一样美的女儿。”他两只大手各拎着一只银手环，晃动出清脆的铃声。

她伸出手：“那我的礼物呢？我也应该有吧？”糟糕，他心中暗自叫苦。头上冒出的冷汗已显示出他的心虚。她是大人了，要什么礼物？“那……那个……”其实她早料到他不会买。但是怒气还是又涌上了一波，大声在他耳边吼道：“你去死吧！大笨蛋。”即使季潋潋有心要帮助他，一时之间也使不上什么力，何况她摆明了“我管你去死”的态度，目前冷战的情形，其冰冻的程度比大雪山上终年不化的冰雪更冷上几分。冷落得舒大鸿生不如死，几乎白了头发。

每天辛勤工作之余，还抽空护送妻子出门、回家，怕她有什么闪失。当然，他也不敢妄想光这样做，妻子就会消气；她这一次气得可真不轻，只消冷冷一眼就可以把他冻成冰棍。

季潋潋正到一家布庄对帐，无聊的舒大鸿就守在外边，找到一个搬货的临时缺，在他计算估计，大约妻子对完帐，收了款，他也恰好搬完了货物。

逐一清点存货，并且核对帐本，原本工作得心无旁骛的，但不久之后，她发现有一双探索的眼，直勾勾地打量她，丝毫不躲藏，并且渐渐形成压力，由背后袭来。于是，她倏地转身，立即找到那两道眼光的来处。由于那人竟只在她身后五尺处，吓得她低呼出来，声音中难掩惊吓。

而，也不过呼声乍停的瞬间，她那远在屋外九丈处的丈夫已闪身进来，扶住她身子问。

“怎么了？要生了吗？才七个月就生下好吧？”季潋潋暗中捏了他一下，并且坚持不看他的笨呆脸。直视着门边那名黑衣男子，其俊朗迷人的容貌，轻易可以令人在看第一眼就深刻地烙印在心中，只怕是一辈子也不会忘的。

“你是谁？想做什么？”即使对方的眼中充分表达了善意，及天生亲切的特质，但她不为所动。先搞清楚他想做什么才重要。

黑衣男子，就是刘若谦；在泉洲七八个县市找了四个多月，几乎跑断腿的可怜男人。凭着直觉，以及当时在场数位混混的形容，那季家千金是由一名平凡男子买走了，而长相恰好正与眼前这名急奔进来的壮汉相符。

三日前他知道后，开始暗中偷瞧了几眼那位自称“舒大娘”的美丽少妇，直觉告诉他，他找到人了！这位“舒大娘”铁定就是季家千金。

但他终究遗憾没有赶得及。如果他更早找到她，也许她不会嫁给如此平凡的男人，让他们夫妻结合得如此怪异不协调，只是，受了人家恩情的女子还能有什么其他报答的方法？没有家人、没有安身之所，便只好择最方便的人下嫁了。

这样的配对，多么令人惋惜呀……不能怪刘若谦以貌取人，而是先看到他们天与地之差别的容貌，再看到他们夫妻看来并不快乐；丈夫一心讨好美娘子，奈何美人心怀抑郁，完全视若无睹之迨样的婚姻彻底是一桩错误呀……舒大鸿见来人死盯着他美美的老婆瞧，终于忍不住，挡到老婆身前问道：“你是谁？不知道这样看别人的妻子很失礼吗？”“舒公子、舒夫人，在下刘若谦，打富林县来。”他拱起双手，打量起舒大鸿，才发现这男子并不简单，那双精光湛然的眼，分明是有高深武功修为的人，而不只是孔武有力的莽夫而已。

“有何指教？”她站出来，脚下轻抬，踢了踢丈夫，要他滚开一点，他当然不敢不从。

瞧出了一点味儿，刘若谦升起了莫大的好奇心，很讶异自己居然即将要推掉刚才自以为是的想法。这对夫妻似乎……很特别。

“在下正四处找寻一位名唤“季潋潋”的姑娘，不知夫人的闺名是否真为季潋潋？”原来他就是这些日子以来在打探她的人。

“为什么问我？”她反问。

“因为你的条件、形貌完全符合季家千金被形容的模样。”“谁派你来？富林县的齐家太君吗？”她冷问。

果真被他找到了！刘若谦微笑，并且摇头。

“不，是齐三公子。季小姐，可否借一步说话？”他并不迂回，直接认定了她。

这个男人不简单，季潋潋柳眉高高抬起，许久之后，伸手挽住丈夫手臂：“走吧！到舍下奉茶，我倒要知道他有什么把戏。”“潋潋。”被挽住的舒大鸿又惊又喜地低叫，以为终于雨过天青了。

不过她还他一眼冷冷的光芒，低语：“我还没气消，你等到黄河乾掉吧！”“哎……你……怎么那么会生气呀？”她的回答是狠狠咬了他手指一口。

深夜，月色如皎，微凉的风吹拂去盛夏的热意。

因怀孕而容易疲累的季潋潋在七个多月身孕的折腾下，与刘若谦长谈完后，已早早上床就寝。

此刻未睡的，是今夜借住舒宅被允许在客厅打地铺的刘若谦，与目前仍被罚睡在房门外的舒大鸿了。真是同为天涯沦落人呵！

刘若谦提来一壶酒，与他一同坐在房门外五尺处的土台上。依刘若谦天生的三寸不烂之舌，不消一个时辰，便已把舒大鸿二十六年来故事全套了出来，自然也明白了他们夫妻目前冷战的原因。

他真是不敢相信世界上会有这种男人，不过，当真也没看过季潋潋这样的女人就是了。

这对夫妻……怎么形容才好呢？不知该怜惜美女伴拙夫，还是要可怜古男人娶悍妇？呃……当然眼前这一对不能说不配，可是硬要说“很配”又有违自己的良心，很奇怪的情况不是？这么说吧，如果今天，刘若谦是舒大鸿的知己好友，那他一定会替舒大鸿哀悼这辈子完蛋了，永翻不了身了，在这种妻子面前没有他展现男子汉气概的分。

反之，假如今日他是季潋潋的朋友，断然会反对美丽清艳、聪明才情皆上乘之选的女子下嫁给一个笨拙的武夫。

不过，又自找麻烦地说了回来，如今他是一同认得这对奇夫妇的，倒也只能说……哎，姻缘天定吧！横看竖看久了，总会顺眼，并且把那分不协调感看成正常。

但因为此刻被罚睡在外头的是丈夫，所以刘若谦决定多同情他一点；也因为舒大鸿是个烂好人，即使一无所有仍然不停止对落难者施以援手上这种情操，天下怕是没有第二个，应该好好爱护。

“舒兄，对于那三百人口的事，你准备怎么办呢？”刘若谦心中起了一个主意。

舒大鸿低喃：“没有潋潋帮我计画，我只能用我会的方式来做。先把这屋子卖了，加上这十多日来，我挣了些银子，可以先买大量的木材给他们建屋，有房子住最重要。而且，我也找到那地主了，同是我们泉州人，如果想租他田地，每年收成要分给他一半；如果作物欠收，也得给他一千石的米，这实在是太多了，可是若想要买他的地，要准备五十万两银子他才肯卖。其实只要潋潋肯去与那地主谈，她一定可以谈价谈到十万两以内，因为那地主实在是狮子大开口了，我明知道，却辩不过他，又没有我妻子的口才，不知道何时才赚得到五十万两。”忍不住又啜了一口酒，这种上等佳酿他一辈子也没尝过，太香醇了，令他忍不住在口中呷呷咂舌不已。

“我在齐家住了半年，就我所知，一片立于荒野的山坡地并不值太多钱。齐家买下富林县两座盛产林木的山也不过花了十五万两，何况是你看中的那块无人问津的荒地？我看呀，舒兄，你是长了一张让人很想坑拐的脸。这一点，你就必须庆幸尊夫人是这般厉害了，他人不敢坑拐不说，还会自动廉让，生怕多赚她一文钱都是罪恶。”刘若谦笑完立即正色道：“舒兄，季小姐家破人亡，是齐家的罪过。你也知道，小弟此番前来，是为了一桩合作事宜，以及尽可能的弥补她；幸而有你，否则今日我所找到的季小姐必定会被糟蹋了，若真那般，那齐家的罪过则无可饶恕了。八月前，你倾所有救了她，今日，小弟愿代齐家报此恩情，这是齐家该偿的债。小弟身上有着七万两银票，原是为了用来救季小姐出火坑的，既然季小姐被你所救，那这笔银子理当给你……”他肖未说完，已被舒大鸿着急地打断。

“刘兄，这事不能这样算，救出潋潋是我该做的事，更别说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你不能给我银子，这样一来，岂不是变成我在卖妻子了。”他要是胆敢收下这笔钱，必定会给妻子剁成碎片。

刘若谦动用三寸不烂之舌道：“舒兄，倘若今日，你是不缺银子行善，那么小弟用金钱来表达感谢，未免太侮辱你，小弟断然不会提这事。但，情况不同，你急需为那些落难村人建屋买地，就不该拘泥在这些小理由上头；自然，我也可以单纯丢银子给你，不附带任何感恩的理由，但你会收吗？不会。所以小弟才得搬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让你心安地收下。你我都知道，这种金钱上的心意是微不足表的，是不是？你就让小弟也参与一分善心吧！何况

季家的事件，岂是区区七万两能弥补的？不如这么说吧，今日这七万两，就算是我借予你的，倘若他日耕种有成，你再一一还给我，直到不相欠为止，如何？舒兄，江湖人士别太拘泥小节，如果你再推辞下去，就是看不起小弟了。”一串滔滔雄辩，砸得舒大鸿脑袋晕晕转，无言可说，只能一再做垂死的挣扎：“但……但是……但是我……”“舒兄，有三百张嘴巴等着您去啊！”他重重地砸下一道提醒。

舒大鸿的挣扎方告停止，只是，天知道七万两要几辈子才还得完。这个人情，他恐怕要欠到死了。

“好，就这么定下来了，明日小弟陪您上地主那边，小弟的口才相信不会太差，非要在七万两内成交才行。”刘若谦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迳自决定后，大大地与他乾上一杯。大事底定！

不知道刘若谦是不是有未卜先知的本事，在今日中午以六万五千两买下那片地之后，决定鸡婆地先代舒大鸿去帮忙那些村人建屋舍，买了第一批材料就快快上路去了，一点时间也不敢耽搁，好似怕什么天灾人祸似的。

“天灾”是没有，但“人祸”可来了。灾情比舒大鸿预料的更为惨重。原本他还呆呆地以为没事哩，因为妻子的表情一直很平静，谁知道后来变得那么凄惨呢？事情是这么进行的——他告知妻子数日后即将起程去看那些村人，帮他们建屋子，约莫在她临盆前会赶回来。

“你凭什么在别人的土地上建屋？”季澹滢警觉地问着。

舒大鸿搓着手：“我……买下了，花了六万五千两。”“你哪来的银子？”她又问，口气温柔极了。

听起来老婆的心情挺好，他放心了一大半，笑道：“是刘若谦，他借我七万两银子。”“借？好，借条呢？将来钱怎么还？一次还多少？利息怎么算？准备用几百年的时间来还清？”“没……没有说。也没……没有借条……”天呀！哪来这么多琐事得办呀？“没有借条，如何叫做“借”？有哪一种借款方式是这样的？你给我老实说来，是什么理由让你收下那笔钱？为什么没有问过我一声？那刘若谦我们才认得二日，素昧平生，为何拿人钱财？他安的又是什么心？”“他不是坏人，你也知晓，否则昨日你就不会允许他住下，且又与他谈得那么开怀，怎么……”“再好的交情扯上金钱就没有好事，何况我们才认识他多久？而他身上的钱必定是由齐家得来，那么，就是说我们拿了齐家的钱，那是不是在拿了人手短之后，前仇旧恨便要一笔勾消了？是！我愿意相信他与齐天磊，也愿意考虑合作的可能性，但还没有必要有金钱上的往来，你这样教我如何报仇？教我如何能抬头挺胸地做人？我们这样算什么？”“不是的！不能这么说！”舒大鸿低叫，挥动双手，急叫道：“他不是那种人，而且，这笔钱是刘公子说感谢我施你援手上让他们减轻愧疚，但我说过了，这是借钱，与你的恩怨不相干。他没有提。而我相信他的正人君子。那齐三公子必然也不会是坏人。我相信的。”“借个屁！”她怒火冲天不再隐藏，跳在他面前大吼：“没有借条，而你的确欠了钱，如果今天刘若谦是坏人硬说七万两是你卖妻子的款项，你该怎么办？或，如果哪天他突然要收回这笔钱，而你没有，你是不是要拿妻子去抵？拿命去抵？毕竟我是你买来的，不是吗？眼前现下，我在你心中算什么东西？比不上七万两，比不上荒山野地那三百口人，你怎么可以这般待我！”她开始抄起近手可得的物品丢他，烛台、杯子、木梳、桌巾，最后连花盆也砸了过来，砸得舒大鸿四处逃。

“喂！不是的，澹滢，你别这样，你听我说……”显然他没有机会说

即使有机会也说不过他老婆。反正全天下的“理”都站在她那一边了，他还是用力地闪躲比较实际。

由房间追过小小的中庭，波及到厨房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再到锅盆碗瓢。幸好招银躲回小房间，并且记得上闩，否则她恐怕也会成为被丢的“物品”之一。

再由厨房追打到客厅，西丢东砸，终于没一件完整可动的物品可丢，季澹澹才摆出茶壶架势，一手抚胸、一手支着桌面稳住自己。不开口则是因为很喘，一时之间说不出话。

缩在门边的舒大鸿怯怯地开口：“我没有卖你，真的……我只是借……”
“你还说！”她怒吼，眼角余光瞄到墙上挂着数十斤重的大刀，飞也似的跑过去抓了下来，差点给那重量压死。幸好及时稳住身子。

“你！你别碰我的刀！会伤害到你自己……哇！”“咻”的一股刀风险险地由他左肩砍过，吓傻了舒大鸿。

直到第二刀又劈了过来，他才知道要逃，边逃边叫：“你快放下来！不要拿这个东西！”

小心孩子，小心你自己呀！澹澹！”每提起刀一次，都要花上一段时间才抬得起来，但她是铁了心，一股作气，硬是追着他砍，香汗不止，气喘如牛也不能消她满腹怒火！

但因为力气真的不足，准头便难以拿捏，追出大厅正门时，不小心劈中了一扇门的门枢，当然，大片的门板便朝她倒了过来。“小心呀！”轻功一使，舒大鸿已将老婆带离三尺外，更想趁老婆心神未定时偷偷拿下刀子，可惜未能成功。

季澹澹才不感激他伸手救她，反而一跳起身，又开始追杀，终于将他逼出了大门。她才以刀尖点地，支撑自己的身子，与那个死人丈夫隔着五尺相对。

舒大鸿万分肯定这次他老婆的怒火非同小可，一时之间怕是不会消了，老实说，他怀疑自己也许会被剁成碎片。而妻子肚子这么大了，怒火冲天或生闷气都对胎儿不好……看来他还是先走的好。因为他没胆子进屋。

“呃……呃……那个……我想，既然你不想看到我，我……我就先去枫县荒郊看那些村人了，在……在你临盆前，我会回来……可是，我真的不是卖你，也不是说收了钱就不能报仇，我会拼命工作，很快赚回钱还刘公子的。你心里头应该明白。你……只是气我而已。”“你再说！”她脱起一只鞋丢他。

舒大鸿接个正着，看妻子快要飙出来砍人了，他连细软也不敢收拾，居然就这么捧着一只绣花鞋当唯一的行李，跑开了。上了官道，直往西北方奔去。

幸好他们家附近没住什么人，不然……这能看吗？季澹澹气着气着。没半刻，怒容渐敛，心火渐平，最后竟坐在门槛上，坞住脸大笑不已……老天，他那个拙样子，哦……好好笑。

而她 ……居然做了这种事 ……

第十章

用了两日一夜，舒大鸿赶到了村人暂住的地方，脸上身上的瘀青还有一些残留，看得刘若谦摇头不已。老天爷，他可没有预料到舒夫人发火会惨烈到这种程度。幸好……他躲得快。

“舒兄，你还好吧？”舒大鸿也不以为意，笑道：“没事。谢谢刘兄的帮忙，才短短几天，这片地已有模有样地像个农村了，房子也建好了五成左右，也有人开始耕作起来。没有你，这一切不会这么快。”他们两人才谈了没多久，一群听说他已回来的村人走了过来，跑在最前面的是村长的妹妹叶小悦。

“舒大哥，您可回来了，想煞大家了。”她是谁？舒大鸿记不起来，又不好意思问人家，只好笑道：“哦，我也想你们。你们都好吧？”“很好的。哎呀！舒大哥，您的脸上怎么……到底是谁欺负你？”叶小悦的尖呼夹着愤怒，活似替丈夫不平的妻子。

“没事，没事。”他躲过小姑娘要碰触的手。这辈子近过他身的女人只有他老婆一个，能摸他的当然只有他老婆。这姑娘不小了吧，怎么没有人教她男女不可以相碰到？刘若谦也被一群村姑围个水泄不通，三、四日来，他唯一抱怨的就是这一点。

受不了每一双发痴的眼，简直令他想尖叫逃开。幸好舒大鸿来了，他也可以告别这里，回留云县办事，顺便代舒大鸿看顾他的宝贝悍妻；一般孕妇七个月之后，随时有生产的可能，尤其季大美人那性子，孩子只会来得早，不会来得晚，相信舒大鸿也是放心不下的。

好不容易，他们两个男人“突破重围”，使轻功过了几次飞纵，终于找到一处清静地，可以安心地聊天。

“舒兄，既然这儿有你在忙，那小弟便得赶回留云县。一方面，我的拜弟齐三公子与我约在数日后会合，一同与令夫人会晤；再者，令夫人的身体，我会代为注意，这样你便可安心了。现在是夏季，还来得及种一次作物，秋天有收获后，今年冬天他们便可过个安定的年了。”“那，舒大鸿先在此谢过刘兄，有劳了。”舒大鸿着实放下了心。

刘若谦提醒道：“舒兄，别对这些小村姑们太亲切，会有误会的。”“不会啦！这辈子唯一会看上我的女人是我那没眼光的妻子，不会再有第二个了。”舒大鸿由充足的经验中得知这个事实，只能说季淑滢是个十足的怪类，否则怎么会看上他。

“凡事别说得太笃定，还是小心为上。”刘若谦忍住笑，开始幻想起一旦季大美人发起醋火来，情况会是多么精采，只怕是在那舒大鸿依然无所觉以前，便遭到大美人追杀，还不知道自己老婆在气些什么。而刘若谦所谓的“小心”，当然是小心舒夫人了。

舒大鸿不以为然：“不会啦，淑滢也知道我不会做坏事。”“知道是一回事，情绪则是另一回事了。”琢磨了许久，刘若谦还是决定满足自己三叔六公的好奇心，凑近了他问：“舒兄，你真的常惹令夫人发火吗？而且每一次都是你理亏？”“也不是啦。很多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她在气什么，而她的怒火就是来自我的“不知道”，而且，有时候我知道她气的没道理；可是也奇怪，即使是我对她错的事，最后在她口中硬是成了道理，让我惊讶地发现原

来我错得很彻底，反正……她气过就没事了，她不会翻老帐，也不会记在心里。”他呵呵笑着，对妻子的优点也是明白得很。

刘若谦搓着下巴，又进一步问：“舒兄，但是身为一个男人，让妻子这般对待，不会感到生气吗？”他只差没点明季澹澹很悍的事实。

舒大鸿没有马上回答，只是低头笑着，久久才道：“并不。当初娶她前，她就是这样了。我知道她的性子，她也清楚我的性子。其实如果没有她的提醒，也许我会依然毫无选择性地去帮助人，也许被利用了也不会放在心上。有些人，我知道他们不好，也不须要我的帮助，但人家一开口，我就不会拒绝，要不是有澹澹帮我，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哩！她的凶悍不是泼妇的行径，她只是气我老是吃亏，老是施善于人，反被咬了一口；她关心我，不愿见我那样，才会生气，因为她知道，一旦她生气了，我就会改，我是怕她生气的，我希望她快乐。”这对夫妻呀！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刘若谦不再说话，伸手搭住他的肩，笑道：“但愿你们百年好合。这样的一对夫妇，也算是稀奇了。”玉树临风的白衣齐三公子，以及狂放潇洒的黑衣刘若谦，两名旷世美男子的出现差点夺去女庸招银的呼吸，让她时时刻刻以花痴的眼光随着两名俊男飘飘汤汤。

奉茶奉果的，每一刻来一次，直到威仪的女主人眼光一扫、低声一喝，她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厨房干活去。

可见同时出现两名帅哥是一件多么惨无人道的事，害得思春小女孩子们口水多过黄河水，凸出来的眼睛比龙眼大。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呀！

酒过三巡，季澹澹寒暄一过了，并不急着谈合作事宜，只先谈七万两的事。

“齐公子、刘公子，为何设计我家夫君拿那七万两？”刘若谦没有回答，由齐天磊开口。这齐三公子拥有一双诚挚得不容人怀疑的眼，以及温雅得让人放心的俊脸，大抵尚无须开口，便可说服人七、八分了。

“季小姐，那七万两本来就是你应该得的。季家的财富与性命，岂是区区七万两所能衡量作数的？在下无意污辱你们夫妇，只是，行善之事，岂只容你俩做，却不允许他人资助的道理？我们以此为理由说服令夫收下，但你应明白齐某并无它意。从刘兄的陈述中得知，若没有那七万两，你们夫妇也必然放不下那三百多口人的生计，非得卖屋卖地、倾家所有来帮之，即使如此，怕也是帮不了多少的。先前季小姐不是因此而发怒吗？齐某帮的，是那三百口可怜之人，受惠者亦是那三百口人。何以理由说齐某的银子算是舒家所得呢？要真有人欠我，也是那三百口人罢了。请季小姐切勿挂怀。”季澹澹含笑地看着他，美眸复又在刘若谦脸上打转，接下来出口的话，竟是与这话题不相干：“很好，看来与两位合作，我不会吃亏。这齐三公子可喜可贺的不愧为商场名门之后，原先我还担心你俩只是会砸银子的蠢蛋，那么如此合作，我是不会有兴趣的。”敢情刚才的发飙纯粹是为了测试齐三公子的能耐啊！两名英俊无比的男子恍然大悟。刘若谦心中更早已想到舒夫人并不是会拘小节、斤斤计较的女子——她只会对她丈夫做这种事，并且当成闺房情趣，所以他在一边没开口。

看来，他们会合作得很愉快了！三双炯亮的眼，再无防备芥蒂地互看，笑意盈然。

接下来，他们开始步入谈论工作细节中。泉州许多盛产林木的大县即使非为齐家所有，也大多与齐家有合作关系，其势力之广连他们目前所在的留

云县也在其中，所以，这里并不是理想的根据地。

将地形图摊在桌上讨论，终于决定到泉州版图西北边的戴云县开疆扩土。未经开垦的山林丰富，未获完全开发则因水利不便、诸山相阻，对外交通不良所致，不过，这些并不难解决，主要的，能掌握住木材供应的源头，什么事也不怕了。

“只是，季小姐如今身体不宜跋涉远行，戴云县与留云县之间有七日的路程，这样恐怕……”刘若谦首先提出问题。

“无妨，反正我已着手交涉这间屋子买卖事宜，再二日便可脱手。”季潋滟回应。

“舒兄知道这回事吗？”她似笑非笑地摇头：“我不以为这间惨不忍睹的屋子还能住人。他没有反对的理由。”既然她都挑明了说，两名原先还有点不好意思的男人，登时极大方且啧啧有声地用眼光哀悼整间屋子。说真的，除了桌子唯一安好外，这间屋子被毁得相当彻底，而舒夫人可是没一点愧色，要不是有孕在身，她只怕连屋顶也非得拆下不可。

忍俊不住的，他们终于大笑出来。

季潋滟拍了下手：“好了！要做事就趁热，你们快来帮我担行李上马车吧！我叫招银打理了三箱子，有劳两位壮士了。”把他们当苦力看待，她一点愧疚也没有。

搬来戴云县两个月，成天忙得半死，肚子益加胀大得不像话。原本决定买一间小屋居住，但齐天磊那家伙居然拨出公款，买了一幢巨富才会有的宅邸，用来居住与办公；说是做生意方便，也是一劳永逸，省得日后买屋换屋一再搬家的麻烦。

齐天磊的说辞并没有错，生意往来，门面也极为重要，所以她便也不反对了，只是偌大的屋子，就得请来不少仆打整理整顿了。所以，后来让那两名吃饱很闲的公子哥四处去找一些贫苦且老实的男女进来帮，而她亲自挑人、训练，光是这事就用了一个月。不过之间她充分支使了手下可用的男人去接洽山林的地主，以及成立商社；再老远的派到各江口去与船家接洽。他们决定以多方面的经营来着手，而不学齐家以棺木为大宗。

她并且正式用“舒大娘”的名号拜访各大商号的主事，正式介入商场。由于她一身黑衣，许多人便私下断定她是文君新寡，怀有遗腹子，当然她不会解释，也就会有人蠢蠢欲动，在许多场合中，总有对她示好的男人。但季潋滟以更加圆熟的手段一一摆平。

初步的筹备总算完成了大半，也就是她怀孕九个月以后的事了。然后她才想起已有两个月没见到丈夫，并且没让那呆子知道她已搬来戴云县。想必那呆子还与那些村人混在一起吧！

在气消了大半的现在，她还真有些想他。于是她算了一下时日，认为短时间之内，她可以拨出一些日子去看看那些村人，以及丈夫，看看他在做什么“大事业”。

心意一定，在昨日早膳过后，她叫人唤来刘若谦，并且告知了她的决定。

刘若谦也没有罗嗦，点头了就带她上路，据他说戴云县外一百里处，便是村人所在地。

普通人快马而行，半日就可以抵达，但因为她有孕在身，所以必须非常小心且缓慢地上路，也就用了一日半。不知为何，齐天磊那人也硬是要跟来，脸上还有着看好戏的期待。

季澹没空理会他们，愈认得他们，会愈觉得他们无药可救。正经事还好，就是闲事一来，就没一个正经，比小孩子还爱玩。

“舒大娘，你看，前方用乾草架成的大寨门，你看到了没有，上头写了“舒氏大寨”哩！看来村人是把令夫婿当神看了。”驾马车的刘若谦往内叫着。

她掀开布一角，打量着粗木架成的长围墙，正门上头歪歪斜斜正是写着“舒氏大寨”。

大门顶端架了一个小楼当了望台，看来真像个土匪寨。她轻哼！

“摆这什么谱。”而他们的到来，早已有人通报村长。村长叶志樟很快地迎了出来，他那一身庄稼的打扮，赤脚上满是泥土，一看便知道正在下田。

“刘大侠！欢迎你来！快进来！”他伸手要村人把木门大大敞开，好让马车进入。

刘若谦与齐天磊一同跳下马车，不待介绍，齐天磊便急急问道：“舒公子人呢？”“舒大哥正在田埂边的树荫下休息。这些天来亏着有他在，我们才能顺利将田犁好、播种。我妹妹正在替他补衣服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次舒大哥来，竟然没带半件换洗的衣物，所以衣服一破再破、一补再补，他又不穿其他人的衣服，也不肯丢掉原先那一套，我妹妹只好一天到晚帮他补衣服了。我看呀！那妮子当真要嫁给舒大哥当妻子了……”生性耿直加大嘴巴的叶志樟还来不及哗啦完闲话，便被一清脆女声介入：“您说舒大鸿在哪里的田埂休息？”好柔、好美、好优雅的声音。

倏地转身的叶志桦被眼前的天仙美人迷得快昏倒，以为自己看到仙女了，竟然没法子再开口，嘴巴一张一闭地不知道在做什么运动。

“这位小哥，我在问您话呢！舒大鸿人呢？”他只能呆呆指着大门内西方的方向来表示。

大美人先微微点头，笑道：“谢过。”硬梆梆的步子与柔美的声音奇异地不相衬。

而她当然没有发现到有两名喜上眉梢的无聊男子正尾随着她，等着看精采的杀夫戏，眼前她杏眼喷火，看到的是远处坐在一起的男女，其他可有可无的闲杂人士，一律进不了她的眼。

她愈走愈近、愈走愈近，直到听到他们的谈天……“舒大哥，您为何不穿我给您做的衣服？每天穿这个破烂的衣服，怎么显得出您的地位呢？”“我的地位？”他似乎没有什么地位可言。“这衣服是我娘子亲手做的，我不能丢。”“可是破了呀。”叶小悦不悦地低叫。

“破了是我不对。我对不起她。”对呀！要是澹澹看到他衣服折腾成这样，一定会很生气。近来他已尽量打赤膊工作，以免把衣服弄得更破。

叶小悦偷偷地把倾慕的眼光溜在他雄健的上身，呀……羞死人了。可是却也气他老是谈他妻子。

“舒大哥，您……觉得我怎样呢？”“什么？”他不明白她的意思。

“我长得如何嘛！”她娇。

“普通呀。”他据实以告。

太诚实的说法逼出了小女生的眼泪。

“难道村子中还有人比我好看吗？你怎么说我其貌不扬？”她忍不下心中的气：“难道我会比你的妻子差吗？”“你是比她差呀！”他依然信奉诚实的美德。“我娘子的美很少人比得上。”“可是我爱你呀！”她豁出去地大叫。

原来她在爱他呀！舒大鸿呆到人家挑明了才知道原来两个月来寸步不离是示爱的表示呀！这……这怎么可以呢！

趁他呆愣时，叶小悦一不作、二不休地死命抱住他，大叫：“我爱你，我不介意你有妻子了！你可以与我永远住在这里，我不介意的！”“可是我介意！”冷冷的声音由他们身后劈来。正是气得全身发抖的季大美人。

“滂湲……湲湲！”舒大鸿吓了个魂不附体，伸手一推，竟然把叶小悦推了个七、八尺，直直跌入水田的泥浆中。转过身来，看到了他那美美的老婆闪着—双火眼死瞪他。完了…… “你……怎么会来？”“你……你……你居然在这里给我搞这种勾当！你这个该死的混帐！”她怒吼。

“我没有！我并没有，是她……”“住口！我要休了你！我要立刻回去休了你！由着你在这边与村姑们乱来快活吧！

我……哦！”气到最高点，肚子开始疼了起来，痛得她跪了下去。

舒大鸿连忙上前抱住她：“你……你怎么了？老天呀！不会是要生了吧！”“别碰我！滚开！我是要生了！但我要离开这里才生，我要你一辈子都别想看孩子……唔……”阵痛又来，疼得她没力气，却又死命挣扎。

刘若谦跑过来替她把脉，立即道：“要生了，不能耽搁。快找屋子，还有产婆。”“不要！我不要在这里生！”她吼着。

“住口！这次听我的！”舒大鸿气急败坏地大吼，心神早已被她裙下那摊血水下去了三魂七魄！偏他的老婆还不顾身体地闹，他便发挥大男人本色吼了出来，脚下也没有停，直往他暂睡的草屋走去：“乖乖生下孩子，你要把我剁几段都没有关系。”小声在她身边安抚。

使她平静的不是他的话，而是他全身不止的颤抖焦心。她不再挣扎，只是恶狠狠地瞪他：“你给我等着瞧！”不久，村里两名产婆跑来了，由刘若谦再三指示之后，才放她们进去。并且不时听状况以控制，还得安抚走来走去的准爹爹。

“她不会有事吧？她会生下来吧？她很痛吧……听她的叫声，一定很痛，可不可以止痛？我……”“拜托谁来打昏他好吗？”刘若谦不胜其烦地将舒大鸿丢给齐天磊去料理。

而一大群村人也放下农忙在一边候着，安抚着他们的大恩人。可是舒大鸿全听不进去，抱着一株树猛撞，直到把大树撞倒了，他还是控制不了自己的害怕焦虑。

天知道他还能熬多久。

可是，那季湲湲也争气，普通人第一胎，不是痛个三天三夜，好歹也要五、六个时辰才能生下来，她却没有一个时辰半，她就顺利地将孩子生下来了。婴儿微弱的哭声传来，四周欢声雷动。

不久，产婆走出来了，其中一个抱着小婴儿，舒大鸿第一个冲过去：“怎么没有哭了呢？我才听见两声，是不是有问题？”他害怕小孩子不够健康。

产婆将小孩放在他发抖的双手中，小声道：“是个女孩子，恩人您别伤心。至少这小孩很乖，不怎么爱哭哩。里头的夫人说不让你抱，我偷偷交给你。”舒大鸿自从抱了女儿之后，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了。他的宝贝女儿……他有女儿了！而且，天哪，漂亮极了，张着一双美丽的眼睛与他对望了一会，在那奇异的一刻，他热泪盈眶，将女儿举高，深深印上一记亲吻，便抱着女儿冲入屋子中了。

“是女儿耶！是女儿！老婆，是个女儿！”他欣喜若狂地边跑边叫，直接

冲到妻子面前，蹲跪在地上，看着妻子疲惫的面孔，他轻道：“谢谢你，你受苦了。”他流下的两行泪，化去了她本来打算骂出口的话。她快要睡着了，全身的疼痛等着她安抚。不过，她仍是伸出一只手，拭去他的泪：“给女儿取什么名字好？”他以为人父的骄傲低语：“她叫善善。舒善善。”“幸好不是什么春花、满月的。差强人意。”她吁了口气：“过几日我就要回去了。我还是气你。”“可是你知道我没有对不起你。我真的是在刚才才知道她……对我不轨。”她手往下滑，轻轻碰着女儿的可爱脸蛋：“我气的，是你重视他们比我多。我也会寂寞的，也会想你的，你知道吗？”“我也很想你呀。反正已帮他们播完了田，接下来我们一家三口可以回家过几个月清闲日子。本来我是想快点赚钱还刘兄，这两个月来我四处抓大盗，每夜都去，身边有了八千七两，我原来希望在孩子生下来时还他钱的，这样你就不会以为我卖了你，可是……我没法子赚那么多。”他小心腾出一只手抚着她苍白丽颜。

她微笑，握住他手，打了个呵欠道：“等我睡醒再与你算帐……”闭上了眼，渐渐入睡：“把女儿抱好，否则我不饶你……”舒大鸿替她盖好被单，坐在床沿，看着女儿，也看着妻子，一迳儿的傻笑，将又冒出来的眼泪淌入女儿身上的棉布中，他觉得人生至此，已是圆满的极致了。

尾声

同样是生小孩的场景，五年前与五年后怎么差这么多？季澍滢简直是痛了个死去活来，叫了两天一夜才把这个让她吐了九个月半的小家伙给生出来。

是个男孩，依然红唇粉白面，有她的好相貌，但那洪亮得吓人的哭声足以证明这不是一个安分的小鬼。恰好可以与齐天磊那甫出生两个月的儿子有得拼，结拜成兄弟的话，可以预期日后为害世人的远景。

“弟弟的声音好大。”舒善善精致的小脸蛋凑在父亲身边看着大哭特哭的弟弟。

舒大鸿苦着脸地看向老婆：“我看以后咱们还是只生女儿好了！这小子看起来脾气不怎么好。”“呸！我如果还生我就是呆子。痛死我了！把他抱过来，我要揍他！”季澍滢想给儿子下马威。

“不可以，娘娘，不要打弟弟。”舒善善奔过去抱住母亲，小手拍着母亲的心口：“不痛不痛，弟弟也会很乖，善善会疼弟弟。”舒大鸿将儿子交给老婆，将女儿一同抱上床：“来，善儿，叫弟弟乖一点。”说也奇怪，哭声吓人的小婴儿经舒善善小手一安抚居然就不哭了。夫妻俩稀奇地互看一眼，不可思议地笑了。

“老婆，一物克一物，没得担心了。”“那，我与你，是谁克谁？”她扬着眉笑问。

“当然是你这恶婆娘克我这老实男了。”他爽朗大笑。不在意妻子咬着他手臂。

“才不是！是我这巧妇克你这拙夫！”她更正，双手齐来，往他身上招呼着拳头。

“不是啦！不是啦！”舒善善小手挥着，坐在父母中间，不让他们打来打去：“你们是好娘娘配好爹爹，不要打架啦！不然好善善与好弟弟要哭了哦！”当真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小娃娃又哭了起来。

而幸福的光华，便悄悄满溢在四周，在笑声与婴儿哭声中，交织出另一种诠释幸福的方式。

巧妇伴拙夫！未尝不可。

[全书完]

